

## 序幕

“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。”

狄仁甫透过玻璃窗，望向青翠苍广的庭园。草地上，他的小女儿正和三个男生玩在一起。两个年纪较大的男孩正处于对小孩子缺乏耐性的尴尬期，故意站得远远的，带着一副“你别来缠我，我会更开心”的表情对小女生微笑。只有年龄最小的男孩开开心心地陪她翻滚、拔草、编花环。

“别这么说！”贺言声很想大声否认好友的话。但，狄仁甫的心脏功能渐渐衰竭下来却是不争的事实。知交多年，他不愿用虚假的言语安慰好友——和自己。

“医生说，运气好的话，有可能再撑上十几二十年；如果运气不好，或许明天就完蛋了。”狄仁甫随意的口吻仿佛谈论天气，而非自己的生死问题。

“老贺，你也知道，我并不怕死。”

贺言声当然了解，老友唯一牵挂难安的，只有独生爱女狄谔霓。

“如果……如果有个万一……”他清清喉咙，眨回眼眶中红红热热的湿意。

“不要担心，我会照料她。”

“这正是我今天来拜访你的目的。”狄仁甫迟疑了一下。无论如何，他的要求都算僭越了，但为了宝贝女儿的安全和幸福，他不得不拿出多年的交情赌上一赌。

“我想求你一件事，希望不会令你太为难。”

“你尽管开口。”只要能使老友毫无后顾之忧，贺言声愿意答应任何事。

于是，狄仁甫缓缓提出他的构想。听完之后，贺言声半晌作不得声。

“我知道这个要求有些过分。”他暗暗发急，担心自己的一番心血付诸东流。

“毕竟它牵涉到令郎的未来幸福。不过一切只是暂时的，一旦时机成熟了，贺家随时可以撤消这个约束。”

贺言声仍然不吭声。

应该答应吗？

一旦答应了，他的孩子们又将卷入何等的风暴之中？然而，他又怎能放手不管小女娃儿的安危？

峻锐眼眸逐一扫过三个儿子的身影。他们个个出色不凡，将来无论由哪一个来履行这项承诺，必定会有适切保护谔霓的办法。就当做老天赐给他们一道考验吧！

“好！我答应你。”

“多谢。”狄仁甫安心地吁了一口长气。

草地上，小谔霓和寰宇滚成一堆，极力想抢到他手中的花环。

“寰格格，给我！给我！”她拚命哀求他。六岁的小女生嘴巴里缺了几颗牙齿，讲起话来有些漏风。

“好吧！送给你。”寰宇立刻心软，好心献出自己的杰作，甚至附送全套的加冕仪式。

“嗯，很漂亮！霓霓好像小新娘。”

“好耶！”小女生欢呼，崇拜的眼光落在他大哥身上。鸿宇站在旁边自顾自和二弟聊天，金色阳光将他描绘成灿烂夺目的剪影，看进她眼中仿如从天而降的飞将军。“我长大以后要当鸿哥哥的新娘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寰宇呆了一下。

“因为我最喜欢他，长大之后一定要嫁给他。”谳霓提出她未来的雄心壮志。

“是吗？”他怎么看不出来大哥有哪点与众不同？臭女生！早知道就别花太多时间陪她玩。“随便你，我要走了。”

他忿忿不平地跑开，不理睬她着急的呼唤。

“大哥，咱们回客厅看录影带。”

“你不陪霓霓玩了？”鸿宇瞟着哇哇叫唤的小女生。

“小丫头一个，谁有时间理她？”他撇撇不屑的嘴角。

谳霓哭丧着脸，望着兄弟三人踱进屋子里。无论如何也搞不懂，为什么寰宇哥哥突然不睬她了？

## 第一章

事情刚发生时，贺寰宇根本不知道自己被什么鬼东西袭击了。

他刚结束为期三个半月的欧洲之行。欧洲公司派来与他接头的负责人比秦始皇更暴虐无道，光是商量德国航线的合作问题就能拖上四个星期。等他把随后的细节搞定时，生命中宝贵的一百零五天就这样消失了。虽然此行替“贺氏企业”的航运机构拓展了宽广的欧洲市场，他依然发誓，下回老大哥再有这种“集休闲观光和公务于一身”的异国之旅，麻烦请他老人家自己来享受。

无论如何，他终究从难缠的欧洲人手中幸存下来，而且决定先回距离机场最近的老家调养生息。

迈入家门之前，他见到车库里停着两位哥哥的座驾。

耶？这么有默契？他们三人在市区另有各自的公寓，平时很少回老家来，难得今天大伙儿“三代同堂”。他决定待会儿再去向老哥们打屁几句，至于现在，他只想回自己的老房间洗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，睡场大头觉。

台湾的初夏温暖宜人，浑非欧洲那种令人睡不饱也吃不好的乍暖还寒气候。他沿路开始剥除身上的衣物，边走边扔，反正老宅子里没有外人，而他已经累到最高点、不怕人家看。

来到房门口，身上只剩一条没多大遮蔽功能的白色内裤。

太美妙了！可爱的浴室就在前方。他的私人浴室光线充足，浴缸大得足以当游泳池，角落装设了一支淋浴的莲蓬头，窗外鸣唱的知了声伴随着他沐身漱洗……啊！太美了，简直可比人间仙境。

他满足地叹了口气，推开浴室木门。

满室氤氲的水雾湿气让他怔愣了一下，千分之一秒内，他的脑筋还没转过来。

然后，事情就发生了！

“啊——”他先听到一串高八度的尖叫声。那阵尖叫之猛锐的，直到对方闭嘴不叫了，他的耳膜仍然嗡嗡响个不停。

其实来人光凭这串尖叫就足以摆平他，不过对方似乎还嫌效果不够宏亮，刷地拉开浴帘，砰通跳到他身上。

“喂！你——”他步伐不稳，踉踉跄跄地栽倒在地上。

对方显然打定主意截断他的发言权，七上八下的拳头叮叮咚咚捶在他身上，他压根儿无暇睁开眼睛。

老实说，软绵绵的拳头打起来不怎么痛，甚至挺舒服的，胜过专家的按摩技术，他几乎想闭着眼睛就这样睡着算了……

慢着！这是他家，他的卧房，他的浴室耶！他居然在自己家里被人突击，而且还觉得敌人“打”得好。有没有天理啊？

“你……住手……”此起彼落的拳头持续落在他的脸上、肩上、胸膛上，使他到目前为止仍然没看清刺客究竟是何方神圣。“喂！别打了！”

“偷窥狂、暴露狂、采花贼！”女人的声音。“你有没有羞耻心？”

采花贼？拜托，打从进门到现在，他连个长得像“草”的人类都没看到，哪来香喷喷的好花让他采？

她哇啦哇啦地替他冠上一堆难听之至的名号，随着每个头衔免费奉送粉拳一记，而且似乎打上瘾了，丝毫没有罢手的迹象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

“我叫你住手，听见没有？”他发飙了。任何人经过长途跋涉的飞行，回到家还得生受刺客的突击，能够忍耐到现在已经算得上圣人阶级的修养。他翻转一圈，骑在腰上的刺客登时被压在他身体底下，单手轻轻松松制服她挥舞的拳头。

“放开我！色情狂！不要脸！放开我！”她像个胡闹的小孩般不断挣扎，虽然手脚受制于他，嘴巴可没闲着。眼眸盯住他的肩膀，对准目标——

啊！她咬他！这个该死的女人居然咬他！

“你、给、我、住、手！”没人可以在他的地盘上撒野！他干脆把全身的重量贯注在她身上。

刹那间，她被七十多公斤的体重压得失去呼吸能力。根本连叫都叫不出声，甬提攻击他了。

“放……放开……”重死人了！他会杀死她吗？或是强暴她？不！她还年轻貌美，尚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打算伸展，她不想死得太早。“不要！放开我！”

“不要放开你？好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”开玩笑！他何必放开她？好让她继续攻击他吗？他又不是神经病。

寰宇趁着这个空档仔细端详嗓门高人一等的刺客。

老天爷！她好年轻，绝对未满二十岁。幸好刚才的景象没被其他人看见，否则他贺寰宇以大欺小的丑名传扬出去，可就不用做人了。

转念一想，他又觉得火大。她以为仗着自己漂亮就可以胡作非为吗？初生之犊也敢捻他的虎须，简直活得不耐烦。

她显然让他给压坏了。柔滑如丝的脸颊胀成紫红色，编贝牙齿陷入下唇，阻止自己在他面前呻吟示弱。嗯！可见她的个性一定很顽固、不服输。

若在平时，他欣赏有个性的女人，但今天？不！即使玛丽莲梦露现身对他投怀送抱，他也提不起兴致。

“你是谁？”她勉强在吸气的空档挤出问题。“这里是私有宅邸，当心我

叫人撵你出去。”

“哈！”这小妮子想叫人把主人扔出去，她没搞错吧？有眼无珠！“告诉你，我是——”

谁管他是哪根葱！她屈起大腿攻向他的“要害”，幸好他反应够快，及时侧身避过她致命的一击。于是她踢了个空，膝盖从他的大腿内侧擦过去。

呼，好险，差点就“不能”走在“人”行“道”上。

呃……基本上，接下来他的反应是……是非常自然的。她恰巧是个香软柔美的女孩，身上只围了一条薄薄的浴巾，而且拚命在他底下磨磨蹭蹭的。他一来没死，二来各种机能正常，难免会产生某种比较特殊的……身体回应。

这绝对和兽欲、色性扯不上关系，纯粹是男性本能而已！再说，就算他脑中兴起“有颜色”的念头，无论如何也不会针对这种乳臭未干的小丫头！

“你用什么东西顶着我？”她再度被他制服，脑中霎时产生高度的警觉。

“没什么！”他眼中蕴含同样的戒备。“请你忽略它。”

这辈子第一次对异性说出这种话。呜……可怜了他的男性自尊。

“忽略？”她怀疑地瞅着他。除非是坏东西，否则为什么要忽略它——

啊！她知道了，原来是他的……

“不要脸！色情狂！暴露狂！大色狼！”抡起粉拳海K他的眼眶一记。

“啊！”他惨叫，抱着眼眶滚到旁边去。

她趁机窜起来，闪出门外。

“该死！”他的眼圈已经够黑了，她还揍他。“你给我记住！”

噢！痛毙了，臭女人。冰袋在哪里？

“唔。”一个摇头晃脑的胖影子慢吞吞踱进来。

“阿成，”他瞪大独眼，可怜巴巴地向爱犬诉苦。“那个女人打我！她打我的时候，你上哪儿凉快去了？”

谁说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？

圣伯纳犬咧出傻气呵呵的微笑，怜悯的舌头舔过主人渐渐瘀青的眼眶。

他的自尊心稍微被安抚下来。

咦？她不见了。手脚怎么这么快？整桩事件从头到尾历时不到五分钟。

“她是谁？”他眨眨迷惑的眼睛。

刚才没听到阿成对她大吼大叫，可见那个女孩应该是贺家相熟的朋友。但，为何他从未见过她？还有，她是如何进入他的房间的？

或者，她压根儿从没存在过，一切只不过是长途旅行、疲劳过度的幻想？

要命！头好痛！他真的开始怀疑自己可能神智不清了。

他愣在房间中央，聆听满室的蝉声。知了、知了、知了……

台湾的初夏依然温暖宜人，古老的大宅子里也依然平静无声——

结婚！

从头到尾寰宇只听见这个字眼。

打从他刚才被满屋子咖啡香气唤醒，顺着香味飘到厨房开始，两位哥哥的表现就非常怪异。大哥亲自为他煮咖啡，二哥甚至替他按摩，揉掉长睡十七个小时所带来的筋骨酸痛。普天之下，谁有这等荣幸让“贺氏企业”的大当家和闻名医学界的大医师替他捶背端茶——由此可知，事情严重了。

果然，他们一开口便提到两个字：结婚。

“结什么婚？”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

“说来话长。”怀宇笑咪咪地品尝咖啡。“基本上，全是咱们父亲大人搞出来的好事。”

鸿宇清清喉咙做为开场白。“还记得狄伯伯吧！爸爸的拜把兄弟？”

他颌首。小时候狄伯伯常来他们家拜访，兄弟三人相当喜欢这位风趣幽默的长辈。后来听说他身体出了毛病，远去美国疗养，此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。

“你去欧洲不久，美国方面就传来狄伯伯过世的消息。”

“噢！”他微微感到惋惜。不过，狄伯伯和老哥的阴谋扯得上什么关系？“因为狄伯伯去世，所以你们要结婚？”

这个演绎过程似乎不太合理。

“差不多！大致上说对了。”他的老哥们就是不肯爽爽快快地把内情说出来。

鸿宇露出一丝笑容，打算补充更多的细节。

说真的，平时寰宇啥都不怕，就怕看见大哥笑。谁都知道著名的冷面判官贺鸿宇是从来不笑的，因此一旦他笑了——老话一句——事情可就大条了！

“十四年前狄伯伯的健康状况就开始走下坡了，”鸿宇仔细地用字遣词，倘若他没把事情处理好，苦差事肯定会掉回自己头上。大家同为相亲相爱的兄弟，与其叫他倒楣，不如让可爱的小弟倒楣，对吧？“他眼看身旁虎视眈眈的亲戚随时等着瓜分狄家所有产业，为了确保女儿狄谔霓日后的安危和权益，不得不要求一位够分量的朋友在他不测之后提供女儿庇护。”

“胡闹！”他嗤之以鼻。“都已经过了十四个年头，他女儿也该成年了，还庇护个头！”

他的脑中立刻出现一幅图画。一个将近三十岁的老处女含着奶嘴，唇角滴着长长的唾沫，眼泪汪汪地哭出一潭子眼泪，然后对他的哥哥大喊：“抱抱，抱抱！”

唉！可怜唷！只是他不晓得该可怜那个女人，或是他的老哥们。

“还好啦！狄谔霓今年刚满二十岁。”所以小弟脑中的老处女女年龄必须做小幅度的修正。从小相处下来，鸿宇太了解小弟的脑袋瓜子想些什么。“为了让其他亲戚心服口服，狄伯伯承袭传统，在遗嘱上规定继承人必须年满二十五岁才能入主狄氏财团。然而狄家的旁支亲戚三教九流都有，尤其是老二那一支。狄伯伯出国之后公司一直由他们主事，现在多了谔霓回来抢夺经营权，他担心他们日后可能对谔霓不利，于是……咱们老爸的部分就上场了。

怀宇？”

“啊？”轮到他说话了吗？奇怪，老大一口气说完不就得了，干么还要中途换手？真是麻烦！“总之，狄伯伯向老爸提出一个要求，倘若他过世时谔霓尚未年满二十五岁，就烦劳贺家人代为照护她，直到年纪满了为止。因为贺家财大势大，狄家人绝不敢在老虎嘴上拔毛，如此一来他才能放心地离开。”

显然老爸看在多年的交情份上，允诺了狄伯伯。

“大不了让她搬进老家来住也就是了。”寰宇非常佩服自己的急智。反正兄弟三人各有各的住所，大家平常尽量躲得远远的，谁也不会被老……呃，小处女的台风尾扫到。

“不行！”怀宇摇头破坏他美丽的幻想。“‘庇护’两字可不是说着好玩的。

她和我们非亲非故的，倘若狄家向我们要人，咱们没理由不把她交出去。”

“那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”他火大了。婆婆妈妈的，一点也不干脆。他的老哥们何时养出一副娘儿们的性格？

“想‘怎么样’的人不是我们，而是老爸。”鸿宇慢吞吞接过发言权。“根据当年的约定，贺家必须在未来的五年中‘妥善’照顾谗霓，不让其他的狄家亲戚染指。而最‘妥善’的方式就是，让她冠上我们的姓。”

“也就是结婚。”怀宇补充道。“‘暂时性’的结婚，五年后如果夫妻俩想离婚，欢迎欢迎！”

搞了半天，结婚的因由是从这儿冒出来的。

老爸也真不够意思，自个儿和狄伯伯订约束也就算了，干啥子把他们拖下水。

寰宇开始在心中盘算。凭爸爸一言既出、驷马难追的个性，决计不会违背对好友的承诺。所以，为了避免让贺家“重然诺”的名头蒙上污点，他们兄弟显然娶定“狄安妮”了。

安妮，真是蠢名字！还好狄伯伯没替她取个“咪咪”、“露露”、“玛丽”之类的名号，就算不幸中的大幸。

好，结婚就结婚吧！反正两个哥哥全和他一样孤家寡人，结婚的任务当然轮不到他承担，好歹上头还有他们顶着。再说，新时代的男子，有谁在二十六岁的“黄金年华”结婚的？所以他非常安全，坏差使根本搭不到他身上。哈哈！

“恭喜恭喜恭喜！”他的嘴角咧到两边耳根子。可怜唷！老哥，他现在终于确定自己应该可怜老哥们，而非那个占到便宜的小处女。

“是啊，是啊！”三个人勾肩搭背的，很久没这般亲热过了。两位哥哥眉开眼笑地祝贺他。“恭喜恭喜恭喜！”

“是呀！恭——”咦？恭喜他？又不是他要结婚。“应该由我来恭喜你们才对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两个哥哥用天真无邪的眼睛瞅着他。“你才是准新郎官。”

“什么？”他活像吞下两颗生鸡蛋。“为什么？你们排在我前头耶！就算要结婚，也应该由你们先。”

“喂喂喂，别把我扯进去。”怀宇马上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。“我已经有未婚妻了。”

“少来！谁不知道你随时准备把彭大小姐休了？”别想用那一套唬他。

“不过在我尚未休了她之前，她都算是我的未婚妻。”太可爱了！从来没想到越来越讨人嫌的彭珊如也有成为他护身符的一天。

“就算你出局，还有大哥啊！”如果老大有拒娶狄谗霓的正当理由，他的脑袋自愿送他们当球踢。

“说到这里，我想到了一件事。”鸿宇慢条斯理地倒满另一杯咖啡。“下半年度我打算上梨山度个长假，公司里的大小事务就拜托你和怀宇多留心一下。”

言下之意，狄谗霓也属于“大小事务”的范畴。

“度假？度假算什么正当理由？”早知如此，他宁愿再回欧洲出上五、六年的长差。

“度假当然不算正当理由。”鸿宇挑高剑眉，转回正经严肃的表情。“不过我这趟度假可能会替你们带回一个大嫂，这个理由够正当吧？”

两个弟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明智果断的贺鸿宇居然打算跳入婚姻的陷阱？

简直吓死人！

“她是谁？”他们异口同声追问。

鸿宇来得及回答之前，厨房门口响起陈管家迟疑的呼唤。

“大先生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狄小姐刚才跑出去了。她想回家一趟，叫我不要告诉您。”显然陈管家天人交战的结果，对主人的忠诚度占了上风。

寰宇被管家透露的消息吓了一跳。那个狄谳霓最近一直住在这里？那么，昨天下午的女孩确实是真实的，并非出于他的幻觉喽？

“哪里有镜子？”他跑到流理台前，就着光可鉴人的柜面映看——

嘿，真的有黑眼圈！原来他没有作梦，那个女孩真的存在过，还在他脸上留下“到此一游”的标记。

“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照个鬼镜子。”怀宇的暴烈脾气忍不住曳出几丝火药味。

“该死！”鸿宇重捶桌子一拳。他们好不容易才把谳霓给弄出来的，她怎么又回去了？“她现在回到狄家等于羊入虎口。寰宇，快去把她追回来。”

“干么要我去？”狄谳霓又不算他的私有财产。严格说来，他们之间甚至结过仇哩！

“你是她的未婚夫，你不去救她，谁去？”怀宇越来越没耐性。这小子八成太久没被他扁过，皮在痒了！

“少一厢情愿了。你们自个儿到旁边去慢慢作梦吧！我可不承认。”

“好！”鸿宇冷静地插进来。当大哥的好处之一就是，随时可以接过主持棒子。“我知道你不服气。事到如今，唯有采用民主的方式才能解决所有争端。咱们来投票表决，少数服从多数，谁也不许赖皮。赞成寰宇娶狄谳霓的人，请举手。”

两个哥哥同时举高右手。

二对一，他们赢！

该死！

贺寰宇敢发誓，他又被他们陷害了！

钻狗洞似乎不太符合她淑女的身份……

管他的，这个出入口是她唯一的选择，反正午夜十二点，路人大都回家睡觉去了，也不会有人看见。

于是，在夜色的掩护之下，狄谳霓费力将她一六 的纤躯挤过狭窄的狗洞，偷偷溜进狄氏大宅。她生命中的头十五年全在这个宅邸中度过，对里面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，因此欲避过电眼和私人警卫的监视并非难事。

就一个首次闯空门的人而言，她认为自己做得相当不赖。

在自己家里闯空门？真是讽刺！如果可能，她宁愿永远不必再回这个地方。自从她叔父狄仁强一家搬进大宅子后，她欢乐的幼年记忆早就被破坏殆尽了。

两个星期前，狄仁强暗中雇人绑架她最要好的表姊，打算藉此胁迫谳霓屈服于他们的恶势力之下，甚至嫁给他义子，以便染指狄氏财团及她名下

所有的产业。

父亲出国养病期间，表姊一直陪伴在他们父女身边，替他们加油打气，两个女生的感情比姊妹更亲密，因此谳霓不能不管她。

当然，她也不准备让狄仁强得逞。所以，她必须抢在他发难之前先把表姊“偷”出来。

“小黄，是我。”她低头安抚第一个发现她的对手，狼犬小黄。小黄迟疑了一会儿，认出旧主人的嗓音，狺狺的低叫立刻转为撒娇的呜呜声。“乖乖哦！我要进去了，掩护我！”

小黄兴奋得团团转，汪汪大叫两声。

谳霓并未发觉身后有一道高瘦的人影，隐身在转角的地方凝住她。她犹自暗暗推算，狄新杰会把表姊关在哪里？

三楼靠角落的房间最有可能。那个地方原本是储藏室，没有窗户，所以看守起来比较方便。

她爬上二楼楼梯口时，一楼突然传来怪异的碰撞声，某个人闷停了一下。小黄竖直尖尖的耳朵紧盯着下层，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低吼。

“嘘！”是谁？她叔叔半夜醒过来了？

她静候了片刻，却再也没有其他声响传上来。管他的，没有声音就表示她很安全。于是她再度朝三楼进发。

来到顶层，她探头查看目的地的局势。惨了！有一个彪形大汉守在房门口。可见她的猜测没有错，表姊确实被关在里面。不过，她该拿那个肌肉过度发达的大猩猩如何是好？

她必须找到一样足以敲昏他的武器。

谳霓转身下楼，放眼搜寻了一会儿，勉强找到称手的武器——明朝青花瓷瓶。

“价值连城耶！”用来打那只大猩猩实在浪费了。

她心疼地摸了老半天，才回头跑上楼。

回到顶层时，她以为自己眼花了。耶？刚才大猩猩还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回守卫，此刻居然躺在房门旁睡着了。不仅如此，睡姿还挺优美的，双手平放在小腹上，像煞了放在棺材中的尸体——

老天！谳霓打了个寒颤，不敢再自己吓自己。

她偷偷溜过去，大猩猩的手指正勾着一串钥匙。嘿嘿，真是方便！她连搜身的麻烦都省了。她兴高采烈地捡起钥匙开锁，轻轻推开一条细缝。

“不要……”一个女性无助的求救声钻进她的耳朵里。

应该是她表姊没错！她正要推门进去，另一个男性的嗓门蓦然响起，她赶紧伏高身子，沿着门缝偷瞧。

“乖乖嘛！”是她堂哥狄新杰。“我已经答应过了，以后绝对不会亏待你。”

“不……求求你……不要……”

淫鄙的窃笑混杂着惊恐无助的呻吟。谳霓马上了解里面正在进行何种好事。

那个恶心的家伙！他竟然想强暴她表姊！他全身上下只穿一条长裤，表姊则连内衣都被他剥掉了。一双大手正在她的肌肤上抚弄着。表姊的神情看起来极端痛苦的模样。

“狄、新、杰！”小兔崽子！

她踢开房门冲进去。狄新杰慌忙从床上翻身，还来不及看清楚是谁打

断他的好事。锵！

一个青花瓷瓶老实不客气地兜着脑袋瓜子砸下来。

“啊——”他惨叫一声，跌到床底下。

“啊！”表姊也随之失神地惊呼。

反正他一定会晕倒的！谳霓懒得再理他，替表姊捡齐四处飘散的衣物，再跳上床检查她有没有受伤。

“霓霓，你怎么来了……啊，当心！”惶恐的眼瞳瞪住她的背后。

“什么？”她回头，当下倒抽一口冷气。

那个淫贼没晕过去！不但如此，他捡起刚才没打破的花瓶，气忿不平地举起来，瞄准她的头颅——

“不要！”她扑到表姊身上。

哐啷！花瓶终于碎掉。震天价响的噪音造成空气的晃荡，两个女生惊骇得连魂都飞了。

难道，她狄谳霓注定毙命于这个王八蛋手中？太令人不甘心了，她宁愿死得光荣一点。

等了半晌，发觉脑袋上并未传来预期的剧痛，四周也没有扎人的搪瓷碎片……

天降神迹吗？她忍不住回头张望。

狄新杰软趴趴的倒在地上，这一回肯定晕过去了。他的头上肿了一个包，想必是谳霓刚才砸出来的杰作，下巴上则有另一个红印子，颜色正在缓缓加深当中，不知是哪位仁兄的杰作。

而，最令她们惊讶的目标，此刻正站在狄新杰旁边。

有人英雄救美耶！

初见的这一刻，谳霓只觉得他有点眼熟，直到她的视线徘徊在他乌溜溜的黑眼圈上，她终于想起来救命恩人的确实身份。

“偷窥狂！”她指着他鼻子尖叫。

“你客气一点！”寰宇被她气得牙痒痒。偷窥她？他可不想害自己长针眼。

寰宇打老远便看见她，从她潜入狄家开始，他一直跟在她身后，只差几公尺就可以赶上了，但是他决定先观望一阵子，瞧她在搞些什么把戏再说。

没见过哪个偷儿闯进人家家里还大大方方和小狗玩的；和小狗玩玩也就罢了，居然还逗它叫？她是不是只长脸孔，不长脑袋？

结果她不但带着一只绊手绊脚的大狗历险，中途又发出一大堆吵死人的噪音，若非他跟在后面替她料理被惊醒的守卫，她不晓得死过几百次了。

笨女人！

“你是谁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除掉一个强暴犯，来了一个色情狂。她们的处境压根儿没有改善，只不过从狼口落到虎口而已。

她挡在表姊面前，遮住他眼前外泄的春光。

“我是谁？”对了，这小妮子还不晓得他的身份。寰宇突然兴起一阵恶意的快感。“敝姓贺，狄小姐。”

“那又如何？”他也姓贺，不晓得他和贺大哥有没有关系。她觉得应该没有，因为贺大哥温和亲切，贺二哥豪气干云，他们才不会与一个有暴露倾向的偷窥狂有关系。不不不，她的想法简直侮辱了他们！

“不如何。”他的笑靥灿烂得足以照亮整间囚室。“狄小姐，区区小人在下我只不过恰好是你的未婚夫！”

## 第二章

“我才不要嫁给你！”

沿路上她一直尖叫、怒骂、大嚷，不断重复她的拒绝，车窗都快被她的高分贝震破了。

她真会叫的！寰宇简直对她叹为观止。没有任何人——女人也一样——可以足足尖叫二十分钟，嗓门依然没有变哑的迹象。

“她以前在美国念大学的时候，副修声乐。”表姊小声替她解释。

“噢！”他懂了。“原来如此！”

“我不要嫁给暴露狂！”她继续尖叫。

直到他把表姊送到安全的住所，甚至直到他载着她回到贺家大宅，她仍然叫个不停。

“三先生，那是什么声音？”陈管家被她的声音惊动，连睡袍都来不及穿上便跑出来瞧瞧。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在贺家地盘上撒野？

“没事，你回去睡吧！”他不想太早让任何人知道，那个气呼呼、蹦蹦跳跳的泼妇是他未来五年的妻子。

“我不要嫁给你！”她第一千次声明着。

“你没有选择。”我也没有。他暗暗加了一句。

“才怪！”叫她嫁给一个色情狂，她宁可死。“我要见贺大哥。”

“请便！”

她风也似的刮向二楼。

寰宇暗暗祈祷，最好她能顺利地说服大哥娶她。一旦摆脱这个大麻烦，他打算跑到世界最偏远的角落躲上三、五十年，直到全台湾没人记得贺寰宇这号人物，不会把麻烦送到他跟前来。

谄谗逐一席卷过书房、卧房、客房，甚至不死心地翻箱倒柜，可惜没人就是没人，她再怎么翻也翻不出来。

再度刮回楼下客厅时，满腔忿恨难平的怒火稍微克抑下来。

她决定表现出理智的一面，好好和他谈一谈。

“大哥他们不在！”

要命！她坚持每句话全用吼的吗？他怀疑自己和她相处五年之后，耳朵依然能维持正常的功能。

“狄小姐，我们之间的距离大约有几公尺？”

“五公尺呀！干么？”以抽象的距离而言，他们之间相隔了十万八千里。

“是啦！所以我听得见你说话，而且听得非常清楚，你不用大吼大叫。”他可是好心替她的声带着想。学声乐的人不是最注重喉咙的保养吗？

她气得浑身发抖。

狄谄谗，别和他计较，大人不记小人过，而他绝对是名副其实的“小人”，任何人也无法反对这个事实。

她深呼吸了好几次，硬生生压下满心的烦躁。“我刚才说，他们不在。”

“我刚才也说，我听见了。”他用标准的嘴形重复一次。“请读我的唇，我、听、见、了。”

一个巨型抱枕撞向他俊美挺直的鼻梁。

“你谋杀亲夫呀？”可恶！他向来最爱惜自己的鼻子，连整容专家都做不出来如此自然完美的鼻形，她居然想毁了他的骄傲。“不在就不在，你生气什么？”

“生气？谁告诉你我在生气？”

他低头躲开另外两个凌空飞来的抱枕，和精装本的金刚经。书本从他的头顶飞过去，正好砸中端着茶盘走进客厅的陈管家。她的受害人惨叫一声。狄谔霓终究毁了某人的鼻子！他极端庆幸那个人并非自己。

“好好好，你没有生气。”为了阻止她造成更严重的伤亡，他赶紧安抚她。

“你只是很……很……很不悦。”

她奔过去查看陈管家的伤势，顺便索讨一样东西。“对不起，陈先生。请问你知道菜刀放在哪里吗？”

“唔，知——”他捂住开始沁出鲜血的鼻子，含含糊糊地回答。

“麻烦你替我拿一把过来，好吗？”

“为什——”

“因为我想砍那个暴露狂一刀。”她漾出甜蜜蜜的笑容。

陈管家惊骇欲绝地瞄向三少爷。

“拿给她。”寰宇决定当个有求必应的主人。“记得先拨一一九叫救护车。”

陈管家认为自己还是翘头为妙，把战场让给两个神智不太清楚的疯子。

“少贫嘴，你到底想不想和我好好谈一谈？”她折回他对面坐下。

瞧瞧她，简直做贼的喊捉贼！

“想。”

“很好！”她满意地点点头。“我是认真的，无论老爸从前和贺伯伯有什么约定，我都不想嫁给你。”

太棒了！“反正我也不想娶你。”

她惊喘一声。“你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？”这男人真是太恶劣了！全身上下找不出半根好骨头。

“为什么不可以？”这可奇了，她听见他的真心话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呀！

“你居然告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，你不想娶她？”这种话太伤人了！谔霓用力控诉他的罪状。“你知不知道我的自尊心被你伤害了？”

他为之气结。她怎么不替他想想？有自尊心的人可不只她一个。全台湾排队等着嫁给他的女人用“卡车”来当计算单位耶！

“那你到底想怎样？”

她想了半晌，得到的结论几乎让他无奈地哭出来。“不晓得。不过我不想嫁给你。”

照他们谈话的进度来看，直到明天晚上他们可能还停留在原地打转。

“好！”他效法老大贺鸿字的作风，发挥莫大的耐心一步步诱导她。“麻烦告诉我，你不想出嫁的原因。”

怎么问得这样直接呢？害她不晓得该如何委婉地回答他。她敢肯定他是贺家兄弟中最愚蠢的一个。

“你……你到底明不明白结婚代表着何种涵义？”别扭的手指头绞成十个白玉色的心结。

“愿闻其详。”这种时候，乖乖听她说话比较妥当。

“一旦结了婚，我们就必须住在一起，朝夕相处……”别扭的感觉渐渐从手指传遍她的全身，她开始不安地动来动去。“你知道的嘛！‘朝’……也就算了，问题是……出在‘夕’的部分……”

噢！他懂了。

“然后呢？”他才不让她好过咧！她越是扭捏，他越爱逼她亲口说出来。最好能吓得她泪眼汪汪跑去向老哥们诉苦，叫他们也跟着一块儿头痛。

“然后——”这男人简直迟钝得可以，她发誓绝不把生命中最菁华宝贵的五年奉献给一个头脑短路的男人。“然后我……反正我……不想和你……嗯……所以你必须先答应我，你不会……嗯……然后我们再来谈结婚的事。”

他低头故意沉思了半天。“这个嘛！嗯……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不小心‘嗯……’了一次。好，我答应你以后绝对不会再‘嗯……’了。我改用‘喂……’，你觉得如何？”

迎面扔过来的抱枕告诉了他她的感觉如何。

“猪八戒！”她旋身跑上楼，消失在楼梯顶端之前，回头撂下一句。“我宁愿嫁给贺大哥或贺二哥，也不要嫁给你。”

好耳熟的话。寰宇产生一晃眼的失神。他似乎听过类似的言语从她口中说出来。怎么会呢？他不记得自己曾经见过她，即使有，应该也是幼年时候，狄伯伯带她来家里玩。但，有谁会在那小小年纪便谈到结婚大事？

“随便你。”他捺下心头的不舒服。

就让她去嫁给老哥吧！他求之不得。

结果，他们在三天之后订婚，年底举行婚礼。

谕霓拒嫁的抗议被其余贺家人以一句“这是你父亲的遗愿”给挡了回来，既然两个哥哥目前已有其他的对象，寰宇是她唯一的选择。

订婚典礼当天，无数的政商名流穿梭于贺氏大宅的庭园里。以贺家在台湾的权势地位来看，宾客的显赫程度自然让记者们看花了眼睛。当一双琴瑟合鸣的新人站出来时，两人在家世背景或外表条件上皆匹配得丝丝入扣，当下成为众多摄影机捕捉的焦点。

不过，倘若谕霓的脾气继续执拗下去，寰宇保证他们“婚姻不和谐”的消息立刻跃上明天的花边头条。

“开心一点。”他揪着她手臂，拒绝让她离开自己身旁一公尺之遥。

“你几时看过死刑犯面对刽子手时，依然笑得出来？”谕霓扭动嘴角，勉强扯出一个很难称之为“笑容”的表情。

未来五年必须天天看见他就已经够倒楣了，他还不肯让她呼吸一下所剩不多的自由空气，讨厌！

“寰宇，恭喜你！”二哥带笑的嗓门伴随一记轻拳从背后袭击过来。

“咦？来人可不是我亲爱的二哥吗？好久不见了。”奇迹似的，他立刻戴上一副笑呵呵的面具转头。

那一瞬间谕霓以为自己看错了。他的表情从极端不情愿转换为满心欢喜，前后只需要两秒钟。

“快当新郎官了，想必阁下开心得飘飘欲仙吧？”可怜的小弟，在此致上最高的同情之意。

“可不是吗？谕霓是个最可爱的新娘。”你以为我会在你面前露出哀愁可怜的样子？再等五百年吧！亲爱的二哥。“我们非常期待婚礼的来临，对吧，

谄媚？”

“别说笑了……”她的否认一旦遇上他警告的眼神，立刻乖乖转了一圈。

“怎么可能不对呢？”

才刚说完就后悔了。奇怪，自己那么捧场做什么？她明明被人家赶鸭子上架的嘛！

“既然如此，我和大哥就了了一桩心事。以后如果有任何事需要帮忙，尽管开口。我一定两肋插刀、在所不惜。”只要这把“刀”插在你身上，我当然没什么好可惜的。

“谢谢，我真是太感动了。”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你的坏心眼，二哥，你给我走着瞧！老大也一样！

兄弟俩亲热地抱在一起，镁光灯霎时从四面八方亮了起来。难得现在的财势家族中还看得见这种兄弟情深的画面，一时之间，宾客和记者们都忍不住泛出强烈的感动。

至于兄弟俩肚子里各自盘算着哪些鬼主意，当然只有当事人才知道喽！

“当心点，狄家那群鲨鱼走过来了。”怀宇趁机凑在他耳边警告。无论平常三兄弟多么喜欢陷害彼此，一旦敌人找上门的时候，他们的炮口向来是一致朝外的。

贺家人只能由贺家人来欺负，其他人穷搅和什么——这是他们的持家名言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猛然抱紧二哥，把空气从怀宇肺部挤出来。“亲热友好”的举动再度引发镁光灯一连串的照射。“别以为好心警告我一句，所有债务就一笔勾销。”他从微笑的嘴角迸出话来，终于让满肚子火气泄漏出一点点征兆。

“咳，咳咳——别怪我！陷害你的点子是大哥提出来的。冤有头债有主，如果你想报仇尽管去找他。”怀宇根本不需要迟疑，直接把兄弟亲情踢出自己的良心之外。

好！算你们狠！他死命瞪着二哥，眼角不期然瞄见一道玲珑有致的情影。

“二嫂！”棒晕了，老天有眼，立刻赐给他报仇的机会。他用力挥手吸引那位美女的注意。“二嫂，我老哥在这里。”

“喂！你——”怀宇忙不迭捂住他的嘴巴。

哈哈，太迟了，他二哥的未婚妻已经发现他们。

“怀宇，”尖锐的娇嗔是彭珊如的注册商标。“你上哪儿去了？怎么丢开人家不管？”

怀宇投给他一记杀人的眼光。

说真格的，寰宇满同情二哥的。

彭珊如一开始就表明了捕获贺家兄弟之一的野心。起初，她以一副温柔婉约的模样出现，充分满足了男人对娇弱女性的所有幻想，连他和大哥也险些被她唬过去，更甭提成天在医院里忙得团团转的二哥了。经过半年多的努力，彭珊如终于顺利让怀宇成为她的“罹难者”。

怀宇向来无意费心于那些儿女私情的小事，总爱说：“谁当我老婆不重要，只要是女人就好。”结果他订婚之后才发现，彭珊如的大小姐脾气绝对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，于是“如何摆脱未婚妻”立刻成为他崭新的人生使命，无奈彭珊如乖觉得很，至今还没让他抓住任何把柄。

老兄，比起你和老大陷害我的，我这招还叫“小 Case”哩！寰宇以幸灾乐祸的眼神瞪回去。

祝福你，二哥。他拍拍难兄的肩膀，施施然踱开来。

“谳霓——”咦？小妮子何时不见了？“我明明吩咐过她不要四处乱走的。”

他放眼搜寻了一会儿，发现狄家人突然转变方向，齐齐往后花园的方向走去。

两相对照之下，狄小姐的下落就不难掌握。

他唉声叹气地走向后花园，英雄救美去了。

如果他记得没错，今天似乎是他的大喜之日，“大喜”耶！为什么老天爷打定主意不让他好过，非把所有麻烦事兜到他头上来不可？

希望将来“拯救她”不会变成他们婚姻的例行公事。

“不错嘛！钓到大鱼了。”狄新杰在花园角落堵住她的去路，三个叔叔马上将她包围成一个圆心，以免又让她给溜掉了。

惨哉！她倏忽了解为何寰宇吩咐她不准独自乱跑，可惜她领悟得太迟了。

该如何使自己安然脱身呢？刹那间她的脑子涌上四、五个点子。

“要你管！”她决定采用最有效率的方式：拿他们忌惮的对象当挡箭牌。

“奉劝你们别轻举妄动，我的未婚夫脾气最坏了，如果惹火了他，到时候事情闹得太难看可别怪我。”

“少唬人了，你以为我们全是傻瓜？”她二叔可不知道自己说得有多正确，她的确这么认为。“你老子死了不到半年，你立刻姘上那个姓贺的。依我看，他根本是相中了咱们狄家的财产，只有你这个小呆子才会乖乖被他骗。”

“哦？”她绽出甜美如蜜的笑容。“您是说，他和‘你们’一样，只不过贪图‘我父亲’的遗产？”

“你！”她二叔大怒，顺手想给她一记锅贴。

“爸。”狄新杰制止了他。

谳霓脸色发白，没想到他们真的敢在贺家的地头上动手。这个时候不得不恨自己了！好端端的，为什么喜欢没事到处乱跑？现在不但落单，还碰上最难缠的对手，呜呼哀哉呀！

“你的手脚挺俐落的，连我们擒住的人都抢得走。”狄新杰慢条斯理的口吻像煞了猫儿逗弄小老鼠。“你把可爱的小表姊藏到哪里去啦？”

提起这件事她就有气。

“少丢脸了，堂哥。你居然想用暴力来胁迫女人。”她以前真的料想不到他会卑劣到这等程度。“咱们狄家人何时沦落到连个女朋友也交不到的地步？”

“我没有胁迫她，”狄新杰理直气壮地陈诉。“她是自愿的。”

“是唷！”哪个强暴犯不是这么说的？“反正你们离我越远越好。如果再来骚扰我，当心我叫未婚夫把你们一个个捉起来痛打一顿。”

“哎哟，我好怕哦！”她三叔故意抖动满身的赘肉。“你不妨叫他出来，让我们见识见识他的厉害嘛！是不是一定要等到我们‘骚扰’过你，他才肯出面？”

他用力推开她。谳霓站不住脚，摇摇晃晃跌向身后的四叔。

“喂！你们不要乱来，啊！”四叔又推了她一把，于是她再度跌到二叔面前。

“嘿，原来人肉皮球玩起来这么有趣。”

三个叔叔轮番推动她，似乎玩上瘾了，没有罢手的意思。狄新杰并未加入战局，然而幸灾乐祸的眼神也不比他们高明到哪里去。她在三个人的手中轮转过好几回合，最后四叔再度接住她，贼忒兮兮地笑问：“咦？你的姘头上哪儿去啦？我们怎么没见着他？”

“在这里！”淡淡的嗓音从花园入口飘过来。

四个男人的动作刹那间僵凝成石像。

谳霓头昏脑胀的，一时之间有点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强烈的反胃感从体内阵阵窜上来。终于来了！这家伙还敢以她未婚夫自居，她被人家欺负的时候，他上哪儿凉快去了？

她勉强挣脱四叔的胸怀，蹒跚到他面前。

寰宇迅速瞄她一眼，确定她没事后立刻推到身后。她的俏脸胀得红通通的，眼眶里盈盈转动着几滴珠泪，一副快哭出来的模样。

“你们对我或我的未婚妻有任何意见吗？”他懒洋洋地问，脸庞甚至挂着友善的笑容。

狄家人原本预料贺寰宇会掀起一场肉搏战，肌肉全紧绷起来，进入戒备状态，没想到他竟然摆出西线无战事的低姿态，一时之间全都乐了。

这家伙怕事！他们交换着心知肚明的眼光，其中更透出几分轻视。一个男人见到未婚妻受人欺负了，居然乖乖不吭声，这样还能算是男人吗？亏他们刚开始那么忌惮他，此刻想想不免觉得太小题大做了，丢脸哪！

“别以为我们不晓得，你根本只是贪图狄家的财产。”对于没种的男人，不必太顾及他的颜面。四叔抢先站出来说话。

“什么？居然被你猜中了。”寰宇似乎惊讶极了，无法置信。“怎么办？谳霓，他们知道你讨人喜欢，我绝对不会看中你，只是看在财产的份上才不得不要你耶！”

姓贺的，看我待会儿如何修理你！她暗恨。他分明了解她会在亲戚面前无条件支持他，才故意借着演戏占她便宜。

从没见过比他更恶劣的男人！只有最下流的痞子才会这样。

“无所谓！”谳霓肚子里骂遍了所有粗话，表面却强装出甜甜蜜蜜的小女人姿态。“寰宇，我太爱你了，只要你肯娶我，狄家的财产全给你也没关系。”

“你疯了！”狄家人同时大喝。“你要把咱们的家产拱手送给外人？”

“反正我只送给他属于我的那一份，又没碍着你们什么。”但大家清楚得很，属于她的那一份恰好占掉狄氏大饼的四分之三。

“你这个臭婆娘，是不是太久没被人修理，皮在痒了？”三叔圆瞪着光火的眼珠，直扑扑朝她冲过去，压根儿不把她身旁的孬种放在眼里。“走！跟我回去。”

他的身形虽然及不上寰宇的高度，横向发展却比他胖了一倍不止。仗着自己的肥硕块头，加上对方懦弱怕事的表现，他压根儿不把寰宇放在眼里，径自揪向侄女。突然，一个巨大坚实的拳头迎面挥过来，三叔惊讶得愣住了。原以为小脓包会抱头鼠窜，赶紧溜出去找他的哥哥们来帮忙，没料到他有胆子在太岁头上动土。电光石火的瞬间，三叔连躲都来不及，更别提反击了。

喀啦！令人牙根发麻的骨头断裂声从拳头和鼻梁的交界处响起，清清楚楚地传进每个人耳里。

身后，狄家人只看见一连串的快速动作：三叔朝他们冲过去，砰砰、喀啦的特殊音效响起，然后三叔倒在地上杀猪般惨嚎。从头到尾，没人看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“啊——”寰宇忽然叫得惊天动地。“霓霓，你看，他把我的手打断了，哇！痛死人了！”

他哭丧着脸，把右手举到她面前寻求抚慰。

“不痛不痛，霓霓帮你吹吹。”她执起他的手，哄小孩似的吹了口气。

哇塞！指关节真的红了，显然打断人家的鼻梁，自己也必须付出一些代价。她的心头泛滥着复杂的感觉，包含了感激、歉意、心痛、担忧……繁理不清，忍不住在他指节印上浅浅的亲吻。

“三叔，你怎么了？”狄新杰连忙扶起三叔。

狄家人围过来检查三叔的伤势，他的胖手死命捂着鼻子，其他人看不清楚，只能猜测他顶多流点鼻血而已，并没多严重，反倒是贺寰宇的叫声听起来惨绝人寰，活像被硬生生扭断手臂似的。不但如此，他还当场向女朋友诉苦乞怜，简直糗毙了！于是他们得到一个结论：刚才那拳八成是他运气好，瞎蒙到的。

“小子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。”轮到四叔发飙了。

“喂！不要过来，我警告你不要过来！”寰宇指着他鼻子，手掌还微微发抖。

四叔哪肯理他，一股脑儿直冲上去。

砰！这会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，寰宇仅仅抬起长腿对准敌人的来势，反而是四叔自己停不住脚，直直扑上去，然后他再顺势随脚一撩，四叔就自动变成空中飞人，滑出去了。

“别说我没警告过你哦！”寰宇摇晃着食指教训他。有人就是铁齿，永远不肯听旁人的劝告。

第一次让寰宇得手，狄家人还能归功于是他误打误撞，第二次可能就比较难自圆其说了。这下子他们终于学会一课：轻敌的后果通常得付出惨痛的代价。

“新杰，咱们一齐上。”比起两个弟弟，二叔稍微审慎一些，决定和儿子联手打败他。

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后花园入口再度响起冷然严苛的嗓音。

贺鸿宇！

狄家人心头刹那间凉了半截。一个贺寰宇他们已经打不过，再加一个贺鸿宇，那还得了？当初犯上轻敌的毛病，只是缘于对贺家老三的不了解，然而贺老大深沉冷酷的手段和心机却是在商场上赫赫有名的，他们早就忌惮得要命。

刚开始他们便打算好，务必要在惊动贺鸿宇之前把侄女带走，事后再来个死不认帐，甚至反口诬赖贺家弄丢了狄家的人。贺寰宇的出现已经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，没想到这个“懦弱的准新郎官”又比预料中更难缠，不但叫自己人吃了闷亏，更把大龙头给引来了。

狄三叔更是紧张得浑身不对劲。最近他投资巨额金钱在一家建材公司上面，凑巧贺鸿宇主持的“飞鸿建设”举行建材投标会，那家公司也是参加

竞标者之一。如果贺老大不赏脸，弄个暗盘让其他公司得标，那他可就亏大了。

“呃……这个，我们特地来向谕霓道贺，这个……恭喜她找到一位如意郎君，呃……”三叔向兄弟们丢出求救的讯号。

“对对对，呃……后来双方产生了某些误会，所以才，呃，引发了肢体冲突。”

明目张胆的和“贺氏”对上，绝非明智之举，仔细权衡之下，他们决定奉行“退一步海阔天空”的原则。“一切都是误会。真的！”

“没错没错。”二叔赶紧示意儿子扶起受伤的兄弟。“如果没有其他的事，我们先走一步。谕霓，别忘了有空回来看看我们。”

四个人匆匆离开后花园。

谕霓才不理他们，光注意贺大哥的神情都来不及了。以往常听人说他有多么可怕，她还替他叫屈哩！和蔼可亲的贺大哥有哪里可怕？现在终于让她亲眼目睹他威吓冰冷的一面。说真的，确实满骇人的。

“我本来不想出面的，最后实在看不下去了。怎么这么简单的事你也摆不平？”

鸿宇摇头对弟弟叹气。

转眼间又变回她熟悉的面貌。

“老大，真的不是我爱说你。”自从他知晓自己必须放弃王老五的自由身份后，早就想找人好好打上一架，出出怨气。今天总算如愿了，偏偏老三两下就把几个倒楣鬼吓跑。为什么他连打个架都不能尽兴呢？“如果想装出一脸酷相吓跑他们，我早就做了。还用得着你出面吗？”

“好好好，就算我多事。反正我今晚就要上梨山度假，暂时没空理会其他杂事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没事带谕霓去公司看看，让她熟悉一下环境。”鸿宇悠悠哉哉地踱开，头也不回地交代道：“谕霓，替我看紧他。这家伙太贪玩，当心别让他把‘贺氏’给玩倒了。”

“是。”这才叫英雄嘛！谕霓心醉神驰的崇拜眼光，久久无法从大哥的背影上移开。

“小姐，醒醒吧！”耳畔传来他阴森森的嗓音。“我大哥已经有对象了，你不必垂涎他。”

“噢！”她幽幽长叹。“难怪我朋友常说，好男人通常名草有主了。”

他立刻觉得满心不是滋味。倒不是他吃醋啦！毕竟他和谕霓的交情既浅又薄，哪可能为她吃味。然而，她处处认为他比不上大哥，着实教他火大。

“我也是好男人呀！”

“可是贺大哥比较有本事。”她努力拥戴自己的偶像。“看！你和我的叔叔们打了半天，最后手也肿了脚也酸了，但贺大哥只用一句话就吓退他们，气势上相差多少呀！”

谈笑间，强虏灰飞烟灭，形容的正是贺大哥这种将才。

“是吗？”亏他特地跑来拯救她，她不知感恩图报也就算了，竟还无情无义地打击他。

敢情她和刚才那帮人同样少了良心，莫怪乎她也姓狄。“过来！”

“干么？”她收住正欲离开的脚步。

“过来这里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你又手痛了，还是脚断了？”奇怪，自己何时变成这么听

话？他叫她回来，她就乖乖回来。

“我要吻你。”严厉的利眸攫住她。

“喝！”她跳开三步远。“开玩笑，我为什么要被你吻？”

“因为我们今天订婚，未婚夫当然可以吻未婚妻。”这个理由太光明正大了，倘若她找得出理由拒绝，他自愿输她两毛钱。

有道理！她考虑半晌。“好，咱们到前面去吻给记者看。”

啊？他当场气结。哪有人宁愿在公众面前接吻的？“为什么？”

“如此一来，明天的报纸肯定会刊出照片！叔叔他们看见了才会更加相信我们确实陷入热恋，不敢来找我麻烦。”

换言之，狄谳霓小姐只想利用他。

寰宇发觉，和她相处对他的男性自尊绝对有致命性的伤害。他长这么大，头一遭碰上只为了利用他才和他接吻的异性。

算了，他认命！反正最近他走楣运是正常的，交好运才算反常。而且让他倒楣的原因，通常绕着谳霓大小姐打转。为了她，他在短短四天之内就打了两次架，外加眼圈挨她一记冷拳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她又会替他带来多少麻烦？

### 第三章

她差点毁了“贺氏”！

几天之后，寰宇再也笑不出来了。他开始怀疑她的体内藏着一个衰鬼或瘟神，任何人接近她三公尺之内，都会发生无法预知的灾祸！

“很无聊。”她垂头丧气地缩在椅子上。

“等你弄通了运作的流程，亲自处理起来就不会觉得无聊了。”寰宇连抬头看她的动作都省略了，径自拿出第二叠档案。

谳霓第N次憎恨自己为什么没事找事做？在贺家无所事事闲逛了一个星期后，她浑身的骨头简直快散了。所以，她非常多事地提醒他，贺大哥交代过她可以去“贺氏”实习，多多熟悉环境，毕竟她以后有个大型的企业财团必须管理。

一开始，她的如意算盘打得挺好。既然寰宇的个性随和又好相处，和他共事应该满愉快的。谁知他一旦埋在工作堆里，同样翻脸不认人，连她上化妆室的次数都要管。

“对不起哦！我想——”

“上厕所？”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？他特地拨出难能可贵的半天时间，罔顾成堆的待批公文，只为了替她恶补，她却拚命想法子偷懒，功力比当初被老大硬逮进“贺氏”的他更深厚，她以为别人的时间多到用不完吗？“霓霓，你的‘蓄水功能’是不是有问题，需不需要二哥帮你做个精密的检查？”

“什么？”她惊喘。任何有风度的男人绝不会询问女士这等低俗的问题。

“阁下的教养似乎比我的……‘蓄水功能’更有毛病。”

倘若他传授的管理概念很引人入胜，她用得着每五分钟跑一趟洗手间吗？

“别跟我斗嘴！”浪费他一早上时间也就算了，偏偏她又不肯乖乖回大宅子去，让他专心工作，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？偏偏碍于大哥的吩咐，他不能主动赶走她，否则日后老大追究下来，他又得吃不了兜着走。“我刚才说了半天，你究竟懂不懂？”

“当然全‘不’懂！咱们别谈那个无聊的话题了。墙上的梅花是石涛的作品吗？”

艺术和绘画她懂很多，换到生意上的知识可就一窍不通了。

寰宇简直败给她！

“霓霓，以后我们有五年的时间必须相处在一起，可是我发现我们没有任何共同点。”他绕过沙发，杵立在她面前。“如果你无法对公事产生兴趣，我们势必得在私事上另外找到共通的娱乐，日子才能过得下去，是不是？”只好再想个办法吓跑她。

“这……就得看你指的是哪方面的私事喽！”她的汗毛竖起来。通常他露出一副正经相，眼中却闪着坏坏的光芒时，她就了解自己该当心了。

“当然是夫妻之间的‘私事’。”他无辜的表情足以博得无数女子的怜惜，不过可没骗过谙霓小姐。

他如何能从“狄谙霓偷懒”联想到“闺房之事”呢？由此可见男人确实是感官动物，脑子里翻来覆去不脱那些邪恶的念头。

“有……有多‘私’？”她发誓，假如他胆敢随便碰她，她一定——一定——她也不晓得“一定”什么，反正不准他乱来就对了。

“霓霓。”他倾身凑近她，诱惑性的气息吹拂在她的鬓际，古龙水的清香沁入她的鼻尖。“咱们找机会生个小娃娃来玩玩好不好？”

砰通！她的皮椅往后翻倒。寰宇眼明手快，抢先在她跌个倒栽葱之前拉住她。

如此一来，她更加沦陷进他的怀抱。

“我……我才二十岁，现在当妈妈太早了，我……我不要。”这儿是办公室，他绝对不敢乱来的，绝对不敢——吗？她突然想起老爸生前说过的话：贺家人从不照着游戏规则行事。

“没关系！”他的唇贴上她的耳垂，轻轻含住香泽微闻的柔肤。“现今的医学科技发达，有很多方法可以避免你太早成为妈妈。”

老天！他真的想……“那样”耶！似乎，每回她惹出他的脾气，他就喜欢对她动手动脚、亲亲抱抱的，上回在订婚宴上也是一样。敢情他把这招不入流的步数当成拿手绝活来着？

“不，还是不！我……我不喜欢你碰我。”湿热的气息吹进她的耳朵，麻麻痒痒的，她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“哦？那，你介不介意我向其他女人寻求慰藉？”他故意刺激她一下下。

“不行！”她大叫，俏脸渐渐沁出受到侮辱的红彩。“猪八戒！你不可以有外遇，否则我……我……”又“我”不下去了。“反正不可以就对了！”

“那——所以我只好从你身上下手喽！”

他猛地攫住她嫣红如玫瑰的唇瓣。

谙霓震惊得手足无措。

炙热有力的唇仿佛蕴含着无尽的索求，他的体温混合着男子气息淹没了她。她从未真正体会过男女之间相濡以沫的感觉。以往在美国虽然也曾被人亲吻，但以礼貌性质的轻啄居多。今天的激越情绪，她毫无经验——

她不知道自己的双臂悄悄攀上他的头颈，并未发现自己正在回吻着他。

她好软，好香！

寰宇没料到她会如此配合，不自觉放缓了温柔的攻势。她的反应满含着纯洁的羞涩，几乎是有些笨拙的，清新的气质令人不由自主地想接近——他及时克制住自己，在两人之间拉开些许距离。

原本只想“吓吓”她的，为什么结果出乎意料之外？他皱起眉头。

“如何？”沙哑的声音几乎不像他自己。“没有你想像中那么糟吧？”

“啊？”她恍惚迎上他的瞳眸。原来亲吻也能进行得如此……彻底。

“你……以后不可以再亲我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们不是‘真的’未婚夫妻。”

“要变成真的也行，我倒不介意啦！”他暗暗觉得好笑。狄小姐翻脸的速度当真比翻书还快。“如果你不嫌弃，我的办公桌其实挺好用的。”

“猪八戒！”他的脑子里永远只有那件事，当初替他加上“色情狂”的头衔实在太正确不过了。“你尽管去找其他女人好了，本姑娘不奉陪。”

她像阵风般刮出去。

总算走了！他叹息，坐下来把握难得捡到的安宁时刻。虽然她不全然是被他吓出去的，然而目的达到了便成，他不敢要求太多。无论如何，是她自己自愿离开的，他可没赶她走。

让她去其他部门逛逛，总好过留在这儿缠他吧？

谕霓已经观察那台影印机十分钟，最后实在看不下去了。

刚才她一路从十八楼晃下十五楼，遇上影印机的第一个受害者：宣传部的企划小姐。无论她如何敲打乱按，固执的影印机硬是闹罢工，她只好败下阵来，改为使用另一台机器；接着，一位秘书小姐也吃了它的闷亏；现在则轮到收发公文的小弟上场。

“机器坏了。”她忽然出声。

小弟惊跳起来。刚才踢打公物的举动全被人看见了。

“啊，这个，我，呃，不是我弄坏的。”这位小姐好眼熟。咦？不就是副总经理的未婚妻吗？她会不会去告状？

“你去拿把螺丝起子来。”以前在美国，家里故障的电器用品常常被她随便敲敲打打就修好了。一台影印机不至于难倒她。

“我看，我们还是找专人来修理比较妥当。”他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让副总夫人帮他修机器。

“何必？一点小毛病而已。”

小弟拗不过她，只好找了一把螺丝起子来。

谕霓先打开影印机前方的盖子，里头并没有纸张卡住，可见故障原因和送纸匣无关。她再打开炭粉盒，发现黑色粉末装得满满的，因此也非炭粉不足的问题。

她一一拆下触目所及的螺丝，把每个能够移动的部分都拆卸下来。半个小时后，完整的影印机散落成零星杂乱的机件，两公尺宽的走廊堆满了各式杂物，她仍然没找到毛病出在哪里。

小弟终于明白自己误上贼船了。

“狄小姐，我们把机器装回去好不好？”他担心这个月的薪水会变成赔

偿金。

“等一下，我一定要把毛病找出来。”她不甘心输给一台闹别扭的影印机。怎么可能呢？好端端的，它没理由“死掉”。会不会漏掉哪里没检查？她再次拿起每个零件仔细端详。

“对不起，借过。”

她蹲在地上，刚好查看到炭粉盒时，身前传来礼貌的催促。突然出现的大脚丫吓了她一跳，手中的炭粉盒自然而然飞出去，将对方的长裤挥洒为精彩的国画。

闯祸了！两个人当场愣住。

“老天！”受害者爆出愤怒的吼声。“我的裤子！”

“真是不好意思。”她赶紧拿起白纸替他擦干净，结果不擦还好，这么一擦反而更惨，原本的黑色粉末变成深墨色的印子。“噢哦！”

祸闯得更大了！小弟巴不得自己从没遇上这个女人。

“你看！你——你——”陌生人这辈子尚未见过比她更没常识的女人。“不用你多事，我自己想办法，该死！”

谄谀目送他离去。他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吗？不过是一条裤子而已，顶多她替他付干洗费嘛！真是小气！继续回头修理影印机。

“呃，狄小姐，我去叫修理部的人来。”小弟只想在她造成无法弥补的灾情之前及时找到救星。

“等一下，我想到了！”她确实漏查了一个地方。“八成是插头或电线出了问题。”

兴冲冲地拆开插头，剥下一小截电线皮，东转转西弄弄的，再满意地装回去。

“咱们再试一次。”插头的尾端仍然连接在主要机件上，如果有效，主机的指示灯会自动闪烁。

她把插头插进墙上的插座，满怀期待的眼光盯紧红色指示灯——

一分钟过去了，没反应！

“狄小姐……”

“别吵！再等一下。”她教训他。“成大事者必须具备足够的耐心，懂吗？”

小弟当下决定，与她争辩只是浪费时间而已。他明智地闭上嘴巴。

再过一分钟，依然没反应，接着，两人都以为自己弄错了——但，他们确实确实闻到一股奇异的焦味从插头部位冒出来。

“啊！烧起来了。烧起来了！”小弟尖叫。

这倒是始料未及的结果。

被她剥皮的电线正负两极不慎接触到，产生小小的短路，造成插头的塑胶外壳被热度渐渐融化。

“喂，别叫了，只不过熔掉一点点塑胶，又冒出一点点黑烟而已。赶快找东西灭火。”务必要在惊动其他人之前把事情摆平。“这层楼的消防器材放在哪里？”

“等一下，我去拿……啊！不行，来不及了，浓烟冒出来了。”

她原本还不紧张的，然而被他大惊小怪地嚷嚷起来，不怕也得怕了。
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两个人急得团团转，同时搜寻身边是否有合适的灭火工具。

“这里！”小弟率先发现“火焰的克星”。刚才修理机器时，他顺手把清

凉解渴的可乐放在墙角，现在正好派上用场。

“给我，给我！”她抢过铝罐，两个人都来不及细想，直觉将深褐色的饮料泼向作怪的插头。

嘶——浓黑色烟雾苟延残喘两声，终于心不甘情不愿地熄灭了。成功！两人正想跳起来庆祝，电插座突然爆出几串火花，绵密如雨的滋滋声从石墙内透出来，听起来仿佛科幻电影中的诡异生物在墙内钻动。他们还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，头上的灯管闪烁两下，然后就整排熄灭了。

此起彼伏的呼喝声、惨叫声、怒吼声从大楼的每个办公单位响起，虽然几秒钟之内备用电力就开始运作，然而对于众多流失的电脑资料而言，补救措施已经来不及挽救什么。

“电线走火不能用水淋！”她为时已晚地忆起。

这回，祸真的闯大了！八成是可乐跑进插座里，影响所有的网路系统，造成更严重的走火和短路。

两个人垂头丧气的，索性也不逃了，乖乖待在原地等着其他职员告御状。

她仿佛极端容易在贺家的地盘上惹麻烦，可见这是八字相克的问题，谁也怪不得谁。

既然有过前几次经验，或许这回寰宇不会太生气——对吧？

她暗暗祈祷。

谄媚乖乖窝在沙发里，圣伯纳犬“阿成”尽责地护卫着她。尽管贺寰宇才是它的正牌主人，然而基于异性相吸的天理，它选择忠于娇美讨喜的谄媚也就不令人讶异了。

此刻它的主人头顶上正冒出火山爆发的怒焰。笑口常开的俊脸上绷得紧紧的，像煞了他老哥们火大的模样。

贺寰宇从来不生气的！任何人都明白这点！即使他真正动怒了，外表也必定维持着惯有的开朗笑容——然后开开心心地报复回去。所以，今天的对峙局面可以说是空前的历史时刻。

“我是不是欠你几百万没还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或是我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让你看不顺眼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就怕这样。”寰宇努力捺下满腔的怒火。如果他们之间有过节，他还可以把一切差错归诸于她在报复，但是他们没有，因此他完全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来说服自己，她是无辜的。“那么麻烦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恨我？”

“唔？”阿成狐疑的狗眼端详她。

“哪有？阿成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绝对不恨他。”他怎么可以中伤她的名誉？他们之间没有过节难道不好吗？为何他一副难以平衡的样子？“我只想帮忙。”

他的拳头堪堪在桌面上方五公分凝住。停！贺寰宇，不能捶下去。暴怒的反应是你二哥的注册商标，你没道理抢他的饭碗。记住！一定要心平气和，别让这小妮子知道她整到你了。

他做完心理建设之后，缓缓呼出一口长气。

“公司的修缮部门有十五个专业技术人员可以搞定一台小小的影印机，

用不着你这个半调子出手。”是了，继续维持这种平心静气的口吻，待会儿再回房里尖叫。“你知道我今天有多倒楣吗？先是被你耗掉整个早上，完全没有任何工作进度可言。大哥出门在外已经让我的工作量加重了——”

“贺大哥去度假怎么可以算在我的帐上？”惹出麻烦她当然肯认错，不过把其他杂七杂八的因素归咎给她可就是他的不对了。

他不理会她的插嘴，继续说下去。“接着，一个客户临时出了点状况，取消了我们一个月前就已预定好的会面——”

“那个人不讲信用和我没关系吧？”她才不想当冤大头。

“然后你又试图放火烧了贺氏总部。”

“唔？”阿成巨大的脑袋从她膝上抬起来，似乎非常惊讶小美人儿居然是个恐怖份子。

“阿成，不要怀疑。”寰宇摇晃着食指向它保证。“她差点烧了‘贺氏’，害我们破产，如果当真被她得手了，咱们从此只能以讨饭为生，你也会变成一只无家可归、没人收容的野狗。”

“汪！”阿成立刻换坐到他身旁。明智的抉择！

可恶，她又不是故意的。

“好嘛！大不了以后我别碰影印机。”这就得了吧？

“影……”他终于体会到哑口无言的滋味。狄谳霓似乎还没搞清楚情况，整桩事件和无辜的影印机根本扯不上关系，惹出祸端的人是她！“算了，反正这几天你先别到公司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甜蜜的笑容终于垮下来。“成天闷在这里好无聊，让我跟去啦！我保证不再惹事好不好？”如果他想藉此来惩罚她，那么他的目的达到了。

寰宇正想回答，陈管家端着几味北方小点心走进客厅。三兄弟以前绝少在下午时分回来过，何况在上班时间翘班。因此，想也知道，狄小姐肯定又闯祸了。

“三先生，吃点小笼包。”陈管家故意绕了一大圈，尽量避免从她的附近经过，省得又沾上她的楣气。

如此明显的举动教人很难视若无睹。

谳霓认为自己受到强烈的侮辱。

瞧他们戒备森严的表情，活像她是瘟疫或害虫似的！她又没做什么，只不过无意间打了寰宇的眼睛一拳、让他半夜跑去狄家救她和表姊回来、害他和她叔叔打起来、轻经敲中陈管家的鼻梁、不小心烧掉公司的电线系统……

仔细算一算，她的记录好像满辉煌的，再加上这一切全发生在短短的十天之内……好吧！她确实有一点点太过火了。然而，任何人都有资格获得将功赎罪的机会，她也不例外！

“陈先生，点心交给我就好。”她殷勤地迎上去，决定好好向他们赔礼。

“不用、不用。”陈管家连忙后退三步。菩萨保佑，别让她再接近他。

“没关系，交给我，你去忙你的吧！”他何必这般提防她呢？只是一笼包子而已，包子又不至于造成惨痛的损失。

“不不不，真的不用了。”陈管家把盘子高高举到头顶，宁死也不愿交给她。

经验告诉他，任何无害的物品到她手中都会变成致命的武器。

一颗小笼包悄悄滚出瓷盘外，落在他的脚旁。

谕霓体贴地替他注意到了。

“陈先生，当心——”她好心捉住它的手臂，以免他继续后退，踩扁了包子。

陈管家吓坏了，几乎可以看见恶运之神的魔爪顺着她的小手爬进他体内。老天爷为何要惩罚他？他下意识后退一步，脚下蓦然间踏中一个滑不溜丢的物体。

“当心！”

太迟了！陈管家顺着小笼包的势子滴溜溜地滑出去，脊梁率先着地，臀部其次。一时之间瘫在地上爬不起来，连呼吸都给摔断了。

寰宇和阿成目瞪口呆，愣坐在沙发里看着陈管家二度牺牲于她手中。

这个女人绝对是黑煞星下凡，毋庸置疑！

“别动！”他立刻阻止她弯身扶起陈管家。

她忍不住觉得委屈。他为何用充满了惊慌、恐惧的眼神注视她？“你也看到了呀！是陈先生自己踩到包子，又不是我害他的！”

他抢上去扶起陈管家，两个人外加一只狗马上退至离她最远的角落。

“谁害谁都无所谓，反正你短期之内别到公司去。”阿弥陀佛，从不迷信的他此刻却考虑着是否该请个法师来家里做法。“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即使你不惹事，事情也会自动来惹你，你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。”

对其他人而言，比较安全！

“噢！”他们真的把她视为瘟神了。她垂头丧气地走向楼梯，打算回房里大哭一场。

“谕霓？”

“嘎？”

“过来。”

她乖乖走过去，注意到陈管家在她接近之前，一溜烟逃出客厅。她更加沮丧。

“干什么？”声音有气无力的。

该死！她看起来仿佛被人踢了一脚的小狗，他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兴起应该补偿她的冲动。明明是她犯错，不是吗？

“咱们来打个商量，下星期一我和客户约好了吃午餐，你可以一起去！”成天把她关在这里也未免太无人道了。“至于其他时候，除非有我陪着你，否则不可以一个人四处乱跑，知道吗？在你结婚之前，狄家的人随时可能把你绑回去。”

“嗯。”她依然病恹恹的。

唉！狄谕霓可怜兮兮的表情实在很可爱，他忍不住想吃她一点豆腐——

热呼呼的唇瓣贴上她的樱唇。

对了，差点忘记她的“惩罚之吻”。她终于明白，通常寰宇并非因为起了坏心眼才会吻她，而是因为她做错事或惹他心烦。

她泫然欲泣地承受他的吻，而后静静推开他，转身上楼。

她的反应再次挑起他浓浓的罪恶感。做错事的人确实是她呀！他并没有对不起任何人。

他实在不明白，自己怎会轻易被一个小女人的蹙眉叹息所影响？

“阿成，如果我逃婚，你觉得老大会不会天涯海角地追杀我？”他的心

情跟着阴郁起来。

“汪！”阿成回答。

“我猜也是。”他切切哀叹。然而，只要思及未来五年的婚姻生活，一身冷汗马上扑簌簌地流淌下来。

多往好的方面想想吧！他试图乐观地说服自己。目前为止，从打架到电线走火，所有最惨烈、最糟糕的情况都已经发生过了，她根本不可能再造成其他更严重的损失，不是吗？

## 第四章

她赶跑了“贺氏”举足轻重的客户！

后来，寰宇自动修正对她的看法。或许她不是瘟神或黑煞星转世，而是敌人派来摧毁贺家的秘密武器。

“饮仙阁”位于阳明山上，景致清幽，以各式调酒和小菜闻名，店面内部颇为宽敞，却不像一般商业人士惯于洽谈生意的地点，因此寰宇与客户相约在这里倒是令她惊讶。

“何先生是这间酒馆的常客。”他解释道。

原来如此，可见这位何先生的品味相当高雅，比其他生意人的世佻高明了几分。她心中先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客人产生些许好感。

“你们今天打算谈什么生意？如果两方无法达成协议怎么办？”

乌鸦嘴！他白她一眼。

“何远达是美国‘华人财阀’的首脑人物，性子非常古怪，难缠得很。过去半年来，老大已经和他协商过无数次，希望和他合作开发一项新型的高科技产品，他却迟迟无法做出最后的决定。我打算在两个月之内把这桩案子了结，免得夜长梦多。”他的心头突然窜过无以言喻的不祥感。依照谪霓前科累累的记录来看，带她同来会见何先生，会不会是一项错误的决定？

应该不至于！他说服自己。到时候顶多吩咐她从头到尾一句话也不准说。一个哑巴女伴总不会造成太惨痛的破坏吧？

“贺大哥花了大半年都谈不成的事情，你说两个月搞定就两个月搞定吗？”她才不相信。

“废话，当然以我设定的时间为准！”这女人分明看不起他。“小姐，给点面子好吗？老大在公司里专司运筹帷幄的工作，二哥则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医学研究上头，偶尔才出出点子帮忙，他们设计好的企划案全靠我付诸实行。你以为我‘执行部队’的名号混假的吗？”

“那又如何？他们用头脑吃饭，你却专门替他们跑腿，说出去也不见得有多光彩。”反正她永远找得出话来贬低他就是了。

寰宇为之气结。

“对不起，我来迟了，路上遇到塞车。”一个礼貌的男声自谪霓背后响起。

他们同时起身迎接新来的客人。

视线相交的瞬间，谪霓直觉这位先生的脸形相当眼熟，忍不住侧头想了一想。

他大约四十出头年纪，相貌平凡，和街上绝大多数的过路人一样缺乏特色，那么，她为何会觉得自己仿佛见过他呢？何远达深思的眼光紧瞅着她，似乎也有相同的熟稔感。

寰宇开始对两人出乎寻常的沉默暗叫糟糕。

啊！她想起来！他就是上个星期被她用炭粉弄脏裤管的男人。

“小器鬼！”

“冒失鬼！”

蓦地，两人指着对方鼻子异口同声大叫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何远达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女人竟敢用如此大不敬的语汇称呼他。

“你叫我的名词也没多好听呀！”一报还一报，咱们大哥别笑二哥！

“我叫错了吗？你拿起炭粉盒子随便乱洒，弄脏了我的长裤，害我临时取消当天的约会，难道不是冒失鬼？”

那天令何远达无法赴约的原因便是她？寰宇简直欲哭无泪。为何他身旁看似与她无关的人，最后都会和她扯上关系？而且还扯得莫名其妙，让他防不胜防。

“弄脏你的长裤确实是我的不对，我已经道过歉了，还主动提议赔偿你的损失。一桩小事就能让你记恨到现在，我叫你‘小器鬼’也没什么不对呀！”她愿意致歉，却讨厌向气焰太嚣张的人屈服。

柯远达愣了一下。他纵横美洲商场十几载，政商界的大人物看见他尚且必恭必敬的，岂料这个女人不但开口骂他，还强调自己骂得没错，莫非她向老天爷借了胆子？

“贺先生，这位小姐是谁？”浓黑的眉毛蹙了起来。

“她是——”寰宇的脑中闪过无数个贴切的名词：楣星、灾星、恶运的化身、生命的绊脚石、胸口永远的痛。最后，他重重叹了口气，选中一个完全符合她身份的名号。“她是我的未婚妻。”

何远达眼睛瞪大的程度令她叹为观止。她首次发现，原来眼球的直径和嘴巴差不多。但他的下一句话摧毁了她欣赏“奇景”的心情。

“贺先生，听说一个男人择偶的眼光也反映出他的行为能力和智慧。”他的话语毫无任何讽刺的意味，仅仅像老前辈对晚辈提出慎重的警告。

谄谀暗暗火大。她啥都没有，自尊心最多！

“那么我的未婚夫显然具有高度的智慧。”

这种时候她就懂得赞美他了！寰宇搞不清楚自己该哭还是该笑。

“拜托，两位，我们坐下来谈好吗？”他早该明白，在狄谄谀面前绝没有风平浪静的事情。

于是，两个男人齐齐挑中她对面的位置——因为那个角度离她最远——再同时望进彼此警觉的眼底。

“贺先生，她是你的未婚妻。”何远达提醒他。

换句话说，坐在她身旁是他的天职。寰宇带着一声莫可奈何的长叹，屈服了。

她开始对两位男士无礼的行为感到生气。如果被其他不明内情的旁人看见了，八成会以为她有传染病或麻疯病哩！管他的，待会儿无论他们谈到什么，她一律保持沉默，倘若合作计划最后破裂了，寰宇可不能再把责任归罪到她头上。

“小姐贵姓？”瞧她倔强不悦的表情，似乎打定了主意不赏脸，何远达的心头开始泛起浓浓的不悦。

她没搭腔，晶亮闪烁的眼眸瞟向未婚夫。两分钟后，寰宇终于忍不住了。

“谳霓？”基本上，“贺氏”和“华人”的合作案是彼此互惠的，因此他和何远达处于平等的地位，本来就应保持不卑不亢的原则。然而，自从知道谳霓和对方结下梁子后，他立刻觉得矮了人家一截。“何先生在问你话呢！”

“我知道他在问我话。”她又没聋。

“那你就回答呀！”她偶尔让他好过一次会死吗？

“问题是，如果他真的很小器，我开口说话只会让他更反感，那么你们的合作计划就会谈判破裂。依照我对你的了解，最后你一定会把责任推给我，怪我搞砸了你的生意。既然如此，我何必开口当冤大头？”是他硬逼她说实话的，可别怪她。

寰宇根本不敢侧头打量何远达的表情。想也知道，原本就脾气短路的何先生脸色必定极端难看。

他终于确定了。今天带她同来赴约绝对是致命性的错误。

假如他剪掉她的舌头，老天会惩罚他吗？应该不会，上帝偏袒正义的一方。

“谳霓，你想不想去化妆室？”他强挤出笑容。

而柯远达的脸色已经紧绷得足以吓坏小孩。这女人居然再度侮辱“华人集团”的总裁肚量狭小！

“不想。”他又想嘲笑她“蓄水功能”有问题吗？

“我看你还是进去补补妆、洗洗脸好了。”

“我又没有化妆。”

“那你就进去化呀！”他咬牙切齿地迸出话。“最好半个小时以后再回来！”

“噢！”她明白了。他的言下之意就是，有她在场，事情只会越弄越糟。好吧，走就走，希罕吗？“你们慢慢谈，我失陪一下。”

亏他出门前承诺，今天谈完正事就陪她到处玩玩走走，结果出来不到一小时，她的好心情已经被破坏殆尽。

倘若她事先猜得到何远达就是那天的小器鬼，她一定会坚持留在家里，免得误了他的大事又要挨骂。因此，要怪只能怪她母亲没将她生成未卜先知的算命仙。

不过，为何以往从未发生在她身上的巧合，与他在一起时全发生了？由此可知，她和贺寰宇的八字相克，这不是任何人的责任。

她在化妆室里磨磨蹭蹭老半天，待满三十分钟才踏出门槛。

甫出门外，一道窈窕的纤影无意间闪入她的眼角。彭珊如？如果她没看错，刚刚踏入店里的美女应该是她未来的二嫂。

彭珊如尚未察觉角落里的寰宇，直直走向吧台旁的小圆桌，一位男子已经等在那里。

彭珊如和其他男子幽会！

谳霓捺住满心的讶异，偷偷溜回位子上坐定。那个男人隐藏在盆栽后面，从她的地理位置无法看见他的形貌。

“你回来了？”幸好他们的交易大部分谈妥了，只差签约的手续而已，

即使她有心搅局也无法改变什么。寰宇微微心安了些。

“喂！”她努力把椅子往后挪，试图找到合适又清楚的角度，非得看清那个男人的长相不可！贺二哥莫名其妙被人扣上绿帽子，她拚了命也要替他讨回公道。

“两位有空时，不妨来美国让我尽尽地主之谊。”何远达决定趁早离开，以免这女人再度向他的脾气挑战。

“当然。谕霓，你觉得呢？”老天保佑，让她的回答正常一点，不要惹出其他麻烦。

“觉得什么？”啊！她看见那个男人的手了，修长有力，很有钢琴家的味道。

“何先生邀请我们一起去美国玩。”她又想干什么？自刚刚回到座位开始，她一直不安地动来动去，他已经丢过去好几记警告的眼神，她却完全没接到。她的椅子倘若再往外挪一些，就坐到走道上去了。

他的脚掌暗暗抵住她的椅脚，防止她继续后退，否则她极有可能退到别人的桌位。

“噢，不用了，我没空。”哎哟！彭珊如居然把玩那个男人的手，太邪恶了！

这种举动应该只存在于情侣或亲人之间。对了。那个男人会不会是她堂表兄弟之类的？

“我想，狄小姐的意思是，我们过一阵子再去拜访你。”寰宇替她打圆场，这女人分明想让他难堪。

“也好。”何远达的脸皮拉不下来，原来有些人光凭一句话便可以达到激怒和侮辱的双重效果。“既然狄小姐的兴致‘高昂又热诚’，或许我们的签约细节可以到美国再谈。”

这句话已经藏有明显的威胁意味。他当然知道，威胁“贺氏企业”的人绝非明智之举，一旦惹火了贺氏兄弟，他的组织也占不到便宜，然而狄谕霓从一开始就让他如坐针毡，他着实捺不住教训她的冲动。

“好啊、好啊！”她随口应了一句。“先把它暂缓下来好了，以后大伙儿有空再慢慢谈。”

他们很讨厌耶！她有太重要的事情必须处理，他们偏偏叽叽咕咕地聒噪不停。

啊！彭珊如和那个男人站起来了，好像打算离开，她该不该找寰宇一起跟上去看看？

“既然狄小姐这么说……”何远达干笑两声，这回可被自己的话给困住了。

这一刻，寰宇多希望杀人在台湾可以合法化。他辛辛苦苦敲定的生意，她居然一句话就砸锅！

“呃，何先生，谕霓对这次的合作计划并不了解，你不必把她的话放在心上。”

他试图亡羊补牢。

“是吗？”何先生赶紧顺着台阶转了转口风。“好，那么一切就按照我们刚才商定的……”

砰！她连人带椅跌在地上，巨大的声响吸引了绝大多数客人的眼光。

“谕霓！”她安安静静地等他谈完生意难道会死吗？

“都是你！”她手忙脚乱地爬起来。他的大脚丫子偷偷抵住她的椅脚，也不通知她一声，害她用力过猛，当着众人的面摔倒了。

咦？彭珊如呢？走掉了没有？

没有！她和那个男人随着众人的眼光看向他们！

被发现了！

“寰宇——”她赶紧拉拉他的衣袖。

他懒得理她。

“何先生，我们另外再找个时间详谈。”狄谳霓简直丢光了他的脸。下一回除非他疯了才会带她同行。

“对对对，以后再说。你先离开好了，我会提醒寰宇和你联络。”她忙不迭下逐客令，然后立刻忘了何远达这号人物。“寰宇，他们——”“狄、谳、霓！”他咬牙切齿。

不管了，他要掐死她，马上动手，谁都别想阻止他！

“嗨！彭小姐。”她压根儿不把他环上颈间的手掌当一回事。

“呃，嗨！”彭珊如几乎没哭出来。第一次和未婚夫以外的男人幽会就被熟人撞见，而且还是未婚夫的小弟和弟妹，这厢该如何解释才好？

“这位是？”好有味道的男人！尽管满心忠于贺二哥，她仍然必须承认，彭珊如的新男友确实有条件成为一个“成功的奸夫”。严格说来，他的容貌及不上贺家兄弟的俊美，然而他的眉宇间透出几分诱人的邪气，周身流转着潇洒倜傥的男性魅力，以女性的眼光来看，无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。

“他是——我的朋友。”彭珊如含含糊糊地回答。在这种时候，答案越是模棱两可越不会出错。

骗鬼！谳霓不屑揭穿这种不入流的谎言。死寰宇，他不赶紧捉奸，还猛盯着她做什么？

“敝姓冷，冷恺群。”没想到，彭珊如的奸夫居然主动打招呼。“想必你就是寰宇的未婚妻。”

他认识寰宇！谳霓瞪住他。

冷恺群的风度无懈可击，慑人的微笑仿如放蛊般挑动着女性的心弦。

帅得不像话！就她见过的男人而言，他恐怕是唯一在外表上足以与三兄弟匹敌的对手。

若非她对贺二哥的忠诚占了上风，难保不会当真被他勾走。

贺二哥，当心喽！敌人来势汹汹。

她的手肘顶了顶寰宇，期待他能做出适当反应。死瞪着她有什么用？难道人家会被他的凶模样吓跑吗？他可别对自己要求太高。

“冷先生！”寰宇的心思压根儿没放在敌人身上。他要掐死她……不，掐死她太难看了，他要拿刀子捅她，直接刺入心脏，一刀毙命，干净俐落，然后再逃亡到天涯海角，谁也抓不到他。

“你和何先生正在讨论那个合作计划？”冷恺群魅惑的眼转向他们的客户。

“贺氏”和“华人”即将合作的消息已经喧腾好一阵子。

“那个‘曾经’打算合作的计划。”何远达冷哼一声。为何临时又冒出一对陌生人搅局？他可不是没脾气的，既然“贺氏”方面没给他应得的尊重，他何必继续留下来让人忽视和侮蔑？“贺先生，看来今天的场面不太适合讨论公事，咱们或许该找个机会另外谈一谈——等狄小姐‘有空’的时候。”

“当然。”寰宇决定了，斩草先除根，他非宰掉姓狄的女人不可。回家立刻动手，尸体可以埋在后院里，五十年后方可能被人发现，他有充裕的时间计划逃亡路线。

“看来你们的讨论过程不太顺利。”冷恺群对着客户离去的背影挑起眉头。

“恺群……”彭珊如想插嘴，但是没人理她。

“你也认识何先生？”谕霓的下巴又掉下来。显然这男人颇有两把刷子。他不但熟识贺家的人，连贺氏的客户也了如指掌。超级劲敌！“呃，寰宇，你有没有任何事想对‘他们’说的？”

寰宇仍然处于自我说服的心理阶段：坦率直言和惹麻烦是狄谕霓的天性，他应该拿出包容的情操，谅解她的无心之失，毕竟狄家的血缘本来就有问题，从她亲戚的言行举止就能看出一些端倪。他当然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本性“营养失调”而毁灭她，是不是？

才怪！他决定不再容忍她了，总之，今天非把所有烂帐算个清楚不可。

“跟、我、回、去！”他的眼中根本无视于强做镇定的彭珊如，和一脸无事人的冷恺群，勉强从微笑的嘴角迸出话。

“可是——”彭珊如和她的奸夫怎么办？“他们——”

“你少管别人的闲事。”他掀起她的领口，笑容已经成为俊脸上僵硬的面具。

“还是多多担心自己的小屁股！因为它马上就要挨揍了。”

“嘎？为什么？”她明明记得自己今天没说几句话，难道连这样都会出事？

而且，他为何笑得这么丑？如果不想笑就别笑，破坏形象！

“走！”他拎着她转身就走。

这回谁都别想拯救她！

锐利的尖叫声贯穿整座宅院。

久违了，女高音！陈管家和钟点女佣同时停下手边的工作，聆听卧室里传出来的激烈战斗。为何娇小的身子里竟然潜藏着如此巨大的嗓门？他们永远猜想不透。

“不要，不要，放开我！”

啪，另一记降龙十八掌狠狠打在她的屁股上。

“不……要……啦！哇……”终究忍不住哭了。

“哭！哭有什么用？你还可以哭给我看，我呢？我找谁哭去？”一辈子没闹过的乌龙全给她闹遍了。明明该开口的时候她却要当哑巴，不该说话的时候她又口无遮拦。倘若换成他是何远达，只怕也会被她的态度气坏脑袋。

“贺氏”和“华人”两大财团努力了大半年的计划，就此毁于她的手中。

啪，再赏她一下，多多益善！

“我……我又没有……做错什么……”谕霓趴在他膝盖上放声大哭。他居然打她屁股！

除了她父亲之外，从来没人打过她纯洁的屁股！

“没做错？”光凭这句话就该再赏她一记。“我和何先生原本已经谈妥了，如果你表现出一点基本的教养，他哪会被你气得临时变卦？”

说她没教养？他该死！

“变卦的人是何先生，你应该去打他才对呀！”她从他膝盖上坐起来，挥去俏额上流消的泪痕，忿忿替自己伸张正义。

她还认错？他冷然瞪着她，良久不发一言。

谳霓开始觉得浑身不对劲。此时寰宇瞪她的眼神像透了订婚当天贺大哥打量她叔叔的眼光，怪恐怖的！无怪乎叔叔们随便交代几句场面话就离开了。

“难道我说错了？”气势当场软了下来。

他依旧不吭声。

“你可以反驳我。”寰宇很少用这种眼神端详她。事实上，就她印象所及，几乎没有。

她的心头惴惴惊跳着。

他放开她，径自离开她的房间，头也不回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他生气了？一定是。以前他也生气过，但是不到三分钟又会和她有说有笑，向来气不了多久，为什么这次的反应奇特透顶呢？

他刚才抿嘴打量她的表情好冷漠，恍如瞪着陌生人一般。他真的不打算理睬她了吗？

她莫名产生想哭的冲动。

寰宇关在书房里大半天，直到太阳西下，心情才稍微平复了一些。

于是他拿起话筒，向远在梨山的老大诉苦。

贺家两个弟弟共同的特征：平常虽然爱扯彼此后腿，一旦发生问题，仍会不约而同地找上老大寻求支援。

“她永远认为自己是正确的。”他喃喃抱怨。“无论我如何骂她，她总是找得到理由反驳。”

“嗯！”鸿宇向来惜字如金，今天晚上特别严重。

“她烧了‘贺氏’还不过瘾，又赶跑了‘华人集团’！”

“这些事情我已经知道了。”鸿宇打断他滔滔不绝的抱怨。

“难保以后她不会逼走我们，自个儿坐上贺氏大龙头的宝座。”他顿了一会儿。

“什么意思？你已经知道了？”

老大当真具有广大的神通，即使远在梨山也能获得台北的一切消息？

“谳霓昨天傍晚打电话给我。”

那可更奇怪了！好端端的，她怎会想到打电话给老大？

“你确定是‘她’打电话给你？”寰宇存有几分怀疑。

“非常确定！为了那通电话，我女朋友和我呕了大半天气，你说，我能不确定吗？”

“又惹麻烦了？哈，那么肯定是她没错。”他漾开恶意的微笑。“她打电话给你做什么？诉苦吗？喂，大哥，你可别听信她的谗言，我对她堪称仁至义尽了。”

“你非把她形容得一无是处吗？”可以想见，倘若兄弟俩面对面，鸿宇现在应该拧起了眉头瞪他。“谳霓替你打电话来求救的。”

“嘎？”这是他压根儿意料不到的答案。“为什么？”

“她知道自己最近替你带来很多麻烦，所以央求我抽空回台北看看，顺便说服爸爸答应你们俩解除婚约。”换句话说，人家想解救寰宇脱离苦海。

这个笨弟弟！

“噢！”他沉默下来。会吗？其实她心头明白自己制造了多少麻烦，只是嘴里不说？

“寰宇，”鸿宇颇觉得无奈。他的问题已经一团糟了，偏偏小弟喜欢加进来凑热闹。

“多替谳霓想想好吗？她从小失去母亲，十二岁起父亲患上重病，周遭环境又不容许她轻易向别人示弱，但是这并不代表她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。她已经非常努力地想溶入你的生活圈，其中难免发生一些弄巧成拙的情况，但她绝对是无心的，别把她想像得太恶劣，明白吗？谳霓不会为了报复而故意整得你七荤八素，她不是那种人。”

仔细想想，在谳霓二十多年的生命中，上天已赐与她够多的挫折，先丧母、后丧父、再加上亲戚的垂涎，一路上行来，她承受过太多太多。来到贺家之后，她也不过以着一贯直来直往的脾性应付所有考验而已，后来虽然惹出一堆麻烦，却也替他带来更多乐趣。或许，他对她要求太多了……

该死！他又产生罪恶感。每次都这样，明明做错事的人是她嘛！

“我知道了。”他放下话筒，缓步晃出书房。

天色昏暗，已经过了晚餐时分。她和他一样滴食未进吗？

来到她的房门口，隐隐听见里面传出断断续续的抽泣声。

“霓霓？”他轻轻推开房门，哽咽声随之中断。“你睡着了？”

室内暗沉沉的，床上隐约突起一团黑影。

“唔……”阿成从床上坐起来低鸣。

他走过去，扭开床旁柔黄色的台灯，大狗狗的软毛有一部分纠结成一团，似乎浸过水。

谳霓猛然受到光线的刺激，立刻将俏脸埋入阿成的背上。短短的一瞥，已足够让他瞧见红肿潮湿的眼圈。显然阿成的“衣服”是被她哭湿的。

“别哭了。”他推开阿成，探手将她濡湿的脸按入怀中。“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，没啥好哭的。”

“……我知道你很生气……”细如蚊蝇的嗓音从他胸前飘出来。

“哪有？谁都晓得兄弟之中只有我的脾气最好，从来不生气的。”

“我……我害你和别人打架……”

“不算你害的，我本来就喜欢揍人。”

“你刚刚说自己的脾气很好……”

他翻个白眼，即使在这种时候她也想反驳他吗？好心没好报。“泥人也有土性子！”

“嗯。”她暂时接受他的安抚。“后来我又差点让公司着火……”

“你好心想修影印机嘛！”

“还把何先生的生意搞砸了……”

“都怪他没风度。”

“然后我又作了噩梦……”

噩梦？他可没辙了。

“告诉我你做了什么噩梦？”他调整姿势，把她抱坐到膝上，准备听故事。

“我梦见自己小时候的事情。”她靠在他的肩上，宽厚结实的胸膛带给她短暂的安全感。“在一间很大的庭院里，有个男生陪我摘花，陪我玩。爸爸

站在屋子里看着我们……”

梦中的景物依稀和贺家大宅有几分相似。她没告诉寰宇，梦中的小男生几乎和他一模一样，相像得令她心慌——

“听起来不像噩梦。”他捺下无奈的叹息。

凭他的力量，已经足以满足许多人的愿望。奈何她所需要的偏偏总是他给不起的，譬如说，她父亲。

“后来爸爸突然消失了，我很惊慌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只好回头向同伴求救。那个小男生却忽然发脾气，转头跑掉了，无论我如何叫唤他都不肯回来。”她几乎是自言自语的。“他们全都一样，自顾自走了，留也留不……”

记忆中所有关心她的人或她关心的人，最后总会离她而去，没有例外。为此，她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带有不祥的命运，才会令每个接近她的人得到凄惨的下场。

“我是一颗灾星，接近我的人都会走楣运。”

他点点头，又赶紧摇摇头。“胡说，巧合罢了！”

“可是，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倒楣。”

“那倒是真的。”他不能昧着良心否认。“但是我不会离开你。”

慢着，他刚刚说了些什么？他当然会离开她，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已。

“你会的，一定会。”她低头把玩他的大手，眼泪不慎滴上他的手臂。“你们都会……”

他有些了悟。其实，谶霓并不奢求什么——只想握住一双坚定的手，一双不会轻易消失的手。然而她从没如愿过。或许便是这份自伤的情怀促使她主动向大哥提出解除婚约。毕竟早些离开他，也好过他日后抛下她不管，不是吗？

心头蓦然涌上一股莫名的冲动，强烈得令他无法解释它的来由。他脱口而出：“我保证，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，我绝对不会离开你。”

永远不会！

她抬头，圆灵的眼神衬着泪珠，在夜色中反照出晶莹剔透的光泽，波光潋滟的眸色中晃漾着迟疑、犹豫、不安，和几分难以置信的惊喜……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！”

这一生，两人恐怕注定了纠缠不清。从他们初见开始，一根牢牢的绳索便绑缚住彼此；即使他们用尽力气拆解，困锁的红线依然强韧牢固。纵然外面的世界递嬗了几番千秋，红索仍会引领他们回到彼此身边，无论愿与不愿。

缘分，永远令人无法找到合理的藉口推拒。

“我很黏人的，恐怕你很难丢开我了。”他轻轻抵住她的额头，眼与眼相对，唇与唇相贴——

他的嘴角挂着一抹奇异的浅笑，令她觉得安全，一如他的胸壑。冥冥中，两人仿佛交换了某种迷离的心誓，神秘难言，却再也拆解不开。

再也拆解不开了……

## 第五章

寰宇感冒了。

他也后悔了。

简直没事找事做嘛！无端端的揽个大麻烦上身，还答应她永远不离开，这下可好，他一辈子别想甩掉她了。

上个星期老大带着郁闷的心情回到台北，显然在梨山吃了某位小姐的闷亏。全靠他和谖霓插科打诨，外加奉送免费的泡妞秘诀才让老大的心情拨云见日。

眼看大哥打道回梨山，公司里风平浪静，谖霓又成天嚷着想学游泳，于是他特地拨出一个宝贵的下午教她。然而事到临头，姑娘她硬是站在池子边吓得浑身发抖，任凭他说破了嘴也不肯下水。

有没有搞错？是她主动提议学游泳的，他可没强迫她学，他率先“下海”了，她却干干脆爽地站在池子边耍赖。等到他站在泳池中央连打三个喷嚏时，一切已经太迟了。

“你感冒了。”她松了一口气，然后开开心心地叫他上岸，把他用棉被包成一团塞进床上，替他张罗姜汤。

自从认识她以来，狄谖霓几曾对他这般温柔体贴过？他早该知道的，待在她附近他只有倒楣的份。

过了两天，他的烧热渐渐退去，谖霓依然不准他下床。

当然不准喽！她太太太了解他，泳池事件让他吃了闷亏，等他感冒痊愈后，肯定会坚持她下水赔还他一次。两相选择之下，她宁愿当女佣也不要变成落汤鸡。

“我要下床。”寰宇向她挑衅。

病中的他，百分之百像个闹别扭的小孩。

“再等一会儿，下午医生会过来为你检查，除非有他的同意你才能下床。”换句话说，她可以把“落水典礼”延后半天以上。

“我已经痊愈了。”他扬高骄傲的鼻子。

“你不是医师。”她尽量以百般容忍的口吻开导他。

“我的二哥是。”仿佛他也因此而感染到神奇的医术似的。

“好，等医师来了，确定你没生病，我再让你下床。”她开始替他削苹果。

“哼！”他的嗤笑声充满不屑。

以往谖霓一直觉得病人就是病人，不管他如何坚强，病人永远不可能看起来像皇帝，即使生病的人是皇帝也一样，然而寰宇却设法办到了。他双手盘胸、靠躺在床上，傲慢的表情传达着一个讯息：“因为我认为自己没生病，所以我就是没生病。”

或许贺家兄弟之中，应该由他出面学医。

“医师来了。”陈管家进来通报。

“谢谢。”她起身走出房间，本以为会看见贺家专属的家庭医生上楼，结果提着公事包的人却是贺怀宇。

陈管家向她眨眨眼睛，狡黠的老狐狸神色令她有了几分了悟。哈哈！贺寰宇，显然生病中的你已经弄得天怒人怨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怀宇一脸茫然。他才刚从高雄的医疗会议赶回台北，三魂累去了七魄，正准备先回老家大睡一觉再回新店住所时，老管家和小师妹

却用充满期待的眼神迎接他。

“我做对了什么？”

他为何突然之间大受欢迎？

“寰宇感冒了。”两人异口同声回答。

“噢！”他明白了。“他让大伙儿的日子很难过，是不是？”知弟莫若兄，臭小子的毛头脾气他比任何人都清楚。整人的时间到啦！“交给我！”

他的精神全数回笼，迅速回房穿戴好全身的披挂：白色医师长袍、听诊器、医疗箱，一副大医师巡房的模样，威风八面地走进寰宇房间。

“病人在哪里？”

寰宇正郁闷地咀嚼谄谀硬塞进他嘴里的苹果，猛然回眸，发觉二哥出现在他的房门口，还摆出随时准备动大手术的阵仗，苹果核差点哽在喉咙里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根据以往的经验，二哥在他最脆弱的时刻出现，通常只会让他变得更加脆弱。“落井下石、替对方的两肋插上刀”是他们兄弟对待彼此的一贯政策。

“你生病了。”怀宇神气的剑眉揪得紧紧的，眼瞳中透出无尽的关怀——所以才令他更担心。“我替你检查看看。”

“不必，我两天前就退烧了。”危险！最近的逃生出口在哪里？

“别胡闹，只有小孩子才怕看医生，你已经是男生了。”怀宇捏了捏他的脸颊，爱怜横溢的表情令他全身的鸡皮疙瘩冒出头。“来，先量个体温确定有没有发烧。”

“我哪儿都不烧，你快滚吧！”

怀宇径自取出一个诡异的体温计，细细的身体配上超大圆球状的底端，不祥的预感立时在他体内泛滥。

“那——是什么？”他警觉地盯住不明圆柱物体。

“体温计。”怀宇的神情关切而无辜。

“测量哪里的体温计？”

怀宇挑高一边眉毛，不搭腔。

这种表情即代表着：有问题！即使他极少接触医疗器材，寰宇依然可以肯定，那种体温计绝对是测量肛温的。

“姓贺的，我郑重警告你，如果你敢把那个东西插进我身上任何一个部位，我保证和你拚命。”他们最好别当他在开玩笑。

怀宇想了一想，决定暂时屈服。

“紧张什么？测量哪里的体温不都一样？”转身拿出另一个“正常”的体温计射进他嘴里。

“是吗？”他开始怀疑有多少无辜的冤魂丧生于怀宇的魔掌里。

“三十九度半。”一分钟后，大医师抽出体温计宣布。

怎么可能？

“让我看看。”烧到三十九度半，他早昏睡不醒了。

“喏！”体温计从他眼前晃过去，他连水银的颜色都来不及看清楚，它又被丢回医疗箱里。“按照你的病情来判断，起码得打上一针。”

“你疯了。”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。

“或许吧！”怀宇回头，窸窣窸窣地摸索起来。“记得克制自己一点，大男人打针的时候又哭又叫的，会严重损害形象。谄谀？”

“来了。什么事？”她和陈管家站在走廊上竖了耳朵偷听，不期然间

听见自己的名字，连忙跑近贺二哥身旁助阵。

“我要打针了，替我按住他。”怀宇庄严肃穆地吩咐。

“喂，你们别乱来！”分明侮辱他！他何曾在打针的时候哭叫过？

“好好好，不压住你也行，只要你忍得住。”怀宇和颜悦色地安慰他，然后拿出针筒……

一根直径两公分宽的超大型针筒！

寰宇开始大叫！

他的脸色足以吓坏小孩。

陈管家和她偷偷交换一个视线，两人面对他的铁皮脸都是敢笑不敢言。她心头明白，寰宇的怒气中其实包含了恼羞成怒的成分，毕竟他在她面前叫得惊天动地的，颜面尽失。

还是贺二哥厉害，药到病除！中午才打了一针，下午他已经可以下床活动——尽管那一针的内容物和必要性令人怀疑。

“是谁把我二哥叫来的？”秋后算帐的时机正式来临。

“没有呀！他自己突然冒出来的。”她刚刚学会三兄弟的拿手本事：撇清自己、落井下石。

“没人教唆他替我打针？”想到白挨了二哥的特级“毒针”，他的脾气马上卯起来。

“没有。”两人一致摇头。

他打量他们半晌，确定两人毫无任何隐瞒之后，暂时鸣金收兵。

“二哥在哪里？”转移作战目标。

“在楼上睡觉。”太好了！随他们兄弟去自相残杀，只要和他们无关，两人乐得看好戏。

“好。”他仿佛下定某种神秘的决心，起身走出厨房。

“他想做什么？”谪霓的瞳中盈满好奇心。瞧他咬牙切齿的表情，贺二哥显然快吃瘪了！

陈管家比她更了解三兄弟的手段。

“你等着瞧！”太妙了！虽然谪霓小姐是个大灾星，然而自从她搬进大宅子里，托了她的福，他再度见到不少三兄弟长久以来绝少再做过的恶作剧。

两分钟后，前门重重的砰然声告诉他们，寰宇回来了。两个人探出厨房门口，观察他的下一步举动。

严格说来，他的神色还算平静，光洁修长的手掌此刻却沾满黑色的泥土。

好端端的，他去花园里挖泥巴做什么？

他缓缓经过厨房门，侧头对两人冷静地微笑，继续登上他的目的地——二楼房间。匆匆一瞥之间，她隐约看见他的手中似乎握着一捧蠕蠕钻动的生物。他究竟想干什么？

谪霓带着满心的好奇尾随他上楼，只来得及看见寰宇的身形一闪，消失在二哥房里。

片刻后，骚动声从房内传出来。

“寰宇？”贺二哥困困的嗓音显得很迷惑。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三十秒的沉默。

“啊……啊——”

精彩的尖叫声响彻整座大宅，与中午时分寰宇的那声惨烈痛叫不分轩轻。凄厉的叫声像煞了恐怖片中遇见鬼怪的女主角。

原来贺二哥的嗓门不输寰宇！谙霓在走廊上拉长耳朵，想死了冲进去瞧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蛇，蛇，有蛇！”

大宅子里哪来的蛇？她纳罕不已。

喀喇！砰通！听起来似乎有人在地板上跳来跳去，并且拿起触手可及的物品四处乱扔。

“蛇——不，不是蛇……”究竟是什么东西？简直吊人胃口。

“不，不要，把它们拿开，拿……呕——”反胃的声音随之响起，里头的浴室门轰然被人撞开。

阵阵撕心裂肺的呕吐声在大宅子里造成惊人的回响。

发生了什么事？谙霓依旧一脸茫然地愣在走廊上。

半晌，寰宇再度走出来，手上的黑泥已然冲洗干净，俊脸上挂着与适才一模一样的平静微笑。

她傻傻地迎视他胜利骄傲的眼神。

“蚯蚓。”他经过她的身畔，顺便替她合拢垂落的下颚。

“蚯蚓？”她呐呐重复。

“他怕蛇！”他和蔼可亲地解释。

“蛇？”

“以及一切与蛇相像的爬虫类。”

“哦？”她尚未决定好自己该做何反应。

寰宇不等她回过神来，悠哉游哉地踱下楼梯，喝他的下午茶去了。

“呕——”

浴室里，贺二哥虚弱的呕吐声依然断断续续地传出来。

日子终究无惊无险地过去了。

当然，这是比较保守的说法，必须扣除她害他开车撞电线杆、去老大的建筑工地巡视时被砖块砸到头、吃东西哽住、感染第二次感冒……不胜细数的大小灾难。

年底，在众人的期盼下来临。

贺家大小两位儿子经过协议，决定在同一天举行婚礼，既省时又省力。

于是，礼场的新娘休息室里，两位新媳妇首次独处，但并非首次见面。婚前，贺氏全家上梨山提亲时，她的嫂子秦紫萤演出一出“深夜坠入山洞记”，提供了众人子夜救人的娱乐。

“真是无聊。”秦紫萤打个呵欠，开始把玩桌上的新娘捧花。

“再等十分钟，婚礼就开始了。”其实她也觉得很无聊，只是不好意思说。

真难以想像，她要结婚了！嫁给一个似乎不太爱她的男人，自己想想都觉得有些悲哀。

“你看起来完全没有新嫁娘的喜悦！”紫萤坐到她身旁，柔软的单人椅里挤进两个盛装的女子，一时之间显得狭窄局促。

“是吗？”她懒洋洋的，提不起兴致。“你看起来也不比我高兴多少呀！”

“我有正当理由。”紫萤哀声叹气的。结婚当然是一件开心的事。但是，倘若婚后多了个牢头管她补习、上课、考试，那可就无趣得很。“鸿宇逼我

考插大。”

这算什么正当理由？她噗哧笑出来。

“考就考嘛！如果你对大学没兴趣，顶多故意考砸，再顶着一张懊悔不已的哭丧脸回家，然后绝食几餐以加强效果，他非但不会骂你，反而会安慰你哩！”谕霓传授她秘诀。

没想到这位未来的妯娌脑筋也转得挺快的，紫萤发现自己找到臭味相投的朋友了，心情稍微好过一些。

“这个你就不懂了。”紫萤解释给她听。“第一，凭我的智商，考上插大简直易如反掌，比结婚还容易，所以落榜会严重损害到我的名誉。第二，即使我真名落孙山，他也会强力劝导我明年再考一次，那我的刑期又要延长一年了，多倒楣呀！”

有道理。

“那么，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”谕霓颇为同情小嫂子。毕竟被人强迫去做某些自己并不想做的事情，实在痛苦到了极点，她百分之百感同身受。

“不知道，走一步算一步喽！”紫萤郁闷地扯出一朵白玫瑰。“你呢？你又在烦些什么？”

她耸耸肩，思量着该从何处启齿。总不能直说，她担心自己的新婚之夜吧？

当初她曾和寰宇讨论过同房与否的问题，他的回答却模棱两可的，她也弄不明白他究竟有何打算。眼见距离晚上还有九个小时又二十分钟，她已经开始坐立不安了。

“我……我不想结婚。”她讨厌被赶鸭子上架的感觉，寰宇想必也是如此吧？

他躲避她都来不及了，遑论娶她。

心头忽然酸酸的。

“为什么？”紫萤明澈如春雨的眼睛瞅着她瞧。倘若她猜得没错，小叔夫妇的婚姻应该挺有看头。

“他……他是被迫娶我的。”

“被谁？”强迫结婚？有意思！大眼睛直觉溜向谕霓的小腹。

“不是‘那个’。”谕霓胀红了娇颜。“是贺大哥和贺二哥逼他的。”

原来她老公鸿宇也参与其中！紫萤暗暗替自己的女性同胞叫屈。

“为什么他们逼寰宇娶你？”假如被她查出其中有任何不公平的情形，她一定站在谕霓这边，绝不循私。

谕霓大略把前因后果告诉她，结论是：“如果寰宇不娶我，他们就得自己娶了。”大家仿佛把“娶她”视为酷刑似的，她越想越不是滋味。

哇塞！敢情这女人有可能变成情敌？紫萤暗叫糟糕。虽然她相信鸿宇对她的感情真挚而持久，但是感情这档子事最说不准了，难保谕霓将来不会被寰宇抛弃，转过头来要求她老公负起责任。不行不行，她必须防微杜渐。

最好先把妯娌之间的关系打好，以后谕霓如果想来抢老公，起码也会看在两人的交情份上，手下留情。

“如果你想避开寰宇一阵子，我有办法。”当然，这个法子必须等到谕霓和小叔行完婚礼才能实施。只要谕霓独身一天，她就一天不能放心。

两个新娘子凑在一起，嘀嘀咕咕地说起悄悄话来。

“行得通吗？”谕霓听完嫂子的计划，心头存有几分疑惑。

“以短期的眼光来看，绝对行得通。至于长久之计……我们可以日后再详细策划。”紫莹瞄瞄她犹疑不定的表情，开始大力鼓吹她。“快点做决定，要或不要？想想看，这可是你最后一次呼吸到单身女郎的自由空气哦！”

没错！她的终身大事随随便便被父亲和外人决定了，起码她该有权力替自己争取几天的光阴，仔细考虑一下未来。

“好，就这么办！”谕霓坚决地迎向命运的挑战……不过，迎上命运的挑战之前，她有一件事情想弄清楚。“紫莹，你和贺大哥的婚姻应该结得很心甘情愿，为什么要和我同谋呢？”

“我？”紫莹笑出一口编贝般的白牙。“不为什么。好玩而已！”

好玩而已？愿上天赐给两位贺家兄弟强壮的心脏。

两对新人在众路人马的观礼之下，完成了他们的终身大事。

自从两个月前“贺氏”公关部正式向新闻界发出消息开始，这场世纪的婚礼便受到各方的瞩目，因此今天的规模和宾客比起寰宇的订婚典礼犹有过之。

礼成之后，两对新人共同迈进舞池开舞。

谕霓遥遥瞄向大嫂，想查看她是否流露出紧张的表情。然而，紫莹妍丽绝伦的面容上只有笑容。

“贺大哥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老公了耶！”紫莹全身的重量偎向丈夫。

“嗯！”总算！鸿宇轻轻叹了一口气。她实在太会惹麻烦了，把她锁在身边他才能放心。

“老公，你也知道的嘛！我年轻识浅，将来难免会做错事情，惹你生气。”圆动灵黠的眼睛眨呀眨的。“你可不可以先答应我，假如哪一天我真让你非常非常非常生气，你会尽可能地原谅我？”

基本上，紫莹会提出这种防患于未然的问题，就代表她心里有鬼。他早就熟透了她的底细！

“从实招来，你又想打什么鬼主意？”寰宇还敢向他抱怨谕霓呢！依他来看，狄谕霓比起他的宝贝老婆肯定是小巫见大巫。

“既然是鬼主意，当然不能告诉你！”讨厌，每次都把她想像成大坏蛋——虽然她也的确每次都做得很过分。“快点答应我嘛！否则你今天晚上就去睡客厅。”

她究竟是在恳求他，抑或威胁他？

算了，鸿宇轻易地投降。反正夫妻俩都心知肚明得很，无论他摆出多么铁面无私、大公至正的派头，一旦遇上小强人秦紫莹，往往只有举白旗投降的份。既然如此，索性节省大家的时间吧！

“好，我答应。”她可别高兴得太早。“但是‘尽可能地原谅你’并不等于我不会生气，明白吗？”

撇成圆弧形的樱唇仅仅维持了两秒钟，瞬间又嘟了起来。

那副又笑又怨的表情是什么意思？谕霓隔着一个舞池的距离，被大嫂变化万千的神情弄出满头露水。

“你干么一直往大哥的方向看？”难道她还梦想着娶她的新郎是老大不成？他的牙根再度泛出酸意。“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，你别幻想。”

霸道地圈紧她的蛮腰，拉进怀里。温软娇躯抵紧他的结实，一缕淡幽幽的、飘渺渺的暗香钻进鼻端——

她好香！优雅香泽和一般香水味略微不同，也不像沐浴乳或洗发精的清香。他埋进她绾高的青丝丛中，打算找出令她秀色可餐的馨气来源。

原本略带惩罚性的拥揽忽尔变成寻香的怀抱。

热热的鼻息拂上她的脸颊，痒呼呼的……

“不要抱得那么紧。”细致的容颜染上一层微酡，她低声咕哝着，觉得现在应该是讨论新婚之夜的好时机。“你……嗯……今天晚上你坚持……嗯……做‘那件事’吗？”

“你是指，以前我们讨论过的‘嗯……’那件事？”天！他爱死了逗弄她。狄谳霓羞红的脸蛋比他所见过的任何女子都来得可爱诱人。

“你明知道我的意思。”她微咬着下唇。“先告诉你好了，我不喜欢那样。”

“你又没做过，怎么知道自己不喜欢？”他提出逻辑性的反驳。

他的回答比较有理！

“我只是事先假设嘛！”大胆的假设又不犯法。“你做那件事情需要花上很长的时间吗？”

她在侮辱他吗？寰宇怀疑他应该放声大笑，或是掐死她。

“很难说。”他的语气几乎是抱怨的。以前又没有计时过，他怎么知道需要耗上多久？

“为什么？你也没做过？”

他决定掐死她！

“你以为我们在考联考吗？凡事都有正确答案？”笨女人，她的性教育课程白上了。

“既然如此，等到你找出正确答案的时候我们再做，可以吗？”她的眼神充满希望。

说来说去，她尽想着逃避应尽的义务。本来他倒没打算今晚一定要对她如何，偏偏她一副打算远逃三千里的样子，害他不吓吓她心里都觉得过意不去。

“贺太太，咱们最好事先说清楚。”他停下舞步。“未来五年你和我肯定绑在一起了。

既然我是一个尊重婚姻和荣誉的男人，向其他佳人寻求慰藉的丑事绝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因此，你在这桩婚姻中获得我的姓氏和庇护，而我则得到正常的婚姻生活和妻子，这项交易应该算合理吧？”

她也停下脚步，定定望着他，望着这个把他们的婚姻称之为“交易”的男人。

合理？那是他说的，她可不这么认为。原本还想替他留点后路，既然他不领情，她只好按照紫萤的计划行事了。

“随便你！我进去换礼服。”她抛下新郎倌孤单地站在舞池中央，径自走进新娘休息室。

她显然着恼了。也罢！她自己生闷气，总好过惹他生气。

“被放鸽子了？”怀宇迎上步出舞池的小弟，幸灾乐祸地嘲弄他。

“她去换礼服。”他没啥好气的。

“谳霓刚才有没有说出哪些奇怪的话？”鸿宇也趑趄过来凑热闹，俊秀的朗眉纠结成波澜。

“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奇怪，你想听哪一句？”他的男性自尊总有一天会被她磨光。

“刚刚紫萤讲话的神情怪里怪气的，既然她和谳霓在休息室里独处过一段时间，我只好假设这种奇异的转变与谳霓有关。”倘若这两个女人之间没有暗中串谋，鸿宇自愿吃掉他的领带。

大哥这么一说，寰宇也开始提高警觉了。

刚才谳霓的反应的确异乎她寻常的表现。照理而言，他坚持以“正常的方式”度过新婚之夜，她应该气得蹦蹦跳跳才对，怎么会不痛不痒地跑回去换衣服呢？

太平静，通常隐含着巨大的不平静。

“嫂子呢？”一定要想尽办法阻止她们俩凑在一起。

“她回休息室换衣服。”

“谳霓呢？”

“她回休息室换衣服。”

太迟了！

兄弟俩呆呆瞪着对方。

“我想，她们或许真的回去换衣服。”鸿宇清清喉咙，其实连自己都难以说服自己。

“毕竟紫萤是心甘情愿嫁给我的，她没理由溜走……对吧？”

对吗？

“才怪！”他们拔腿冲向休息室。

怀宇兴高采烈地追上去看好戏。

太精彩了！没想到他老哥和老弟也有吃女人闷亏的一天，他替天下人向两位贺家新娘致敬。

新娘休息室的门扉砰然撞开。如三兄弟所料，里头空空如也，两件换下来的新娘礼服吊在衣架上嘲笑他们。

此刻，寰宇有种冲动想把白纱礼服扯下来，然后把一个姓狄的女人吊上去。

她放他鸽子！在他们的婚礼上！当着一千多位宾客名流的面前！

“我要杀、了、她！”他已经气得吼不出来。

“请排队！”鸿宇的眼神冰冷之至。“咱们家里同时发生两桩弑妻案会害爸妈很难做人。”

怀宇努力劝告自己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千万别在这种时候笑出来。

“你们看。”他从梳妆台上撩起一纸短笺。

两个新郎抢过去，读完之后脸色铁青。

信笺出自秦紫萤的手笔：

亲爱的老公：谳霓心情欠佳，我陪她出去散散心，马上回来，请不要担心，也别派大队

人马出来捉我们。（虽然我知道你一定会。）记得哦！你答应过尽可能地原谅我。但是，既然你没答应我不动怒，基于

生命安全起见，我只好等你消了气再回家。其实，仔细考虑一下，你也没必要生气嘛！

起码你可以确定今晚不用睡客

厅，因为我把整张床都让给你了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

紫萤、谳霓 P.S. 阿成发现我们的行踪，所以我们把它一起带走了。

秦紫萤，如果你以为我治不了你，那你就错了！

鸿宇立刻拿起电话拨给“贺氏”的安全部主任。

“新娘不见了，限你两天之内把她们找出来。”喀！电话挂断，简洁有力！显然素来以冷静驰名的大哥这回气疯了！

“哈哈——”怀宇再也忍不住了，痛痛快快地瘫进沙发里打跌。“老天——你们——你们应该照照镜子——那两张——脸简直衰透了——哈哈——”

“你太久没被我们两个合扁，皮在痒了是不是？”寰宇实在后悔那天没去捉几条真蛇吓死二哥。

“哈哈——太妙了——今天——真是值回票价！哈哈——”

“等着瞧吧！轮到你交女朋友的时候，你就笑不出来了。”鸿宇闷哼。

“不——不可能！”怀宇擦去笑出来的眼泪。

有了两位兄弟的前车之鉴，再加上彭珊如的惨痛经验，除非他是傻瓜才会爱上其他女人，然后把自己的日子搅得天翻地覆。

他敢用宝贵的荣誉发誓，绝对不可能！

## 第六章

唷荷！自由喽！逃出生天喽！

两个新娘子站在“新光三越”顶楼的了望台，远眺台北市烈日光灿的午后。中午从婚礼偷溜出来至今，她们已经耗掉两个多小时，但两人都没有回家的意思。

“呜——”阿成肚子饿了，举起前爪扒搔谄露的小腿。

“别吵，我们正在想办法。”她按住咕噜直叫的胃部。中午忙着结婚，根本没多少时间吃东西，而且她们偷溜出会场的时候尽担心着会不会暴露踪，忘了携带一件最重要的东西——钱包。

刚才她们在楼下售票口掏钱买票，搜翻了全身上下，才发现全副家当只剩下现金五百四十元，和一张贺鸿宇办给紫萤的信用金卡附卡。

“及时行乐。”紫萤提出一句至理名言。于是她们耗费总财产的二分之一买了两张成人票，又费尽唇舌说服收票员，才让阿成也跟着登上了望台。

消磨了两个小时，三颗空胃开始合奏出自然的乐章。基本上，仰仗阿成替主人们觅食显然是个非分的要求，她们只好自己动脑筋，盘算着哪里最适合骗吃骗喝。

“应该找找看谁家在办流水席。那种场面通常一团混乱，互相认识的客人没几个，咱们去打游击的成功机会比较高。”她的脑中闪过香喷喷的名菜——佛跳墙、咕噜肉、三色冷盘……唾腺以泛滥成灾的速度急剧分泌。但，哪个傻瓜会在下午两点多办酒席？

唉！

“下下之策就是用信用卡付帐。鸿宇把提款密码告诉我了，大不了咱们提它个三、四万现大洋出来花花。”紫萤向来讨厌委屈自己。既然她们已经翘家了，索性翘得大手笔一些。

“可是信用卡会留下记录，他们只要打电话去银行询问，就能掌握我们

的行踪。”太早被人捉回去了多没意思！

“哎呀！这是迟早的事，咱们能浪荡两天以上就该偷笑了。”紫莹可没奢望两人能逃亡一辈子。“反正回家之后无论如何都会挨骂的，干脆留给他们更多骂人的题材。走！咱们去把我老公的信用卡额度提光光。”

三、两句话就替自己的流亡计划找到超级豪华的方式。

紫莹就近找到一部提款机，心安理得地把卡片插进去，随后发现一个事实——她们似乎太天真了。贺鸿宇的信用额度显然不是寻常人随便可以提得光的！

十分钟后，两个女人捧着满怀钞票，从一文不名跃为身怀六位数巨款的小富翁，站在街角面面相觑。

这下可好，该拿这堆飞来横财怎么办？

“原来我老公很有钱。”仿佛它是个新闻似的。

“我们即使边走边撒钱也花不完。”小大嫂说得没错，她们极有可能晃荡个两三天就被逮回去，这笔巨款怎么可能在几十个小时之内花光光？

“谁说的？”紫莹不信邪。“跟我来。”

稍后，一辆拉风的进口敞篷跑车行驶在台北街道上，谄媚稳稳操纵着方向盘，再度印证了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的人间至理。

“没人开着跑车离家出走的啦！”原本她还大力反对紫莹的奢侈行为。“才出来溜达几天就买了一辆车，简直超级浪费！贺大哥一定会心疼死。”

“钱都领出来了，难道再存回去不成？反正他是我老公，他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所以我不心疼就等于他不心疼。”当紫莹有心的时候，她可以把完全不合逻辑的言论讲得头头是道。

从头到尾，谄媚的罪恶感只维持了三秒钟。

当天晚上她们跑去紫莹的好友方璀璨家里借宿，还陪璀璨去同学那儿抱回一只刚出生的小猫。

小猫咪全身交杂着黄、黑、白三色的软毛，胖呼呼的脸蛋可爱极了。最特别的是，它的左眼上长了一圈浑然天成的黑毛，像透了戴着独眼罩的海盗船长，于是璀璨替它取名为“虎克”，取材自小飞侠故事中的虎克船长。阿成从没见过长相比它更奇特的动物，整天晚上缠着它不放。

临睡前璀璨慢吞吞踱到客房，把独眼龙猫咪从阿成的狗爪下抢回来。

“你们为什么翘家？”她丢出不经意的问题。

两个新娘子互望一眼。

“好玩嘛！”异口同声地回答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璀璨大而化之地耸耸肩，回房睡觉去了。

谄媚搔搔脑袋。“她好像有点奇怪。”

朋友出走到她家来，她总该追问几句吧？

“别理她，璀璨的个性就是这样，对任何事都不痛不痒的。”哪天若是把方璀璨和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凑成堆，局面一定充满可看性。

隔天早上，两人一狗辞别了主人，再度踏上她们的流浪之旅。

名为“流浪”，其实芳踪仍然徘徊在台北市的辖区。她们逛遍重庆南路的大小书局，再沿着忠孝东路晃荡下来，每家百货公司的专柜皆留下她们纤秀的情影——和巨额的信用卡帐单。

下午茶休息时间，两人瘫进小咖啡屋的座位里，揉弄发软的双腿。

浪迹天涯果然是件劳民伤财的事。

服务生端来她们的饮料和阿成的特大杯冰淇淋。

“贺家的探子满稀松平常的嘛！”谳霓皱皱鼻子。“我们出走了二十四小时以上，沿路留下一大堆容易追踪的线索，他们却到现在还没赶上来。”害她白白担心大半夜，吃不好睡不着。

“对呀！怎么会这样？”紫萤总觉得不太对劲。“本来以为他们会依照签帐记录追杀过来，或者向银行要求信用卡止付之类的，结果反倒没有一点风吹草动。”

感觉起来好像没人发现她们失踪似的，真是无趣！好歹他们也该象征性的搜索一下，她们才有理由风风光光回家嘛！离家出走却无人担心，天下最蹩脚的事情莫过于此。

管他的！既然他们老神在在，她和谐霓又何必急着回去？

“台北已经逛遍了。我们下南部玩几天好不好？”紫萤又想出新鲜的点子。

“我们可以环岛一周，顺道上梨山看我朋友，再一路玩回台北。”

“好呀……”谳霓蓦地住口。

那是什么？

眼角突然闪进两道熟悉的身影。她贴紧玻璃窗，隔着马路向对面张望——是彭珊如和她的奸夫！

没想到事隔半年，他们依然暗中交往，而且公然在台北闹区街头出双入对，太大胆了吧？她一直以为寰宇已把他们的奸情转告贺二哥了，但昨天彭珊如曾陪同贺二哥出席婚礼，两人一副没事人的模样，而今日她的身旁又站着冷恺群，可见贺二哥仍然被蒙在鼓里。
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紫萤顺着她的眼光望出去。难道是贺家的走狗找上门了？

“你看！那是贺二哥的未婚妻彭珊如耶！”替那个女人冠上未婚妻的封号实在辱没了怀宇的名声。

“她身旁的男人是谁？保镖？”看起来不像，姓彭的女人几乎把整副身子挂在他身上——啊！紫萤猛地醒悟。“那是她的情夫？”

“嘘！”她赶紧捂住大嫂的小嘴。“大家都在看我们。”

的确！整间咖啡屋只有阿成仍然低头啄它的香草冰淇淋，其他客人亮晶晶的眼光全投注于两位脸蛋挤压得变形的大美女身上。

“怀宇戴绿帽子了？”哈！太过瘾了，恶有恶报。“他活该，咱们别理他。”

结婚前，在梨山上，有一回紫萤闹脾气不肯见她老公，故意装病，于是鸿宇找来大弟替她“应诊”，没想到那个蒙古大夫假公济私扎了她两针葡萄糖，让她记恨到现在。这庸庸医大人吃了未婚妻的暗亏，简直是公理得到维护、正义得到伸张。

慢着，转念一想，她又觉得不太对劲。既然她嫁给贺鸿宇，此后便成为贺家的正式成员了。暗整怀宇是她专属的“福利”，其他女人有资格分享这个特权吗？

当然没有！

“不行不行。快盯紧他们，姓彭的凭什么欺负到我小叔头上？”

两个女人噗通挤向玻璃窗上。

“他们刚从旅馆走出来……你想他们进去做什么？”

“笨！一男一女进旅馆还能做什么？吃牛肉面吗……哇塞！那个狐狸精

竟然当街吻他，在忠孝东路四段上耶！”紫萤又妒又羨。“鸿宇该自我检讨了。他只在山路旁吻过我。”

“寰宇也只在后花园吻过我。”而且是在他发火的时候，相较之下她觉得自己最吃亏。

拜托！两个人谈到哪里去了？

“喂喂喂，他们要走了，赶快追上去看看。”紫萤掏出五百块纸钞扔在桌上，抢起车钥匙。

“等一下，他们分两路走，你要追谁？”总不成再买一辆车分头去追吧？

紫萤考虑片刻。

“追男的！先摸清他的底细再做决定。”套用鸿宇的格言：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

她们同时冲出店门，对面的冷恺群已经开车上路了，幸好她们的车子就停在附近。

“慢着，阿成还留在店里。”差点抛弃了她们忠实的流浪犬。

谕霓回头搜寻，在咖啡屋的地板上找到阿成，它仍然恋恋不舍地舔舐着心爱的冰淇淋。

“快走！明天再买两桶给你。”

“呜——”它不愿意轻言放弃。

“走啦！你出去打听一下，有哪只狗像你一样爱吃冰淇淋的？”受不了！

“汪！”阿成汗颜，回头再望一眼芳美的冰品，终于移动庞大的躯体跟着女主人们当侦探去了。

冷恺群的开车技术直追赛车级选手，段数比她们高杆太多了，两人好几次跟丢了他。幸好他的敞篷车比其他车子抢眼，她们才能从重重车潮中咬紧它的车尾。

“记得打方向灯！”一辆愤怒的福特天王星在后面拚命按喇叭。此刻，紫萤坐上驾驶座，谕霓才发觉小大嫂的飙车速度会害寻常人心脏病发作，而她恰好是个寻常人。“你平常都开这么快吗？”

若真如此，贺大哥变成鳏夫的日子八成不远了。

“平常？”紫萤笑咪咪地瞄她一眼。“我刚从驾训班结业，今天是生平头一遭上路。”

“……”救命呀！谕霓确定自己误上贼船了。“阿弥陀佛、老天保佑、如来佛祖庇护、上帝大显神通……”

前方的冷恺群方向灯一打，来个漂亮的急转弯；紫萤效法他的转弯角度，却直直冲向对面车道，差点撞上迎面而来的小货车。谕霓的胃部窜上一阵阵的酸气，继续默念：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……

疾驰了一会儿，冷恺群终于在辅仁大学正门口停住。紫萤把车子泊在他后面五、六个车位远之处。

“他来这里做什么？”看美女吗？

“不……不知……”她勉强咽回作呕的感觉。倘若有人敢强迫她再度坐上紫萤的车，她保证杀光对方全家。

“喂，有一个女学生上了他的车。”紫萤咋咋舌头。“他也未免太忙了，下午和美艳狐狸精约会，晚上则有清纯女学生做伴。”

相隔一段距离，她们无法看清楚那个女孩的容貌。

敞篷车隆隆发动起来，再度驶上未知的旅程。

她们急急追上去。

“有人跟踪我们。”冷恺梅透过后视镜望着后面的跑车。

“她们已经跟了一个多小时。”冷恺群轻松自若地操纵方向盘。

“她们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然而从后车窗探出来的狗头倒是挺眼熟的。“如果我猜得没错，八成是贺家的人。”

贺家人何必苦苦跟住他们？除非……

“你又和彭珊如厮混，被她们撞见了？”冷恺梅在心里告诉自己，没什么好在意的。她哥哥向来就是这副风流性子，二十年来她也该习惯了。

是吗？

“吃醋了？”他的声音充满逗弄的意味。

“我哪敢？”她只是他的妹妹，有什么资格与其他女人争风吃醋？“对你趋之若鹜的佳人多得很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上彭珊如？”

他回头淡扫着她。

“没错，可惜她们不是贺怀宇的未婚妻。”彭珊如只有这点利用价值。“贺怀宇动过我的人，所以我碰他未婚妻抵回来，大家扯平。”

冷恺梅蓦然兴起撕扯头发的冲动。

他简直不可理喻！

五年前贺怀宇还是台大医学院的研究生，无意间与电机系的学弟冷恺群产生龃龉。当他获知她是冷恺群的妹妹时，故意表现得对她热衷不已，天天请她吃饭看电影，直接挑衅到冷恺群面前，他便记恨到现在！

“你自己心里有数，贺怀宇根本没对我怎么样。他知道我是你妹妹，故意逗逗我而已。”老天！贺怀宇整整大她十岁，当时她只不过是个高一学生，他怎么可能当真看上她？

“是吗？”冷恺群的嗓音淡淡的、漠然的，教人分不清其中含意。

她顿了顿，再补充一句：“而且我也不是你的人。”

敞篷车突然急转进小巷子里，轮胎摩擦柏油路面，发出尖锐的嘎吱声，一连串紧急煞车的骚动在身后纷纷响起。他左弯右拐的，转眼间摆脱掉贺家人的纠缠，飞进一条暗巷里停住。

她的心弦紧揪成死结，不敢侧头看他。一双有力的手掌凶悍地将她扯入怀里。

“你属于我，永远不要怀疑这一点。”灼热的气息拂向她的耳畔，心跳节奏快得几乎令她无法清楚听见他的言语。他毋需扬高声音，阴狠的威胁意味已经明白地传达出来。“如果被我知道有人动你脑筋，无论他是你的同学、老师，或朋友，我都不会轻易放过他，你明白吗？”

她咬紧下唇。

“明白吗？”他抬高她的下颚，强迫她正视他。

他是认真的！从他的眼神中，恺梅慌乱地察觉到，他真的会伤害任何妄想接近她的男人。

“明白……”体内洋溢着各种错综复杂的情绪，惊异、紧张、悸动、惶惑……

他似乎满意了，松开手，仿佛终于放过她，却在她撤退的时候，猛地攫住她的唇瓣。

注定了，今生要和他纠葛下去。这是一个无人能挣脱的陷阱，无底的

深渊……

“当心！”谪霓尖叫。

前头的运鸡车突然紧急煞住，她们几乎一头栽进满车的鸡羽毛里。后头的车辆连忙停住以免撞上来，一时之间，喇叭声、叫骂声不绝于耳。

“那个奸夫开车好猛呀！”紫莹惊魂甫定。“怎么办？被他们溜掉了。”

“溜掉就算了，真的算了，不要追了！”她什么优点都没有，唯独贪生怕死这一点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“那怎么行？”追踪他们大半天，哪能说算就算？“走，再追！”

“紫莹！”救命呀！谁能救她下车，她给他一千万。“不管了，我要下车，我要——”

没人理她。跑车的引擎怒吼了两声，紫莹兴高采烈地转动方向盘，打算转出错纵复杂的车阵——

从对面车道冲进一辆黑色BMW，堪堪卡进她们的跑车和前方运鸡车之间，角度拿捏得恰到好处。她们尚未回过神来之际，后方又窜出一辆银灰色富豪嵌进跑车的车尾，完全阻绝了她们的“逃生通道”。

前无退路，后有追兵，正是她们此刻的写照。

GameOver！两位新娘子望进彼此苦哈哈的眼底。

周围的车主纷纷下车。她们犹抱着几缕希望，或许趁着其他驾驶员和追兵大吵一架的时候，她们可以趁乱溜走。然而，四、五张脸孔闪进视线内，她们倏地发现——好眼熟呀！

“全是他们的人。”谪霓叫苦。原来一路上跟在她们身旁行驶的车主全是自己人，两人早在八百年前就被包围了。

BMW的主人悠哉游哉地晃过来，轻跃的步履仿佛散步在香榭大道上。

“嗨！大嫂，似乎每次见面你都会带给我巨大的惊喜。”寰宇笑咪咪的俊脸出现在车窗外。“车子交给我吧！老大请你移驾到他车上。”

紫莹望向后视镜，她老公端坐在富豪的驾驶座，剑眉揪得紧紧的。她暗暗对自己可怜的小屁股道歉。可以想见，白玉色的臀部很快会添上两记红印子。

她乖乖打开车门。

“你真的要下车？”谪霓吓坏了。“你怎么可以在紧要关头背弃我？”

“有什么办法？你总不能害我结婚第二天就被休了吧？”她自动下车，带着忏悔不已的神情坐进鸿宇身边。

富豪车迅速开走。

“哈罗！”寰宇占据大嫂适才的座位，看起来愉悦而和蔼。“你们玩够了吗？开不开心？”

“开……开心。”她的语气和语意呈两极化反应。

她们全料错了！这场伟大的逃脱计划，仅仅维持了一天半——

为了防止两人分别说谎，他们把新娘子集合起来，在鸿宇家进行审讯的工作。

气派非凡的客厅里，两个女逃犯缩在沙发上偷偷打量对面的牢头，牢头们的脸色有着天壤之别。鸿宇的表情阴暗沉郁，寰宇却笑逐颜开。

原本寰宇也气个半死，然而一来他已经被谪霓气习惯了，二来这次连

大哥也一起下水，他体内蛰伏已久的幽默感突然回笼，开始发觉整个场面的可笑性。

该是他退为配角，欣赏老大被她们整治的时候了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做大哥的且不忙着质问新娘，炮口先对准小弟。

“没什么。”寰宇耸耸肩。他越来越习惯冤冤闯祸，早已培养出免疫的本领。

“我只是苦中作乐而已。”

继续咧出五百万瓦特的笑容。

鸿宇赏给他超级白眼一记。

“你们如何弄到那辆跑车的？”侦讯开始！全台湾能在五个小时之内买到一部车的人恐怕只有她们两个。

“……那间汽车经销商的大老板张伯圣是秦文叔叔的朋友，我打电话请他帮忙，他就吩咐业务员先拨辆车子借我用，至于我看中的那一部下星期再交车。”紫萤扭绞双手，尽量摆出羞愧难安的表情。她老公当然知道其中做戏的成分大于真心。

“你们何时开始发现我们的行踪？”谳霓回问。

“从你们踏进新光大楼的第一步开始。”寰宇回答得相当合作。

换言之，她们打从刚刚翘家起就被盯梢了。

“你们明知我们在外头流浪，受尽了风吹雨打、风霜雨淋之苦，竟然没现身带我们回家？”紫萤瞪大美眸，不敢相信地巡视老公无情的脸。

“我们饿得快晕倒，全身上下只剩五百多块，你们居然不肯发挥半丝怜香惜玉、英雄救美的情操？”谳霓接棒，轮到她老公挨骂了。

“还有可怜的阿成——”

“收票员不肯让它上去——”

“我们拉下脸来恳求他——”

“差点以身相许——”两位女士连珠炮般轰炸下去。

怎么反倒变成他们在受审呢？兄弟俩啼笑皆非。

“可别说我从没警告过你，谳霓从不认错的。”他依然咧大嘴巴。

清越的门铃声倏忽飘响起来，大家的注意力全贯注于这场审判，没人在乎它，于是佣人自行开门去了。

“我们险些出车祸——”

“你们却毫不关心——”她们噤哩啪啦地继续骂个过瘾。

“贺先生？”佣人拿着一张白纸迟疑地叫唤。

“是谁？”鸿宇不记得今天有客人。

“康莱家具公司送来超大尺码的弹簧床，请您或夫人签收。”

糟糕了！新娘子倏然合拢嘴巴。

果然，鸿宇的眼睛眯了起来。

“你买弹簧床做什么？”他恰好已经有一张柔软舒适的巨床。

“呃……这个……我怕你又跌下床……”其实她仅是看中那张床的花色。既然鸿宇一副快要杀人的模样，她明智地保留这个理由没说出口。

“哇哈哈——”寰宇放声大笑。活该！前阵子只有他被女人整得惨兮兮的，大哥尽会看好戏、说风凉话，现在可轮到他付出惨痛的代价了吧？

“很好笑？”鸿宇的语气温和得令人发麻，通常被他问话的对象一旦遇上这等和蔼可亲的容颜，小命已经吓掉一半。

“对呀！好笑毙了。”他完全不给大哥面子。噢，谳霓、大嫂，我爱你们！清脆嘹亮的门铃声二度悠扬于空气中。不，拜托，别再来了。她们忘记今晚开始，店家会陆陆续续送货上门。情况不妙啦！

“呃，我想上洗手间——”

“我去打个电话——”两人想办法翘头。

“站——住！”一家之主冷冰冰地命令。

“先生。”佣人再度拿着一张收据走进来。

这回，是一套二十巨册的百科全书。

“你买百科全书干什么？”倘若早知道紫萤如此有好学精神，他八百年前就强迫她考插大去了。

“这是谳霓买的。”她怎么可能买这种鬼东西？

大皮球立刻踢回妯娌身上。三道眼光盯向谳霓的秀颜。

“呃……这套书摆在书架上……很好看哪！”难道他们巴望她一本一本看完不成？

“哇哈哈——”寰宇又笑得东倒西歪。老天！“好看？哈哈——果然——果然很‘好看’！哈哈——”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“奇怪！你似乎忘了，这是你老婆干的好事。”鸿宇火大。

“反正——反正她们是用‘你’的信用卡刷的，我无所谓。哈哈——”原来如此！

接下来的一个小时，各种货物纷纷进驻宽敞的客厅，从花瓶瓷器、盆景花卉、到各式华丽的衣物都在她们的采购单上，整间百货公司几乎都被她们搬回来。

鸿宇的表情随着每件新货送进门而愈加阴暗一分，她们也跟着提心吊胆一分。

毕竟付钱的人是老大，倘若他临时决定叫银行止付一切开销，她们可就倒大楣了。

注意力移转政策开始！

“你知道我们在路上遇到谁吗？”紫萤假装没看见老公沉郁的神色。

“是彭珊如和她的姘头耶！”谳霓和她一搭一唱。

“他们从旅馆走出来哦！”

“还当着上千个过路人的面在街上拥吻。”

“这个青瓷花瓶是谁买的？”鸿宇插嘴。

“后来那个姘头又跑去辅大门口。”没人理他。

“一个漂亮的女学生上了他的香车。”

“他的开车技术一级棒。”

“最后我们还是跟丢了。”

“噢，你们倒提醒了我。”大哥慢吞吞地开口。“紫萤，我记得你好像还没考到驾照。”

噢哦！她们同时闭嘴，苦着娇俏的脸蛋面面相觑。原来，弄巧成拙的感觉竟是如此之——整！

寰宇马上联想到事情的危险性，满腔笑意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“除了会惹事之外，想不到你也兼具神风敢死队的精神。”幸好她的脑袋安然留在脖子上，没被撞断，他打算获得亲自摘掉它的殊荣。

“……”聪明的人懂得何时该保持沉默。

鸿宇欠欠身，发出逐客令。

“寰宇，带谳霓回去。”若有所指的眼光移回老婆脸上。“接下来的家务事，咱们各自回自己的地盘上解决。”

紫萤就知道自己的预感不会出差错，她的小屁屁果然快遭殃了。

你自求多福吧！两位新嫁娘用沉默的眼光替彼此打气。

## 第七章

趁着寰宇接听乍然响起的电话，谳霓砰通砰通跑进客房，把自己反锁在安全的空间里。

任凭多么愚昧的人，一旦瞄见她新婚夫婿的表情也可以猜到，接下来随时会爆发世界大战。他并不打算送她回贺氏大宅，反而驱车直往台北市区的住所而来，聪明的她立刻了解他显然有意避开陈管家的耳目。

行事光明正大的人何必顾忌旁人的眼光呢？她获得一个合理的推论：可见他脑中盘算的主意与“光明正大”相差一段距离。

她开始搜寻窄窄的客房，试图找出可以保护自己的工具。平时她极少有机会光临他的单身汉之家，这间客房更是生平头一遭踏进来，放眼望去，里头恰巧没摆置球棒或花瓶之类的武器。不过，没关系，她有办法！

谳霓略过通往浴室的小门不理，开始把所有推得动的家具搬到门后顶住。

两把小椅子似乎稍嫌单薄了些，她四处打量，相中沉稳厚重的单人沙发，于是把它推到房门后加强防卫。可惜双人床太巨大，重量超出她力道的极限，但梳妆台倒是挺实用的。

再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小架子、小柜子，她的城墙堆叠成坚固的小山。倘若他能冲破她的防护网，她自愿随他处置。

谳霓大声说出自己的誓言。

“真的？”背后传来她死也料想不到的熟悉男音。“是你自个儿答应随我处置的，我可没强迫你。”

她跳起来，火烧屁股般转身。寰宇正倚着那扇通往“浴室”的小门端凝她，轮廓分明的俊颜依然维持着和悦的笑容。他如何闯进来的？难道他学过土遁、钻墙的奇门盾甲之术？

寰宇看出她的惶惑，自动提出解释。“隔壁是我的房间。”

而不是浴室！她懂了，却也太迟了。枉费她刚才做了一堆白工。

“嗯——你对客房的装潢有意见吗？”他的语气几乎是同情的。

老天，门！她该如何解释那堆家具堵在房门后的原因？叫她老实承认，因为她不想让他进来吗？不！

“对呀，呃……我觉得里面太挤了，所以想把没用的家具搬进其他房间。”她努力自圆其说。“或许其他房间用得上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顺着她的剧本演下去。“可是你忘记开门了，那堆东西挡在门后，根本搬不出去。”

“哦？”现在该怎么办才好？她绞尽脑汁想找出一个脱身的好方法，同

时可以挽救自己的自尊。“嗯——我希望连地毯一并换掉，所以先把家具搬到旁边，卷起地毯来比较容易。

没想到它们挡住门口了，幸亏你提醒我，谢谢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既然她对编故事这般感兴趣，他乐得听她瞎掰下去。

“呃，天气有点热，我想洗澡。浴室在哪里？”赶紧离开客房才是上上之策。

五坪大的房间多了他的存在，突然显得狭窄窒闷，紧绷的异感攥住她胸口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“在隔壁，你可以使用我房里的小浴室。”他依然倚着门房，没有丝毫移动或借过的意思。

搞什么？她的肝火开始上扬。要杀就杀、要刚就刚嘛！他这样嘻笑逗弄的“玩”她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又不是猫捉老鼠。

“你到底想怎样，干脆直说吧！”她的口气很冲。

“我又哪里惹到你了？”他低头打量自己，无辜的表情既生动又可怜。“我从头到尾没有动到一根手指头呀！”

没错，因此才令她更加愤慨。他站在这个房间唯一的出口上，动也不动的，叫她如何顺利地溜出去呢？

“你这种人最阴险了，脸上笑嘻嘻的，其实一肚子坏水，我就不信你会轻易放过我。”他凭什么以一副理直气壮的眼神睥睨她？逃家的这几天她的日子也很辛苦呀！不信的话，他自己和紫萤做伴几天试试看，包准他的魂被大嫂无时无刻冒出来的馊点子吓跑一半。“无论你在打什么鬼主意，尽管划下道来！怕你的人是猪八戒。”

“我真的没打任何鬼主意。”瞧她随时准备逃跑的模样，狄谳霓小姐显然不如她口中形容的坚强。“倘若我记得没错，刚才好像有人答应要任我处置。”

他缓缓往前移动，一步、两步、三步……两人的距离逐渐缩短。

该死！她吞下一口唾液，悚然产生抱头鼠窜的冲动。

“真的吗？是谁？”反正他又没录音，索性来个死不认帐。难道他还能吃了她？她小心翼翼地绕到床侧，试图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，却发现自己反而被困在角落里。

是哪个混蛋发明那句“天无绝人之路”的？

“你看起来非常害怕。”他终于站定脚步，双手贴上粉墙，将她围在自己的胸怀间。额头抵着她的额头，鼻尖触上她的鼻尖，麻痒灼热的气息呼上她的樱唇。

“你明明说过不怕我的。”

她的娇躯袭上一阵寒颤。谁叫自己块头不如人呢？

“乱讲，我刚才说：‘怕你的人是猪八戒。’”语气满含着防卫性。“我承认自己是猪八戒，你满意了吧？”

他突然呵呵笑出来，笑得两人的身体随着他的声浪震动起来。

“笑什么？”她低吼，有些恼羞成怒。“笑我是猪八戒？”

“不，笑你是可爱的小新娘。”暖唇徐缓点上她的鼻尖。

她觉得自己仿佛水族箱中的金鱼，被放置在锅炉上加热。水温不知不觉地升高，直到她发现时，全身已经火烫得喘不过气来。

他的唇从她鼻尖滑开，游移至丝绒般的脸颊，玉脂凝肌上微积着一层

细小的茸毛，柔软有如上好的天鹅绒。双唇流连了一会儿，最后停驻于藕白粉嫩的颈项。深深地、深深地吸进她青涩甜美的玉女香泽……

青草香味的洗发精、茉莉馨芳的沐浴乳——香喷喷的小女人……

强健臂膀溜向她的纤腰，轻而易举地捧高她。她的正面紧紧与他贴合，没有距离。

“你……你真的想……嗯……”她脸红耳热的，两手找不到地方摆，只好圈向他的脖子。

“或许吧！”其实他心里也有点惊讶。原本纯粹想逗逗她，谁叫她白白让他担心几十个小时。如今，软玉温香抱满怀，他忽然不太确定自己只“逗一逗”就算了。“你是我妻子；每个妻子都有她应尽的义务，所以我可以大大方方地碰你，毋需有罪恶感。”

这番话，自我说服的意味极为浓厚。

“好。”

“既然你已经嫁给我，就没有理由拒绝……你说什么？”他有没有听错，她刚才说“好”？

“好，我可以履行‘应尽的义务’，不过有两个附带条件。”她努力枉顾脸颊上的红潮与他讨价还价。

夫妻之间，这种事情还可以讲条件的？他第一次听闻。

“什么条件？”无所谓，姑且听听她的说法。

“第一，一旦我变成你‘真正的妻子’，你不能再去找其他女人。”思及他和别家大姑娘裸裎相见、在圆圆的水床上打滚的情景，一阵烦躁的反胃感揪住她的腹部。

“为什么？”这可是代表她其实有一点点在乎他，才会向他争取属于妻子特有的忠贞权益？原来她也是个小醋桶，他暗暗微笑。

她忍不住想抹掉俊脸上的满意笑容。

“当然是因为卫生问题，否则还会有什么？”赏他一个大白眼。“现在的病菌太过猖獗，谁知道你会不会染上什么‘花柳病’、‘爱滋病’之类的鬼名堂？如果日后传染给我，那我多倒楣呀！”

笑容立刻消失。这女人的人生似乎以气坏他为目的。反正狗嘴吐不出象牙，他劝自己别和她计较。

“第二个条件呢？”

接下来的要求比较简单，但她无法确定亲爱的夫君是否有足够的度量答应。

“我不想太早当妈妈。”她抢在他开口之前解释。“你只打算和我维持五年的婚姻关系。五年后我们分手了，孩子归谁养？”

寰宇偏头考虑半晌。“成！”

事实上他答应的理由绝大部分和分手的念头无关，主要的考量点在于，她比小孩子大不了多少。倘若现在当上妈妈，谁也说不准究竟是她照顾孩子，或是孩子照顾她。

“噢！”她老公未免答应得太轻易了，俨然对两人分手的结果不怎么惋惜似的。无情！

好吧！谈也谈完了，抱也抱完了，此刻应该进入“身体力行”的阶段。她是个言而有信的人，向来勇于面对自己的命运。

她挣下他的掌握走到床畔，呈大字型瘫上去，一副从容就义的凛然英

姿。

“快做吧！从头到尾半个小时够不够？”

他突然蹲下来，手指头在地毯上画圈圈。

这是什么意思？她疑惑地坐直身体。即使她没有“从事”过类似的经验，想也知道夫妻之道绝非以画圈圈开始。

“是不是半个小时太长了？”八成他力有未殆，所以觉得对不起她，听说男人都很注重这方面的面子问题。“无所谓啦！早做早完事，我不会介意的。”

他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。她只能从他压低的头颅看见一片浓发，至于正面的表情只好凭空猜测了。

他在哭？有可能！看来她真的伤到他的自尊心。

“寰宇，你——”

“哈哈——”他突然放声大笑，躺在地上打滚。受不了了，跟她相处实在太有意思。

“我——我不认识那个令你以为半个小时——半个小时就够了的男人，不过我同情他。哈哈——”

原来他在嘲笑她。臭男人！难道纯洁也是一种错误？

“你去死！”她临空跳到他肚子上，压得他哇哇大叫。

“喂，会出人命耶！”他翻转一圈，顺势将她压进身子底下，战情的优劣局面登时逆转。

“我长到二十出头还没被人耻笑过。”她抡起粉拳捶他。

“那么你身旁的人显然缺乏幽默感。”他包住她的小花拳，全身重量渐渐加诸于她上方。

气氛产生微妙的转变。老天，他——他真的想“身体力行”吗？她羞躁地垂下眼睫。

“诩霓？”深邃的眼眸加深了色泽。瞳仁泛着巧克力色的柔光。她第一次发现他的眼睛颜色与常人不太相同。“相信我，如果我‘早做早完事’，你绝对会介意的。”

芳心飞快震动着，在她能回答之前，灼热双唇重新覆上她的樱花唇瓣，恍惚中记起——这个男人真的成为她丈夫了。

而且，她也终于明了，为何他坚持半个小时绝对不够——

寰哥哥，花环给我。给我好不好？

好吧！送给你……霓霓戴花环好漂亮！很像小新娘。

真的吗？长大以后我要当鸿哥哥的新娘。

……为什么？

因为我最喜欢他了，长大之后我一定要嫁给他。

是吗？……好，你尽管去嫁给别人好了，我不稀罕！

寰宇？怎么是你？那个小男生呢？

哪个小男生？我没看见。你自个儿慢慢找吧！我要走了。

不，不要走，不要丢下我，我一个人会害怕。寰宇？爸爸？你们上哪儿去了？

不要丢下我——

“不……不要走……”

“霓霓？霓霓醒醒，你做噩梦了。”与梦中一模一样的浑实嗓音。“不怕不怕，没事了。”

“别……”她倏然睁开清眸，丰盈欲滴的珠泪暂时模糊她的视线，刹那间产生慌乱的错觉，仿佛她仍孤独存立于天地之间。“寰宇，你在哪里？”

绝望地想捉住某个她熟悉的人影。

“在这里。”轻柔如羽毛的手指拂去她的泪痕。“我一直在你身边。”

世界转瞬间变得清晰。

月色溶溶，透过玻璃窗折射而成雪花。有温度的雪花，遍洒在米色地毯上。云破月来花弄影，重重帘幕密遮灯。

他们回到他房间了。棉薄丝被柔覆着两人光洁的躯体。

他一直伴在她身旁，不曾离开？那么，为何梦中的景象真实得令人畏惧？从前这个迷梦也常常出现，然而其中的小男孩一直只是小男孩，直到认识寰宇后，小男生才奇异地幻化成他的形体。

“我又做了相同的梦。”她跌回他怀中，一如往常梦醒时分的感受，体内升起虚脱疲惫的倦意。

“梦见狄伯伯离开你？”

“嗯。”还有你，她无声加上一句。

他明白，除非彻底消除她的不安全感，否则如是梦魇将会永远纠缠她。

该如何做呢？他有些无奈。

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

“你不会再孤独了。”轻轻一声喟息，将她拉入怀中，温暖体温包围住她。

只能私心祈盼，人可长久，千里婵娟相共……

谕霓迈过“贺氏大楼”第十二层的走廊，前后两公尺内的行人立刻绕道。

自从上回她引发全楼电线走火，响当当的“破坏王”名号已传遍上下员工的耳朵。每个人经过她身畔时直觉地贴着墙壁挨过去，仿佛担忧会不小心沾上她的灾祸或楣运。

“无聊！”她准备告诉寰宇把这群迷信的职员全部开除。

唉！每天无所事事地晃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在美国期间还可以念念大学解闷，现在辍学回来，她可变成吃闲饭的游民了。虽然贺大哥吩咐寰宇替她恶补一些企管概念，偏偏姑娘她对这门功课不感兴趣，趁着他们关进会议室里召开主管会议时赶紧偷溜。

有贺大哥在场，寰宇不会再随便放水，以后翘头的机会可就减少了。她渐渐能够体会，紫莹被逼着考插大是何等苦涩的心情。

“谕霓？”电梯门在这个楼层恰好打开，正要下停车场的怀宇无意间瞥见她的倩影。

“贺二哥，”她连忙抢进电梯里。总算找到人陪她聊聊，尽管怀宇对嚼舌根子趣致缺缺，然而这种时候也没得挑对象了，有人讲话就好。“你要上哪儿去？”

“去工地瞧瞧‘飞鸿纪念医院’盖得如何了，听说进度上有些落后。”

贺鸿宇独力自创的“飞鸿建设机构”生意越做越大，目前已经跻身台湾二十大企业集团的排名之内。经过三年多的周延计划和布署，他决定将关系事业往医疗方面拓展，于是买下一块市郊土地做为“飞鸿纪念医院”的预

定所在，目前预计在一年之后兴建完成。而医院的主持人，理所当然由医生弟弟贺怀宇担任。

“你呢？又想偷溜？”可怜的弟妹，看得出来她快被他两个兄弟闷坏了。

“谁说偷溜？我可是光明正大跟你走出去。”既然她结了婚，又有贺怀宇相陪，目前总算安全了吧？他们没理由把她囚禁在贺氏大楼里。“走走走，我陪你去视察工地。”

稍后，她坐在乳白鲜亮的丰田轿车上，侧头打量怀宇俊挺的剪影。

老实说，三兄弟中容貌、外形拔尖的人应该由寰宇排第一位，但最吸引女性眼光的对象则属怀宇了。那股子霸道直接的烈火性格，比鸿宇大哥的疏离冷漠更容易引起女性遐思，又比寰宇开朗活泼的爱笑性格多了几分神秘感。

这般出色的男人，为什么彭珊如不懂得善加把握呢？

“贺二哥，有一件事情——我不确定该不该告诉你。”她担心他受到太大的刺激，开车撞上安全岛，那她多倒楣呀！

“没关系，等到你确定之后再告诉我好了。”

她气结。奇怪了，他好像连人类最基本的好奇心也没有。

“我既然开口，就表示想告诉你了嘛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就直接说呀！何必还拐个弯呢？”他觉得很好笑。女人的脑袋构造似乎和男人不太一样。

“我习惯用那种方式当开场白！你应该表示出非常好奇的神情，回答我：‘你快点说，我好想好想听。’这样我才接得下去！”不解风情！难怪彭珊如会往外头发展。

不是她偏心，她老公真的有趣多了。刚开始虽然常被她惹出来的麻烦气得蹦蹦跳，后来就培养出一笑置之的风度，甚至懂得如何苦中作乐，永远开开心心的。遇上她使小性子的时候，也会放软态度逗她说话。相形之下，他是兄弟之中最懂得享受生命的一个。幸好她嫁的人是他！

幸好？老天，她想到哪里去了，原本自己最想嫁的对象明明是两位哥哥呀！再说，寰宇只准备娶她五年，她做什么白日梦？

心情忽尔忧郁起来。

“不管你想不想听，我直接说了。”就让怀宇陪她一起心情郁闷吧：“最近半年来，我好几次撞见彭珊如和一个叫冷恺群的男人勾勾搭搭的，八成有些暧昧的关系。而且不只我，紫萤和寰宇也见过。”

她不明白为什么老公和大哥知道这回事后，还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难道是担心怀宇器傲的天性会惹出其他事端吗？有可能，他的个性太过骄气，哪会忍受自己白白被人戴上绿帽子，糟糕！她刚刚是否太多嘴了？

“噢！我知道了。”

咦？没反应，这不像她认识的贺怀宇。

“贺二哥，我说的是你‘未婚妻’彭珊如耶！”莫非他气到最高点，反而不气了？

“嗯，谢谢你告诉我。”

谢谢？他非但不火大，反而谢谢她。

“你们兄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其中一个态度反常也就算了，三个都反常就表示：他们有事瞒着她。“什么跟什么嘛！自己叫我把你们当成一家人，可是你们呢？你们也这么对待我吗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”若是没把她当家人，他早放着她在公司晃荡、看也不看一眼，遑论让她跟到工地来。

“那么你们为何对彭珊如出轨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”

“大哥和寰宇无意插手这件事，是因为我才是主角，他们打算由我自己出面解决。”

很合理！“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把冷恺群除掉，反而留着 he 碍眼？”

“开玩笑！”怀宇大惊小怪地瞥向她。“如果现在踢掉冷恺群，彭珊如包准回头缠住我，那我岂不是非娶她不可？你别害我。”

啊？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以前彭珊如没有把柄落在我手中，所以我缺乏合适的藉口摆脱她。现在好不容易让我捉到小辫子，当然要忍耐一段时间，等到时机成熟了再揭发出来，届时她跳到黄河也洗不清，婚约的事情只好任我摆布。彭家既没资格责怪我们，贺家也不至于蒙上出尔反尔、负心薄幸的罪名。我何乐而不为？”他眉飞色舞。

难怪寰宇说他二哥是专门动脑子的。原来没有三两三，不敢上梁山，怀宇颇有两把刷子！

“贺二哥，看不出来你这么奸诈狡猾。”她开始以崭新的钦佩眼神打量他。

“不好意思！我的肚肠天生比两位兄弟迂回一点，你不用太尊敬我——啊！”

两人在车子里讨论得天花乱坠，对面突然冲过来一辆小喜美。他的反射神经比常人快上几拍，脚底板直觉用力往下踩。

唧——尖锐的煞车声贯穿路人耳膜，丰田的轮胎打滑，在路面转了两、三圈，嘎然绕回喜美面前。

“啊——”她的尖叫声仍然持续着。她不要死！不要死！为什么每个人都想谋杀她？紫莹企图用车子害死她，怀宇也一样！“啊——”

“住嘴！”玻璃快被她震破了。

她终于收住叫声，拚命喘气。老天，寰宇，快来救我！

“搞什么鬼？”怀宇的火爆脾气全面发作，推开车门向喜美的主人叱骂。“哪有人开车这等开法，跑到对面车道来也不及时转回去。幸好我煞车踩得快，如果真的撞上怎么办？”

“喂，你很恶霸哦！”喜美车主不甘示弱地骂回来。“明明是你驶到我的车道来，还敢恶人先告状。”

“对呀！先生，是你走反了车道。”仗义执言的路人纷纷赞同小喜美的说法。

开玩笑，他开了七、八年车子，几曾走错车道过？分明是睁眼说瞎话……慢着！丰田确实停在反向车道上。

莫非违反交通规则的人是他？

“贺二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谕霓跨出车门，查看目前紧张的局势。

这可奇了，他一辈子没出过车祸，头一遭载她就发生破天荒的记录。

“可能我们刚才聊得太投入，不小心闯进对面车道。”蓦然间，他的脑中升起寰宇曾经形容过的话语——以及狄谕霓带给他的灾难。

“噢！幸好两辆车避开了。”她走过来检查他有没有受伤。“贺二哥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没事。”他谨慎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。身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，他

向来认为迷信是一件愚蠢可笑的事情，不过……

或许寰宇说得没错，她确实是一颗天大的灾星！

## 第八章

“他们兄弟俩是我所见过最迷信的人类。”谕霓怒不可遏的嗓门几乎让贺家老大的起居室烧起来。

亏他们还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居然比乡野匹夫更顽劣，相信她当真带有某种不祥的基因，那几十年书真是白念了！

“这回又发生了什么事？”紫莹巴望她能多说一些，时间拖得越长越好，因为只有客人来访时，鸿宇的鹰眼才会离开她和补习班讲义几个钟头。即使谕霓气愤地扯破沙发椅她也不会心疼。

“贺二哥载我去工地的途中差点出车祸，这能怪我吗？”她抓起小抱枕猛捶。

“当然不能。”任何事情只要牵扯到那个蒙古大夫，毫无疑问是他的不对。紫莹甚至用不着听完事情的始末。“如果开车的人是你，那还有话说。”

“到了工地，鹰架上掉下一盒钢钉差点砸中他的脑袋，这也是我的错吗？”她紧紧掀起另一只圣伯纳犬“巨人”的尾巴乱晃。

“汪！”巨人决定逃命要紧。如果断了一只脚它还有其他三只可以递补，但是尾巴可只有一根而已。

“当然不是。”不过，谕霓身边似乎永远充满了灾难。

“后来我们乘工地电梯上楼，电梯突然故障，卡在四、五楼之间，难道我应该为它负责？”

“不应该……”一天之内居然发生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灾难？老天，紫莹开始同情起那个随便拿毒针扎人的庸医了。

“接下来——”还有呀？“我们离开的时候车轮陷进大水窟里爬不出来，这也跟我没关系吧？”

“呃，我想……应该没关系。”她可不敢确定哦！“……对不对？”

“当然对，你那个疑问句是什么意思？”谕霓瞪了瞪美眸。

“没事没事。”先陪小心要紧，免得惹火了女瘟神，意料未及的灾难马上兜到门前来。

为了生命安全起见，或许她该把谕霓排进“拒绝往来户”的名单里。

“来，喝口水，息息怒。”

直到谕霓的怒火稍微和缓下来，紫莹才暗暗松了口气。

“紫莹，那两道化学实验题做完了没有？”男主人的声音从走廊上飘过来，随着噪音的落下，俊挺出众的身形出现在起居室门口。

喝！牢头出巡了。她几乎跳起来，飞快捡起满地乱堆的讲义、模拟考题。

“我……嗯……那个……谕霓有事找我商量，等我们讨论完了再说！”她求助的眼神连忙瞥向小婢。

显然紫莹真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谕霓满能了解她的心情。想当初

自己在贺大哥的锐眼监视下，不得不乖乖听寰宇讲授“企业体经营概念”，那股子逃脱的欲望说有多强就有多强。

“是吗？你们在讨论什么？”鸿宇抢在她前头捡起一本电影杂志。“《影响》？就我所知，你好像打算考化工系，而不是大传系。”

“呃……这期的《影响》介绍几部跟化学工程有关的片子！我只是想吸收其他相关资讯。”她对谕霓吐吐舌头。看到了吧？她的日子可不比她轻松好过。“而且，我又没有浑水摸鱼，谕霓真的有事找我商量。”

贺鸿宇太了解他老婆了，只要能偷懒上一阵子，即使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小事她也会把它当成国家大事，谈上五、六个小时。不过，看她手忙脚乱的小媳妇模样确实满可怜的，像煞了溺水的小狗狗游不上岸。念书真的有那么痛苦吗？

“谕霓，没事多帮我盯着她。”他又是摇头又是叹气的，大手习惯性地伸向弟妹头顶，揉弄一片青丝。

妈呀！危险！

“喂喂喂！”她及时阻止老公的手碰触到女瘟神。

两道目光同时回头端注她。

“怎么啦？”鸿宇墨黑的剑眉斜挑入鬓际。

“呃……没有。”

莫名其妙！他摇头叹了口气，转而伸向弟妹纤白的玉掌。

“喂喂喂！”要死了！你还敢握？从没见过比她老公更缺乏危机意识的男人。

“又怎么啦？”他老婆今天特别奇怪，连握个手她都有意见。

冷眼旁观的谕霓打量她那副有苦说不出的表情，心头有了几分明白。

“秦、紫、萤！”紫萤八成和姓贺的那伙人同样迷信，担心她把灾气传给贺大哥。

“嘎？”紫萤赶快装傻。

可恶！还以为今天下午找到盟友了。

“叛徒！”她气呼呼地提起背包刮出这个伤心地。

怎么回事？应该不是他惹到她吧？鸿宇望着她的背影，发觉他们兄弟娶回来的女人都很难弄得懂，麻烦透了！

“你何时变成叛徒来着？”

“还不是为了你。”紫萤软绵绵地挨进他怀里，踮起脚尖轻啄他的下颚。

“我刚才救了你耶！寰宇他们在她手上吃过亏，如果你也无意间冲到她的煞气，出了意外变成植物人，那我以后靠谁养活？”

“你很懂得未雨绸缪嘛！”他啼笑皆非。“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，那两题化学做完了吗？”

讨厌！他怎么还记得？都已经隔了五分钟了。

“嗯……噫……那个……那种题目要亲自做实验才能理解嘛！你一天到晚叫我纸上谈兵，我当然做不下去！”既然找不到正当理由逃避，只好运用强辞夺理的战术。

“好，我明天帮你把全套实验器材买回来。”他干脆断了她偷懒的后路。

天哪！不要！东西一买回来，说不定他以后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将她锁在实验室里。

“老——公——”紫萤偎进他怀里挨挨擦擦的。现在必须改用其他策略。

“先别谈那些煞风景的功课嘛！人家有重要的事情和你商量。”

“你考插大的问题也很重要。”他的态度依然坚决不移。

“可是没有我打算讨论的事情重要。”莹玉小手溜上他的衣襟，一颗颗地解开衬衫纽扣，微敞的衣领间露出一小片精练结实的古铜色……今天早晨，她便是枕在这片胸膛中苏醒……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侵袭的柔美被他紧紧接住，手心之下，心跳震动的速度明显加快了好几拍。

冰人快溶化了！俏媚的得意笑容溜上她唇角。

“老公，你的年纪也不小了……”如兰若馨的气息呼上他的体肤，眼波儿娇弱，轻瞟着他。“我觉得应该趁着你还有‘能力’前多生几个小宝宝，你觉得呢？”

俊逸脸庞依旧木然而无表情。

“我们明明说好了过几年再生小孩。”略微颤抖的口气泄漏出他体内的浪潮汹涌。

好，看你能撑多久！她暗暗偷笑。

“那是你自己说好的，我没有答应哦！”芳唇点上他的胸前，轻啮一下。

他的身子猛然震了一震。

“紫莹！”严厉的口吻几乎能骇昏小孩，可惜吓不倒他的小狐狸精。“回去做功课，听见没有？”

“听见了。”哀怨的秋波蕴含着浓冽醉人的诱惑。“你真的要我回去做功课吗？”

雨点般的细吻洒落他的胸前，而后掠过坚实的肩颈，游移到紧绷的下颚，她的发香仿佛淘气俏皮的精灵，悄悄钻进他的心田……

“紫莹……”他的呼吸渐渐急促得掩藏不住。

“你确定我应该回去做功课？”她全身的重量施放于他怀中，柔若无骨。

“你——”他挫败地低吼。“我发誓，待会儿一定要打你一顿屁股。”

她胜利的笑容维持不了多久，就被狂热掩下来的热唇覆盖。一个晃眼间，被他压在起居室的地板上，干爽的凉空气袭上逐一暴露的白腻肌肤。

两情正浓时，清风敲上窗帷，飘起一串情爱音符……

紫莹如愿以偿地怀孕了。

贺家二老得知自己即将升格当爷爷奶奶，立刻以最迅捷的方式从墨尔本飞回台湾。幸好他们顺利订到机位，否则难保不会买一架喷射机专程送两人回来。

“恭喜啦，老大。”寰宇笑咪咪地捶他一拳。

“嗯！”鸿宇像个含着满嘴黄连的哑巴，只有自己知道自己吃了闷亏。

俏妻子怀孕他当然很高兴，但仔细追究下来，她怀孕的目的不过是想逃避插大考试，他就觉得一肚子窝囊气。

前几天贺家二老返抵国门，第一件事便是直奔他的住处探望宝贝媳妇。紫莹发现救星到了，立刻眨动亮晶晶的美眸，用非常非常委屈的语气说：“房间里堆满一大叠参考书，我看了就头痛。”

“孕妇怎么可以头痛？”他父母吓坏了。于是在父亲大人的指挥下，他辛辛苦苦托人收集回来的考试资料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堆进储藏室里。

这丫头，简直无法无天！

“大哥，紫莹有事找你。”谕霓从主卧室里踱出来。

他赶紧站起来。

“她又想吐了？”紫莹害喜的情况相当严重，最近几天甚至一站起来就头晕，害他担心得要命，连公司也不太敢去。“我过去看看，你们自个儿招呼自己吧！”

“嘴里抱怨个不停，一听见她有什么小毛病，还不是飞也似的跑过去听候差遣？”寰宇不以为然地咋咋舌头。

谕霓嗯了一声，不搭腔。

“怎么？心情不好？”和她相处了近一年，他已经学精了，看得出她的喜怒哀乐。

“没有。”

哈，这个答案就表示“有”。

“你为什么心情不好？”他发现她的脸色非常苍白，嘴唇几乎咬出青紫的瘀痕，好像快哭出来似的。她以前很少看起来如此反常！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寰宇将她带入怀里，她软绵绵地靠在他身上，似乎失去了支撑的力气。

体内的警钟开始铃铃大响。

“是不是我父母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？”一把怒火从心底冲到脑门。大嫂怀孕是她家的事，如果他们敢因为如此而冷落了谕霓，或者用不肯生育的事实来为难她，他保证翻脸翻个彻彻底底。

“不是……”

一阵暖热潮湿的水气浸透他的衬衫。老天，她哭了！她真的在哭！寰宇蓦地给她哭个手忙脚乱。

“还是大嫂做了什么令你难过的事情？”孕妇的脾气通常不太稳定，或许紫莹无意间伤了她的感情，自己却未发现。

“不……”她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，甚至懒得掩饰心情欠佳的事实。

“你……你不会了解的、只有紫莹才明白……我……我去花园走走，你别理我。”

紫莹？事情果然和他大嫂有关！好，他上楼去找那个罪魁祸首问个清楚！

“大嫂！”愤怒的拳头敲开主卧室房门，雷霆的吼声直直冲向床上的小娇女。

“你到底跟谕霓说了什么难听话？”

“我？”紫莹惊讶的灵眸瞪得大大的。“我没有说什呀！”

“少装了。如果没有，谕霓为何哭得这么伤心？还说事情和你有关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她露出好无辜的神情。“我们刚才在讨论如何布置小宝宝的房间，而且谈得很开心呀！我真的没有欺负谕霓。”

她快被寰宇骂哭了。

“你疯啦？先把事情查清楚再骂人好不好？”鸿宇火大。平常他连重话也舍不得向美丽的小妻子说上一句，她却叫两个弟弟欺负遍了。一个莫名其妙地拿针筒扎她，另一个莫名其妙地扯直嗓门吼她。

他们以为她没人撑腰吗？

“你少护着她，她有胆子做错事就要有胆子承认。”他的炮口转回大哥头上。

“去你的！你们的声音可不可以放小一点？”贺家的火爆浪子冲进来大骂。

最近医院里特别忙碌，怀宇已经熬了两夜没睡，刚才下了班又被父母拖来替大嫂检查身体。好不容易偷到一点点时间，打算溜到大哥的客房睡上十来个小时，他们却坚持在这种紧要关头吵个你死我活，他快抓狂了！

“我们吵架干你啥事？你喳呼什么？”寰宇管他三七二十一，索性连二哥也骂进去。此时此刻他看谁都不顺眼。

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欠扁是不是？”怀宇被惹毛了。

“想打架？来呀！”他脱下西装外套迎上去。

两只斗牛眼看就要打成一团。

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鸿宇气得几乎内伤。

也不搞清楚这是谁的地盘，居然在他家里打起来，他们到底有没有把他这个主人放在眼里？

“你要是不爽的话，一起上来好了，我还怕打输你们不成！”怀宇踢飞挡路的矮凳子。

“老公……”紫莹完全傻掉了。她头一回看见三兄弟吵起来，更甭提打架。公公婆婆上哪儿去了？为什么这种紧要关头他们反而消失了？

原本鸿宇确实打算保持心平气和的，但一看见她惊吓的表情，无名心火马上从脚底板烧到头顶心。

“你们给我滚过来！”他揪住两个家伙的手臂往门口拖。

“你想怎样？”寰宇甩开他的箝制。

“咱们隔壁解决。”

“打起来？什么意思？”谕霓努力想听懂大嫂气急败坏的解释。

“就是打架的意思。”紫莹拖着她穿过花厅，踏上通往二楼的阶梯。

“打架？”她依然一头雾水。她出来花园散步和打架有什么关系？而且打架的人还是那三个“通常”很相亲相爱的兄弟，那就更荒谬了。毫无疑问的，肯定是紫莹误会了。她笑着拍拍大嫂肩膀。“放心吧！他们不可能打架，即使二哥和寰宇吵起来，起码大哥会有分寸……”

一声轰然巨响重重敲在墙上，震得书房的门扉晃动起来。两个女人呆呆站在房门口，及时听见男性阳刚而得意的笑声传出来。

如果她们听得没错，那串笑声应该属于贺鸿宇。

“谢谢你对我老公如此有信心。”紫莹垮着脸苦笑。“不过，我认为你应该修正刚才所说的那句话。”

“他们真的在打架！”她瞪大眼睛。

惊人的事实终于流入她的脑中。兄弟们平时斗斗嘴是常见的事，但兵戎相向却是她头一回见到。

且慢，三个人打混架，总有一方会居于挨打的地位。由刚才的笑声来研判，处在弱势的人绝对不是贺大哥，而怀宇又常常和大哥一个鼻孔出气，难道……

“他们太卑鄙了，怎么可以两个打一个？也不怕传扬出去，人家笑他们以大欺小。你丈夫真是太恶劣了！”她气愤的粉拳在紫莹鼻端前挥舞。

“乱讲，说不定是他们两个打我老公一个。”两位娇妻越想越不对劲。怀宇被扁也就算了，反正他孤家寡人的没人疼，但她们老公可是要养家活口的，

万万伤不得。“喂喂喂，快进去看看。”紫萤急忙催促。

谳霓依言打开一小道门缝。

“啊——”声乐系高材生的尖叫从她喉咙往外冲。

因为一个唐代上等官窑瓷器罩着她的脸蛋飞过来。

“危险！”千钧一发之际，紫萤替她把门扉拉拢。

哐啷！隔着四公分的木门，瓷器碎得尸骨无存。

“是谁这么缺少运动家精神？”紫萤愤慨极了。明明是肉搏战居然乱扔东西。

“当然不会是寰宇。”她连忙替老公申辩。

“鸿宇也不至于如此恶劣。”紫萤扬高下巴。

结论是——

“一、定、是、怀、宇！”她们异口同声决定道。

活该！谁叫他没娶个老婆当亲卫队。

里头的连天战火似乎沉寂了些，她们贴在门上窃听，门内半丝声响也没有，只除了最高品质——静悄悄。

难道他们三败俱伤，全打死了？

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耳朵下的门板突然滑开，两个女生踉跄跌进去。

两双大手及时扶住她们跌撞而入的身子，抬头一看，是老大和老三。

“还你。”寰宇的口气仍然很恶劣，把紫萤塞回大哥怀里。“给我。”再将他怀中的谳霓拉回来。

“银货两讫。”怀宇在旁边说风凉话。

尽管战火的苗头稍微扑熄了一些，但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并没有降温多少度，如果女士们离开现场，他们极有可能继续打下去。

依照目前的伤势研判，三个人平分秋色。鸿宇的额头上有一小块瘀青，衬衫扯掉两颗纽扣，看起来反而比衣冠端正的模样更帅；怀宇挨了一记神龙十八掌，五只手指头印子鲜明地留在脸颊，手相师可以就着红印子推敲出掌者的下半生运势了；寰宇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，如果顶着那个黑眼圈出去，路人可能会以为他戴墨镜。

“你们为什么打架？”她的指尖轻轻滑过寰宇的眼眶。

他痛缩了一下。

“没什么。”他反问：“你还好吧？”

“我为什么应该不好？”打架的人不是她，受伤的人也不是她，她当然好呀！

怀宇随手抓起一个抱枕扔向弟弟。

“你自己听到了。谳霓亲口说她很好的，你可以停止发疯了吧？”

“她已经哭完一轮了，现在当然没事。”寰宇低吼。“你少趁机偷袭！别以为有女士在场我就不好意思扁你。”

“住嘴！谳霓爱哭和怀宇有什么关系？你没事对着别人乱吠干什么？”更别提向他的宝贝老婆大吼大叫。鸿宇想起来就有气，没功夫注意爱妻怜惜的亲吻落在下巴上。

“我爱哭？”扯了半天，事情居然绕回她头上。

“好啦！既然当事人在场，咱们请她亲自解释清楚。”一场架打下来，反而让怀宇的瞌睡虫跑光光。“谳霓，你刚才到底哭个什么鬼？”

“我？”她的脸颊蓦然间红通通的。“没有呀！”

“你的口气这么凶，她哪敢说？”寰宇把抱枕朝二哥的俊脸扔回去。“霓霓，别怕，如果你受了委屈尽管说，我帮你做主。”

凶狠的眼神往大哥怀中的小女人瞪过去。

“你瞪什么瞪？霓霓说过是紫萤弄哭她的吗？”鸿宇用同样凶恶如刀的眸光杀回去。

霓霓缩在他胸前，呆呆看着三个恶汉眉来眼去。

“你是说，你们是为了我而打架？”

“不是‘我们’，是‘他’主动挑衅。”两个哥哥齐齐把矛头指向小弟。这种时候他们通常很合作。

“寰宇说，紫萤把你给弄哭了。”鸿宇补充一句。

“紫萤？没有呀！”怎么连紫萤也有份？

“如果没有，你为何从她房里哭着跑出来？”他发现自己可能又当了一次冤大头。

“那……嗯……我自然有我的原因嘛！跟紫萤无关。”她的脸色倘若再红上一分，八成会引起火灾。

“喂，你自己听到了。我们可没逼她这么说。”怀宇得意兮兮的。他向来喜欢站在优势的地位。

“可是我刚才问你为什么哭，你明明回答我只有紫萤明白。”他突然觉得好委屈。虽然他和哥哥打得兴高采烈，甚至不想停手，然而她好歹也得给他一个强而有力的理由做后盾嘛！

“那是……我……”这种事情怎么好当着众人的面说出口呢？可是，寰宇都快和哥哥反目成仇了，总不能不给他一个交代。“过来！”

她凑近他的颊畔嘀嘀咕咕咬耳朵——

寰宇的脸色随着她透露的消息一阵青一阵白。

“就是这么回事？”他的语气出奇的平静。

霓霓赧红了脸，微颌着螭首。旁观的三个人瞧上半天也猜不到他们的葫芦里藏了哪些膏药。

“你为什么说只有紫萤明白？”他决定问个水落石出。

“因为她是女的，她不懂，难道你懂？”笨！她瞪老公一眼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有好康的事情应该说出来大家分享才对，怀宇极端鄙弃小弟藏私的表现。

寰宇安静了半刻，逐一迎上大哥、二哥、大嫂期待的眼神，嘴角渐渐翘起来。

这副神情代表着什么意思？大伙儿面面相觑。难道刚才被他们打坏了脑袋？

他的嘴角越翘高，最后连音效也一起冒出来。

“呵，呵呵，哈哈——”他忽然笑倒在地上。玩了半天，原来这场架白打了。

“她——她——”

“寰宇！”她尖叫，抢起抱枕蒙到他脸上。“你如果敢说出来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！”

“无所谓，我们替她原谅你，快点说。”怀宇快被好奇心折磨死了。

“她——”他笑得直不起腰，拚命闪躲着她致命的攻击。“她的‘那个’来了——就是女孩子每个月都会来的‘那个’——害她肚子痛——所以才哭

——哈哈——”

“老天，真相大白！”

“有什么好笑？”她红着脸，使尽吃奶的力气捶他。太可恶了，害她在姻亲面前丢脸。

“笑笑笑，笑死好了！你就只会笑。这种事情很正常，一点都不可笑。”

“没错——可是——你把它变得很好笑——”他似乎没有停住笑声的意思。

“你去死！”她继续攻击他，两人都未曾注意到三个旁观者已经悄悄地离开书房。

“你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女人。”他咧大嘴巴。

是吗？她啐了他一口，手指抚上青紫的眼圈。这是他第几次为她打架？她都数不清了。

奇怪的感觉！以前他也曾替她打退坏人，她并未产生特别深刻的情潮，反而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。毕竟在美国住过七、八年，西方人口中的“骑士精神”多多少少影响到她。

然而，今天的情况又稍稍有些不同。他打架的对象是亲哥哥呢！尽管平时老爱斗嘴吵架，其实他们兄弟的手足之情比任何人都真挚友好。为了她，他却不惜与他们大打出手。

她忽然想哭……

“怎么了？”他吓了一跳，好端端的，为何她又哭了？“好嘛好嘛！我不应该把你的‘秘密’说出来，别哭了好不好？”他低声下气地求她。

“不……”她用力摇头，泪水以惊人的速度滑下灵秀的脸容。

“嘘，没事了、没事了。”他手忙脚乱，紧紧将她搂进怀中，细细吻掉奔流的清泪。

谁说没事？事情才严重呢！

她突然发现——她，真的爱上他了！爱上这个几年之后就要与她离婚的男人。

而她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藉口挽留他！

## 第九章

他们被跟踪了。

打从刚才出门开始，谕霓就觉得身后有人监视他们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寰宇发现她一直回头张望。“我们才出门十分钟，你已经迫不及待想回去了？”

晚饭后短暂的散步是她和寰宇的例行公事，她不想让疑神疑鬼的感觉破坏这种安宁的气氛。

“没事。”或许她太多心了。

“最近公司里一切顺利吧？”

他险些跌倒。

“你生病了？”大手探向她的额头。“咦？没发烧。或者你的肚子又痛了？”

不对，哪有人家一次‘来’四个多星期还不停的。啊，一定是这个月新来的，对不对？”

“神经病！”她捉住他的手掌放进嘴里啃，咬得他哇哇叫。“我明明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，你干干脆脆的回答也就是了，干么有的没的分析一大堆？”分析的内容甚至与她的问题完全不相干。

他老以为自己才是家族中的医生！

“不能怪我呀！”他泪眼汪汪地申辩。“你会问起公事，就好像大嫂提起插大考试一样，都属于‘极端不可思议’的奇迹。”

“去你的！”她拿起花伞追打他。近晚的凉沁微雨在伞面上沾染了几颗水珠，随着她的挥洒，尽数散向他的形躯。

“哇！”两、三颗雨花飘进他的衣领，他刺激得哗啦哗啦大叫。“竟敢用水喷我，你惨了，贺太太。”

他使劲摇头甩掉乌发上的水珠，姿势和刚洗完澡的阿成一模一样。

“原来有其狗必有其主。”她放怀笑弄他。“如果让阿成看到，它一定会觉得……喂，你干什么……不要……啊——”

猛不期然被他拦腰抱起来，在街道中央转了好几圈，世界在她眼前晕眩成缤纷的万花筒。她放声大笑，圆润的音符衬着他浑沉的笑意飘浮于空气之间。

东西南北轮番替换，路人惊异趣致的眼光从各个方位投射过来，但世界是他们的，旁人的谈笑指点无法侵入。谄靛稳稳瘫倚在他怀中，模糊注意着他开朗的凝视，深深切切——

深切而见真情，总在凝眸深处。

一道暗影压向她的眼界，来不及看清楚，唇瓣已然被他锁住。

他吻她，在大街上，在近晚的凉风里，在众目睽睽的凝望中。

这一刻，她觉得自己安全而幸福。

“先生，勇哦！”尖锐的口哨声打断他们的亲密，回眸望去，是一群把汗毛当胡子留的高中生。毛头小子的眼中充满艳羡。

“谢谢。”寰宇搂紧她，行了一个端端正正的九十度鞠躬礼，赢来所有路人热烈的掌声喝采。

她羞赧极了，敲他的头颅一记爆栗。“你当自己是街头卖艺人吗？快走啦！”

“小姐，凶哦！”高中生又撂下一句评语。

寰宇咧大嘴巴，依然搂着她，开开心心地迈回归家的路上。

是她多心吗？适才转身的那一刻，眼角似乎瞥见人群中一颗熟悉的头颅隐没而去。那种受人监视与跟踪的感觉又流回心田。

“你对那群高中小伙子如此依依不舍吗？”他踏上家门外的私人通道，显然也注意到她频频回顾的奇异举动。

“不是，从刚刚出门开始，我一直觉得有人跟踪我们。”美眸透出几丝困扰。

“跟踪我们做什么？”他愣了一下，反脚踢上大门。中央空调的清徐冷气侵入两人心脾。“难道又是狄家那帮不死心的亲戚？不对，你已经嫁给我，生米煮成熟饭了，除非给他们天大的胆子才敢再来打你主意。”

没错，而除了她的叔伯姻亲之外，其他人似乎没有监视她的必要。

“八成是我多心了。”她导出合理的结论。

寰宇点头赞同，簇搂着她继续往内室走进去。她马上明白他想做什么。

“放我下来！”她赧涩地推着他。“现在才八点，你想干嘛？”

“哪套法律规定八点的时候不能‘干嘛’，中华民国宪法吗？”

“我……嗯……”好家伙！一句话堵得她哑口无言。

无所谓，反正他也不准备听她罗嗦。抱着她踢开房门，打老远便将她扔进绵软的大床。

“不要啦！”她仍然不肯依他。“你才刚吃完饭，立刻接着做‘激烈运动’，小心消化不良。”

“就是因为吃完饭了，才要运动一下促进消化嘛！”他轻松地驳回她的抗议。

精健体魄覆上她的柔躯，炽热唇片煨贴着嫣红软唇。她体内所有的局促羞赧，遇上他直接的侵袭，全化成软弱无依的清泉，流向虚无缥缈间——缱绻之后，轻凑近他的耳际软语呢喃。

“寰宇？”

“嗯？”他的声音困困的，似乎快睡着了。

这是他的习惯之一，每回和她缠绵过后就会浑身松弛，开始找周公畅谈睡觉经。大多数时候她会陪着他飘入梦乡，然而今夜，她有些心事想弄明白。

“寰宇，你爱不爱我？”他真的爱她吗？或者，只是贪恋她的外表美态？

“唔……为什么突然问？”他仍然徘徊在半梦半醒之间。

“你直接回答我就是了。”她已经把有他的地方当做家，但，这份归属感若仅能维持五个寒暑，她会警告自己及时煞车，别再投注太多，以免到头来又要伤心。

“你呢？你爱不爱我？”他忽然回问，眸光里已经找不着半丝睡意。

她被他盯得心慌意乱，又不愿意在他表态之前先泄漏自己的心事。

“有一点点吧！”她低头回避他的视线，突然后悔冒冒失失地问出来。如果他回答“不爱”呢？没问之前，起码可以保留一丝幻想。而且她了解寰宇不喜欢把情爱感情放在嘴里到处说。即使心头真正爱她，也很难听他直接说出来。

“你只有一点点爱我——”他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。

“怎么？”她老公的反应似乎有些奇特。

“那我可亏大了。”他伸手拉她叠躺在身上。逐一数给她听。“你看，我不但娶了你，更对你体贴得不得了；替你打架、替你解决麻烦，完全切断与其他红粉知己的亲密接触，晚上睡觉前还要对你贡献一番‘心力’，结果你却只有一点点爱我，那我不是很吃亏吗？”

“去死！”她抓起枕头捶他。人家问得正经八百的，他却有本事和她插科打诨。“不爱就不爱嘛！何必说一堆乱七八糟的话来搪塞。”

“谁说不爱？”他翻个身将她压在身体下，眼中仍旧蕴藏戏谑，也流转着更深更浓的温存缠绵。“虽然你只有一点点爱我，我还是要告诉你——”

捧着她的秀颊，牢牢望进她的眼底，一句一誓言——

“狄谳霓，我，非常，非常，非常爱你，即使你一天到晚惹麻烦，即使你带给我一大堆灾难，即使你只有一点点爱我。”

完全没意料到的答案击中她的神经，她怔怔听他诉情，愣愣无法成言，直到他低首吻上她的红嫣，蓦然发现，不知何时，清泪两行已然流落面颊——

她真的被人跟踪了。

前两个星期谳霓不断说服自己，一定是她神经过敏。而且寰宇事先告诉过她，为了避免她再度惹祸，“贺氏”已经派遣安全人员尽量看住她。所以她一直以为跟踪她的人就是老公的手下，现在她可不敢如此铁齿了。

今天一大早。她从报纸上读到消息，“纵横科技”在科技广场举办一场座谈。

她已经打听清楚，“纵横科技”的集团总裁就是冷恺群。看来彭珊如颇有几分本事，未婚夫和奸夫的来头都不小。由于提供她内幕消息的朋友和冷家人来往很密切，据说冷恺群和他“妹妹”的关系满暧昧的，害她感兴趣得要命，偏偏又查不出更进一步的资料。

无论如何，冷恺群今天会亲自莅临广场，举办一场演讲。基于和贺二哥同一个鼻孔出气的立场，她马上抽空来会场探采虚实，听听那家伙究竟有没有能耐讲出一点门道，或者只是个普通的绣花枕头。

孰料，她在人群里东钻西溜，不仅搞丢了跟在她后头的安全人员，也让自己被坏人盯上梢了。这下子该怎么办才好？

“借过、借过！”老天，会场里的参加者也未免多得太离谱。

她越想越觉得气愤。寰宇他们老嫌她爱惹麻烦，可是她根本没做什么嘛！每回都是麻烦主动找上她的，怪得了她吗？算了，先别忙着替自己伸冤，还是躲避坏人要紧，倘若当真被他们捉到手，打电话回去勒索赎金，寰宇又要蹦蹦跳、哇哇叫骂她扫帚星了。

后门在哪里？

台上的冷恺群正在发表他从容自若的演说，偶尔还会赢得听众赞赏的掌声，显然今天她非得错过他的精彩表现了。

“借过、借过、借……噢！”她的鼻尖撞上某个人的后脑勺，痛弯了腰。

“是谁？”对方冷蹙着眉头转身。

好个眉清目秀的女孩！两人看清彼此的容貌后，同时在心里暗想。

这个年轻女人的穿着与她相差无几，白衬衫、牛仔裤，身量高度也有几分相近。然而周身上下流转的气质却和她所见过的女子截然不同。这女孩很冷，即使在短短相对的第一眼，她也能感受到对方极端淡漠、极端冷然的性格，宛如寒冬里的水泉。

她下意识对冰美人多注意了两眼。

“你撞痛我了。”冰美人的声音与她的态度同样缺乏温度。

“对不起。”谳霓暗暗揣测，如果自己伸手碰她会不会被冻伤。“小姐，请问你知不知道后门在哪里？后头好像有人跟踪我，我必须想办法摆脱他。”

“谁跟踪你？”冰美人随便探望了一下，也不见得多么好奇，不等她回答，又说：“你跟我来。”

两个小女人弯弯曲曲地绕过人群，来到敞开的后门。

“你从这里绕出去就会看到大马路。”冰美人跨出铁门出口，指着左边的小径。“马路旁有一个公车站——唔——”

一只粗黑肥厚的大手突然从门侧伸出来，捂住冰美人的嘴巴。

“唔——不——”冰美人剧烈地挣扎。

谳霓向来缺乏应变能力，一时之间愣住了。

“快带她走，这里人潮太多了。”门后突然走出一个让谕霓跌破眼镜的人物。

“赶快，趁现在还没被人发现，去把车子开过来。”

狄新杰！她的下巴掉下来。

她的堂哥眼光一转，猛地发现她站在自己前面。

“谕霓？”他撞到鬼的表情比她更精彩。“你——那她——？”

抓错人了！两人同时晃过一闪灵机。

快溜！她掉头冲回前厅的人群里。

她的速度比堂哥慢了几秒钟。在她来得及闯入人群大吼大叫之前，一双结实有力的铁掌拦腰揽住她的柳腰和小嘴，死拖活拉地揪着她走出后门。

“狄老板，那个查某人是谁？你明明付钱叫我们抓一个人，现在怎么又多出来一个？这样子我们要加钱啦！”制住冰美人的胖男人一看即知是街角专门帮人跑腿的小混混。

“白痴！你抓错人了。”若非怀里按着小堂妹，狄新杰可能会赏他一巴掌。

“嘎？”大胖子愣愣打量两个衣着、身材都大同小异的女生。不能怪他嘛！谁晓得他跟踪到一半，会突然钻出一个“双胞胎”。“现在怎么办？把这个冒牌货放掉？”

“你疯了！”狄新杰怀疑这位仁兄的老妈是否少替他生了一副脑袋。“现在放她走，如果她到里面大声张扬，我们还走得掉吗？”

“嗯，好像有道理。”大胖子以钦佩的眼神端详他。“狄老板，你比我适合当‘兄弟人’哩！”

他翻个白眼，祈求老天大显神威，立刻把这家伙变到北极去。

“快！两个人一起带走！”

“唔……”这件事和冰美人没有关系，人家只是好心好意替她指路而已，他们凭什么随便抓人？更奇怪的是，冰美人居然静静地任他们绑架！难道她吓呆了？“放——唔——”

谕霓猛然狠咬堂哥一口。

“去你的！”一块渗着恶心甜味的纱布凑近她的鼻端，而她正巧深吸了一口气……惨哉！

身旁，冰美人也遭到相同的昏迷下场。

失去意识的前一刻，她的脑中隐约升起无声的呼唤——

寰宇，救我——

“贺氏集团”的总部，三兄弟聚集在大哥的总裁办公室，研究“狄氏”近几年来财务状况。

“真令人开了眼界。”寰宇埋进文件堆里，低低吹了一声口哨。

“还有更精彩的。”鸿宇从公文底下翻出橙红色的档案夹。“除了主企业之外，‘狄氏’最近大举入侵资讯业市场，也搞得有声有色的。很多商业专家预料，再过七年它就可以成气候，和‘纵横科技’、‘贺氏集团’一较高下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自从狄伯伯过世、由狄新杰主事后，‘狄氏’的事业非但没有衰竭的趋势，反而扩张了两倍之多。”怀宇乐得很，任何能够扯小弟后腿的事由，都可以让他开心上老半天。“可怜的寰宇，显然你不是谕霓身旁唯一的英雄。”

“闭嘴！”档案夹凌空飞过去，怀宇低头躲掉。

寰宇提醒自己改天找机会去算算命。根据他的推断，他和二哥显然八字不合，才会一天到晚绞尽脑汁去找对方麻烦。

“你们都闭嘴！”两个档案夹又凌空飞过来，这回百分之百正中目标，两个做弟弟的痛弯了腰。

大哥大大发威了。

鸿宇就爱看他们打打闹闹，因为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能明正言顺地修理他们。

“卑鄙！”“偷袭！”兄弟俩可懂得同一个鼻孔出气了。

“严格说来，谕霓在‘狄氏’的主导权并不乐观。”他罔顾兄弟投过来的狠恶凶光，继续大谈他的生意经。“即使她掌握了狄氏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，可是狄新杰在公司里的表现可圈可点，四年之后董事会不见得愿意让万里江山换个主儿。倘若她没得到董事会的信心票，日后董事长的宝座只怕坐不安稳。”

“除非咱们可怜的小弟弟愿意入赘狄家，替小弟妹打理‘狄氏’的事务，那又另当别论！”

怀宇的嘲讽听起来虽然刺耳，却非常有道理。狄家人当初便也打着相同的主意——找个亲信娶了谕霓，再以她丈夫的身份入主“狄氏”。既然有了谕霓作为中间的桥梁，董事会便比较不会以对待入侵者的方式来干扰新任总裁的政策，以后施展起拳脚来自自然轻松多了。

“哇塞，搞了半天，你们就是想算计我！”竟然准备把他“嫁”出去当政治工具，简直是狼心狗肺、泯无人性！

“入赘当然可以免了，但是谕霓对商业的事情一窍不通，日后唯一能帮她经营‘狄氏’的人只有你。”鸿宇换上正经严肃的总裁表情。“其实，我本来考虑在今年年初把你升上副总裁的位置，然而，如果你最后决定入主‘狄氏’，我将你提升上来就显得多此一举。所以究竟要留在‘贺氏’或助谕霓夺回‘狄氏’，你自己可得盘算清楚。”

“贺氏”或“狄氏”，典型的两难选择。一边是他的家族企业，一边是他蹩脚老婆的宝贝公司，他该如何抉择？

“该死！”他就知道，任何事一旦牵扯上狄谕霓，肯定会让他烦恼得三天三夜睡不好觉。

“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并非难以取决。”怀宇也敛去嘻笑怒骂的神彩。“寰宇，你只需想清楚，这桩权宜婚姻究竟打算维持多久？五年，或者永久？”

唯有确定他们婚姻的动向问题，才能助他决定，他究竟愿意为谕霓付出到何种程度。

他并没有正面回答，两个哥哥也摸不清他脑子里到底盘桓着哪些心思。

沉默之音回绕于亮晃晃的办公室里，直到谨慎的敲门声荡漾着无波的空气。

“董事长？”安全人员嗫嚅着踏进门槛。敲门之前他已经替自己做好心理准备，如果待会儿被砍头了，好歹公司的抚恤金满优渥的，他妻子儿女的生活也算有了着落。

“做什么？我明明吩咐郑秘书不准任何人进来打扰。”

“对不起，董事长。”安全人员挥掉额头的冷汗。“是这样的，刚刚狄小姐跑去科技广场听演讲，但现场的参加者太多，我……不小心跟丢了她。”

“跟丢了？”寰宇的眼珠子几乎突出来。“谁准你跟丢她的？你又不是没

听过她的闯祸能力，凭她的本事，此刻只怕已经把会场给拆了。”

原来贺三当家担心的是这个问题。安全人员吞了一口口水，不晓得当他听完整桩事件后，又会爆发多大的脾气。

“呃，狄小姐应该不至于闯祸，因为……因为她已经离开会场。”

“是吗？那么她应该回家了。”莫名其妙！她当自己在玩警察抓小偷吗？好端端地，甩掉安全人员做什么？他拎起西装外套，准备起程回家骂人。

“不，呃，那个……狄小姐失踪了。”终于把最致命的讯息说出口。

“失踪？”迈向门口的脚步硬生生收住势子。

“对，现场的工作人员说，他们曾经见到狄小姐和冷恺群的妹妹攀谈起来，两个人一齐走向后门，然后……然后她们就失踪了。据说冷先生极端震怒，目前正在找工作人员开刀——”声音越说越小。瞧瞧贺寰宇的表情，他显然也打算找某个人开刀。安全人员暗暗祈祷那个人不是自己。

“狄家人。”寰宇的语气极端肯定。

倘若是一般的掳人勒索，绑匪早就打电话进来。像谳霓这种麻烦人物，只有狄家人才会闷声不响地带走她。

冰冷的怒火从体内最深处直透出来，席卷他的理智、神经。

“我去带她回来。”语调依然维持一贯的平静自然，只有喷火的双眸透露出体内迸发的怒焰。

姓狄的欺人太甚，竟敢明目张胆带走他的心肝宝贝。他们当真以为他会眼睁睁看着谳霓受委屈吗？当他杀到他们大本营的时候，那帮痞子最好保证谳霓毫发无伤，否则他会叫他们一个个付出代价！

橡木厚门砰然飞开，终于让他激荡的情绪表露出些许征兆。高瘦人影风也似的刮出去。

安全人员畏缩了一下，赶紧在总裁追究责任之前，偷偷跟着三当家的屁股后头翘头。

“小豹子发威了。”怀宇对小弟的背影吹了声长长溜溜的口哨。“不过，谳霓怎么会和冷恺梅发生牵连？”

鸿宇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解答。

“一切不合理、不可能的事情，一旦发生在狄谳霓身上，都会变得非常合逻辑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？”怀宇完全赞同大哥的观点。“我们该不该跟上去帮手？”

“嗯……我看算了，这回就让寰宇当个独一无二的英雄吧！”

“也好。”正合怀宇的心意。

于是，两个人又舒舒服服地坐进皮椅里，喝茶、聊天、看报纸。

任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他们哪是为了给小弟一个当英雄的机会？根本就是懒得动手打架而已。

## 第十章

霓霓，霓霓，这顶花冠送给你。

又是你。要不要，我不要你的花冠。你每次都莫名其妙跑开，叫也

叫不回来。我不要跟你玩了。

明明是你不要我的，怎么可以怪我？

谁说我不要你？

那，为什么每次我问你长大之后要嫁给谁，你总是回答要嫁给我大哥？你大哥是谁？我不认识他呀！我只喜欢你，只想嫁给你。

真的？

真的，这一次你不要走掉好不好？留下来陪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……

“喂，你醒醒呀！”遥远而陌生的女音低低呼唤她。

“再睡一会儿——”她就要听见答案了，等待了二十多年的答案。只要让她多睡两分钟，两分钟就好。

“快醒过来，第一次看见有人被绑架了还能睡得这么安稳。”柔美嗓音中溶入几分懊恼。

“唔……”像只麻雀似的，连睡个觉也要吵上老半天，谙霓不情不愿地从睡梦中醒转。

撑开眼睑的瞬间，几乎以为自己延续梦境，回到幼年的家园。

这是她的房间！她大吃一惊，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。真的耶！就连她的全家福照片也四平八稳地挂在墙上。自从她和父亲搬到美国，狄叔叔以照顾房子为藉口搬进来之后，她一直以为所有旧照已经被清仓打包，锁进暗无天日的角落里。

她茫茫然踱到相片前，纤指轻轻刷过相框玻璃——却沾上一层灰溜厚实的尘埃。显然她先前的“以为”与事实相当接近，狄叔叔确实把相片堆在阁楼中一段时间。那么，他们又为何临时将它翻出来挂上，还故意让她看见呢？若非她太了解他们的死性子，说不定会误认为他们有心示好。

狄叔叔，狄新杰……啊！她被绑架了！昏迷前的记忆涌回脑海中。

“该死的大老鼠！”狄新杰活得不耐烦了，竟敢绑架她，他最好保证以VIP的大礼来伺候她，否则待会儿寰宇来救她的时候，他那层皮穿在身上的日子也不久了。

“那个人是谁？为什么要绑架你？”冰美人依然冷淡得如同寒冰雕像。以一位顺手被人绑架的肉票而言，她实在是超乎寻常的酷。

全天下的绑匪八成最喜欢这种安静的“合作对象”。

“他是我堂哥，绑架我的原因说来话长，不过你是无辜的，等会儿我一定会尽力说服他放你走，你别害怕。”虽然冰美人看起来的确不怎么害怕。“我叫狄谙霓，你呢？”

“……”她没听错吧？这个女人真的打算在绑匪家里和她攀交情？“……我姓冷。”

姓得好！人如其姓。

“大名？”冰美人的稀姓好像挺耳熟的。

“冷恺梅。”

更熟悉了！谙霓脑中开始敲起响亮有力的警钟。她们刚才是在冷恺群的演讲会场上被绑架的——她该不会就是那个和冷恺群有“暧昧关系”的妹妹吧？

“请问，冷恺群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“他是我……哥哥，你也认识他？”冰美人忍不住问了一句。

她真的是那个奸夫的妹妹！怎么办？谙霓陷入激烈的心理挣扎。她应

该本着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身份与冷恺梅互相扶持，或是“仇人相见分外眼红”的心态不理睬她？

隔壁书房突然传来窸窣窸窣的声响，暂时免除她用脑过度、心智耗竭的危机。

小时候，父亲常常三更半夜待在书房里批示公文。为了防止她做噩梦时他没听到，特地找人在墙上打通一个小洞，装置了一套测听器。

此刻，或许隔壁的人疏忽了，竟然忘记关掉测听系统，于是所有对话全让两个肉票听得一清二楚。

“新杰，没事找我们兄妹俩来府上做什么？”陌生男子的声音，她无法辨识出对方的身份。从语气来判断，陌生男人似乎与狄新杰相当熟稔。

“小哥，情况越来越复杂了。我的小堂妹已经嫁给贺寰宇，目前咱们显然无法胁迫她改嫁给你。四年的时间可是一眨眼就过去的，到时候贺寰宇带她回来索讨‘狄氏’的经营权，大伙儿全得出去喝西北风了。”

明白了，那个陌生男人八成是狄二叔的义子，也就是他们原本打算要胁她下嫁的对象。

这群人实在想钱想疯了。

“紧张什么？等我老妹嫁给贺怀宇，他们看在彭贺两家已经成为姻亲，而我又和狄家交情匪浅的份上，应该不至于赶尽杀绝。”

谄媚的下巴掉下来。搞了半天，原来彭珊如的哥哥是狄二叔的干儿子，勉强推算起来，她和彭家岂不也有亲戚关系了？大伙儿的关系还真不是普通的复杂。且听那个陌生男人乐观得像小学生，他显然对三兄弟有仇必报的本性了解得有限。

“提到这点我就有气。”狄新杰捶了一拳桌子。“珊珊，你背地里和冷恺群勾勾搭搭的，当真以为贺家人查不出来吗？如果被他们发现，那三个兄弟若没连彭家一起加进去算总帐，我的头摘下来让你当足球踢。”

她偷眼查看冷恺梅的表情。哇！精彩，可比吞下十吨的千年寒冰。

“那位大名医一天到晚耗在医院里，哪来的闲功夫调查我。”彭珊如的娇嗔蕴含浓重的酸意。“而且我和恺群一直很小心，如果贺家听到什么风吹草动，早就闹翻天了，哪可能隐忍到现在？”

冷恺梅闷哼一声，周身的气温刹那间降到零下十度。她暗暗感到奇怪，冰美人恚怒的表情并不像替哥哥感到不平的小妹，反而更似个……吃醋的情人。

冷氏兄妹实在诡异透顶。

“反正你小心一点准没错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最好立刻和冷恺群断绝来往，我可不想赔了夫人又折兵；非但没留住‘狄氏’，连带把‘贺氏’也得罪进去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三个人又嘀嘀咕咕地谈了一些其他小事，最后相约走出书房。好戏告一段落。

嘿嘿，狄新杰，百密自有一疏，你没料到我会把这番私房话听个一字不漏吧？

“贱！”冷恺梅冷冷骂道。

“对。”虽然她们并非诃责同一个人，她仍然接得很过瘾。

把手响起钥匙转动的吱嘎声，狄新杰推开房门蹩进来。

“你究竟想干什么？”她抢先冲口下马威。

他罔顾她的问题。

“亲爱的堂妹，回到童年的小房间来，你是否升起几许思古之幽情呢？”

“你刚才和狐狸精的对话我全听见了，告诉你，你们侵占‘狄氏’的奸谋不会得逞的。”

“你看，我连狄大伯的照片都挂回墙上了。”

“这位小姐是无辜的，你还不快放她走！”

“起居室里，你最喜欢的摇椅我也吩咐佣人搬回原来的位置放着。”

“无论你有何居心，我都不会轻易上当！”倘若他以为施点小惠就能让她感激涕零，恁也太小看了她。

“给你！”他抛给她一个方型的小盒子。

录音带？

“亲爱的堂哥，可别告诉我你打算朝流行歌坛发展，首张个人专辑已经灌制完成。”他那副雷公打呵欠的嗓子会让台湾两千万同胞变成聋子。

奇怪得很，向来对她冷嘲热讽的堂哥，今天的耐性好得出乎她意料之外。虽然他的眼中已经闪出愠怒的火花，言谈之间却清清楚楚听得出来，他正极力把满腔的烈焰按捺回去。

“方才我和彭氏兄妹的谈话想必你已经听见了。”敢情他是故意打开测听器的，他究竟有什么用意？“这块磁带全程录下一切对白。倘若你的贺二哥受不了彭珊如那骚货，随时可以拿它当筹码和彭家人谈判，他们不敢不乖乖听话。”

喝！大绑匪变慈善家。她怀疑自己是否误闯进某个奇幻仙境。

“还有，我自己在市中心另有住处，而我父亲最近交了一个女朋友，罕得回来住几天，所以大宅子还给你也无所谓。”

“少来，你到底有什么居心？”像她堂哥这种人，除非有更好的利益赚到手，否则哪可能心甘情愿地放弃煮熟的鸭子？

她轻蔑的语气几乎引爆狄新杰的怒火。

他深呼吸几下，勉强挤出回答。“条件交换。我用刚才提供的种种，与你交换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秘密。”

“我有什么秘密好和你换？”即使有，她肯不肯换还是一回事呢！

隐忍多时的火山终于全面爆发，狄新杰猛然冲过来，掀起她的衣领大吼：“你到底把那个该死的小表姊藏到哪里去了？”

朗朗晴日，和和凉风，尖锐的煞车声漫响于偌大的前庭花园。长厅里，三两个受到惊惶的私人守卫奔出玄关，瞧瞧是哪号不怕死的人号，居然光天化日之下上门来踢馆。

“喂，站住！”一号守门人上前阻拦对方。

冷飏的冰焰从修长男子身上幅射而出，源源射向企图挡下他的走狗。

“我不想打架，让开！”

“打得过我就让你进去。”一对快拳扬向他清癯的俊脸。

他往右跨出俐落的小步，微抬起膝盖顶向守卫的小腹，守卫唉唉痛叫一声，败下阵来。

其余两名警卫也遭到同样被扁的惨淡命运。他拎起其中一个人的衣领，以零下十度的口气逼问：“被你们老板带回来的女人在哪里？”

“在——二楼的卧室——”保镖咳出几口痛苦的淤气。

“卧室？”严冬般冰色的凝视复又降温十度。

护院勇士闷哼一响，被极怒的重拳捶进无边的昏茫……

她表姊？谪霓考虑过不下百种的可能性，唯独没料到他会问起她表姊。

“你问这个做什么？”他会提起她表姊只有一个合理的因素。她以嗤鼻声相对。“表姊待在一个安全平静的所在，你永远捉不到她，所以大可放弃拿她来要胁我的念头。”

“你——”狄新杰几乎被她气坏肚肠。“你究竟说不说？”

“不说，你杀了我也没用。”

“好！”他猛然冲向冷恺梅，鹰爪揪向纤滑的玉臂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冷恺梅淡漠的面具受到他突兀举动的惊扰，溃决了一个狭小的角落。

狄新杰不答，直直攫住她往阳台拖。两层楼的大宅邸设计成挑高的建筑，阳台距离地面的高度足足有四公尺以上，摔下去不死也去掉半条命。

“喂，放开她，不干她的事！”谪霓连忙抢上前拦在堂哥和栏杆之间。

“有种的话，你尽管守口如瓶，咱们来赌赌看我敢不敢摔她下去。”

狄新杰推开她，用力将冷恺梅揣向高度及腰的石雕栏杆，狠恶的表情毫无转圜的余地。

她回扑向前，三个人挨着高陡的楼缘拉拉扯扯。

“放开我！”冷恺梅好几次险些被推出栏杆外，吓得花容失色。

“我告诉你就是了，我表姊在——啊！”

挣扎间，她的眼角余光瞥觑一个精瘦高大的身影。三个人尚来不及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狄新杰已经硬生生挨了攻击者沉重绝伦的恶拳。

他被击飞出去，昏迷地滑向屋角，冷恺梅受到反作用力影响，撞向身后的谪霓。她脚下踉跄不稳，狂退向围栏，蓦然间被石杆顶住腰际，像根人工杠杆，摇摇晃晃地往后栽倒。响彻云霄的尖叫声从牙关窜出来。

天哪！她快摔死了！快离开这个绚丽的红尘俗世了！她还年轻美丽，有好多事情来不及做，好多地方来不及去！她甚至尚未告诉寰宇她爱他，不，她不要死！

“寰宇——”她惨叫，脑中浮现自己跌成番茄炒蛋的恐怖下场。突然地，腕关节被一只有力的男性手掌抓住。

急速坠落的势子倏然停顿，她挂半空中，随着徐风吹舞而摇摇晃晃。

她没摔死！有人及时救了她！是寰宇吗？激切的眼瞳向上望去，却迎上她始料未及的眸光。

冷恺群！

他三两下拉她站回阳台的地面，问也不问一声，注意力马上投注给妹妹。

“梅梅，你还好吧？”大手捞起委顿在地上的妹妹，搂入怀中，上下检视着她是否有任何擦撞损伤。“他有没有伤到你？”

“没有……”冷恺梅蜷偎进他胸前轻颤。

谪霓呆呆端视他们相依相拥的镜头，蓦地产生莫以名之的怪异感。

仿佛觉得她看得不过瘾似的，冷恺群抬高恺梅的下颚，飞快烙下一记烈吻。

她的下巴几乎没跌到地上。说真的，如果她有哥哥，而她哥胆敢如此亲吻她的话，她会上法院告他性骚扰。

这对“兄妹”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“哈罗！”姗姗来迟的英雄倚在门框上向她打招呼。

她老公终于来了。

“戏码已经演到完结篇了，你现在出现有什么用？”比起冷恺群勇猛的身段，她老公相形之下实在有点窝囊。

“非也、非也。”寰宇摇晃一根食指。“有智谋的人利用脑筋救人，而非拳头。我打老远就看见冷兄闯进来，索性跟在后头捡现成的便宜。瞧我多聪明呀！一根手指头也没动到，身前就瘫着一堆东倒西歪的护院武师，让我顺利抵达敌人的心脏地带，光荣地救出美丽却老爱惹麻烦的娇妻。”

没必要让她知道，其实他刚才等在阳台底下准备接住她，幸好冷恺群及时解救她免于坠楼的危机。

谕霓发现他占到便宜，居然还颇得意的，忍不住觉得有些丢脸。好歹在别人面前他也该摆出雄赳赳气昂昂的男子气概嘛！

“冷兄，”他点头向兄妹俩示意。“很抱歉让令妹受到牵连，也谢谢你救了谕霓，这次横祸就算姓贺的欠你一笔，我记住了。”

“嗯。”冷恺群也不多话，搀着恺梅走向门口，经过那卷奸情录音带时，脚尖一挑，磁带跃进他掌中。“我不知道带子里录了些什么，想必对你们颇有用处。”

寰宇接住凌空飞来的小方盒，目送他们离开卧室。谕霓又吃味了。

瞧瞧人家的气度、姿势、步履，以及剧力万钧的退场方式，简直比席维斯·史特龙更像席维斯·史特龙。照理说，今天这出美女落难记，应该由寰宇扮演英勇战士的角色，挥舞着巨刀杀进来拯救她才对，偏偏风头全被冷恺群抢走，她开始怀疑自己嫁错人了。

更绝的是，她偏偏爱上他，真是越想越不平衡。

“你真的很不像个英雄耶！”她忍不住抱怨。

“Sorry，”寰宇咧大嘴巴，低头想吻她。

“慢着！”无论从哪个观点来研判，这场灾难绝非她主动招惹出来的，他凭什么以惯有的“惩罚之吻”来对付她？“今天的始作俑者是狄新杰，我没有错，所以你不能吻我。”

奇了，他连吻她都得挑时辰。

“谁规定只有在你做错事的时候，我才能吻你？那我每天夜里给你的晚安吻又怎么说？”

“噢！”有道理。“好吧！”

她乖乖偎进他怀里，仰头承受他温柔的侵袭。

怀宇的嘴角连续三天挂上光辉灿烂的笑容，笑到最后，两位兄弟私下协议，假如他继续傻笑下去，他们会联手敲掉他的大牙。

非仅贺家兄弟受不了，连医院同事也被他反常的举动弄得一头雾水。向来性格器烈的贺医师居然咧大嘴巴对每个人打招呼，即使世界末日来临也不会让他们更惊讶。

没法子，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好运道实在太值得普天同庆、薄海欢腾。

“唯有和我一样摆脱过淫荡八爪女的男人，才能体会我此刻欢欣鼓舞的

心情。”

怀宇对小弟投来的白眼不以为忤。

“贺二哥，我还是觉得你太便宜彭家人了。”谳霓替他叫屈。她从寰宇手中夺下报纸，上头刊载了全版的豪门婚变内幕。“你居然大方到愿意让彭家召开记者会，声明婚约的解除是由他们首先提出来的。”

“随他们去说，只要别扯得太离谱，我倒无所谓。”旁人的闲言耳语向来无法干扰到他。由彭家召开记者会，他反而落得清闲。再则他们宣布退婚的理由也满含蓄的，只说两人个性不合，彭珊如经过千思万虑之后决定解除婚约，并与另一位志同道合的公子哥儿缔结鸳盟。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们女人最爱面子。就当我同情她，送她一个临别之礼好了。”

他顺利地恢复了自由之身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
“那么，冷恺群那方面呢？”她的心里非常矛盾，无论怎么说，他都救过她的小命，叫她实在难以恨他。

“拉倒！否则还能怎么办？谁叫他是小弟妹的救命恩人。”怀宇有几分佩服那个死对头，先偷他的女人，再救他的亲戚，一报还一报，谁也不欠谁，这笔帐他只好马马虎虎地算了。

“滚滚滚！我要和老婆亲热，你别当电灯泡。”寰宇下逐客令。他二哥脸上的傻笑越看越刺眼。

可惜他的运气欠佳，二哥前脚才刚离开，他连老婆都还没抱到手，后脚又有客人上门拜访。

而且访客的身份出乎谳霓意料之外。

“表姊！”她以为自己眼花了，赶紧揉了揉眼皮。没错，真的是她表姊。“表姊，你怎么来了？最近外面不太平安，狄新杰那家伙还打着绑架你的主意……”

待看清楚走在表姊身后的男人，她的眼珠子几乎掉出来。

狄新杰！

单单他出现也就算了，然而他的怀中居然……居然抱着一个小婴儿！

她的脑中仿佛传来火药爆炸的轰隆声，震得她东倒西歪。那个小孩是谁的？虽然表姊辗转住到新加坡去，她不方便前去探望，可是她每个月和表姊通一次电话，为何没人告诉她小孩的存在？

且慢，表姊和狄新杰齐齐出现，两人又带着一个刚出生的宝宝。难道……

她几乎为了某种可能性而晕死过去。

“狄新杰，我和你拚了！”她嘶喊一声，扑到他身上。

表姊吓坏了，及时从他怀中抢过孩子，堂兄妹俩堪堪跌入柔白色的长毛地毯。

“小姐，麻烦表现出你的教养，你害我好丢脸。”寰宇从腰际捞起她。

“不要脸，强暴犯，色情狂——”

好耳熟的台词，他记得自己一年前也接受过类似的怒骂。“求求你保持一点形象。”

“臭男人，你当然替男生国说话，他强暴我表姊，害她变成未婚妈妈——”

“谳霓，”表姊中断她滔滔不绝的谩骂。“其实……”

“表姊，我完全明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叫他负起应负的责任，否则寰宇会让他好看。”

“嘎？”怎么连他也有事？

狄新杰从地上蹒跚地挺直腰，表姊立刻上前搀扶他。

“表姊，你不用对他太好，这种痞子街上两毛钱一打！”

“谳霓，我——”

“如果你觉得还不过瘾，寰宇现在就可以替你痛扁他。”

“你误会了！”表姊终于大喊。“他并没有强迫我，一切是我自愿的。”

嘎？寰宇和谳霓面面相觑。

“表姊，他是不是拿什么把柄威胁你？”八成表姊被他拍裸照胁迫，才会拚命替狄某人开脱。

“没有，真的是我自愿的。”她红羞地低垂螭首。

老天爷，她的眼神确实含情脉脉，难道，狄新杰已经把她拐骗上手？

“如果你很自愿，为什么那天霓霓去救你，你肯跟她走？”寰宇发觉任何与他老婆有关的女人都满麻烦的。

“我不希望谳霓因我而受制于他，而且……我也想确定他的真心有几分。倘若他单纯为了控制谳霓才利用我，那……那我无论如何也不肯跟着他。”表姊每隔两句话便脸红一次。

“后来他一直没来找我，我心灰意冷之下，连怀了身孕也没有联络他，直到孩子生下来几个月，我觉得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才主动跑来找他。原来……原来他也一直记挂着我，只是找不着我的下落。”

怎么可能？事情太急转直下了，谁能料到她居然成为那根打散鸳鸯的棒子。

“明白了吧？我可没强暴任何人。”狄新杰悻悻然的。

“可是，那天我潜进狄家救她，表姊的神情明明非常痛苦。”她仍然想做垂死的挣扎。

“嗯哼！”寰宇发出权威性的咳嗽声。“霓霓，那种表情很难称之为‘痛苦’，如果咱们床上的天花板镶了镜子，你也会发觉自己常常露出类似的表情。”

“多嘴！”厚实的圆形座枕当头丢向他。

啊！中了、中了！这回她着实敲中他鼻子，他最骄傲的器官之一！

“听说前阵子新杰冒犯了你，我特地和他登门道歉。”

“还有，这些东西还你。”狄新杰交给她一个小袋袋。

里头藏放着个“狄氏”专用的公司章，她瞪着它发愣。

“为什么还我？”公司又不是她在经营的。

“昨晚我和青青商量好了，把公司交回你手上，跟她一起赴新加坡发展。所有移交手续我已经处理妥当，就等着你回去接手。”与其等她开口赶人，大伙儿撕破脸，不如识相些，先替自己盘算好退路。

“可是——”那么大的公司交给她打理，她干脆跳河算了。平常，即使是寰宇捉她进“贺氏”实习，她都要想尽办法偷溜了，遑论亲自坐上“狄氏”总裁的宝座。“寰宇——”

求救的苦脸转向他，看起来快哭了。她最有自知之明，那个王位肯定是坐不稳的。

寰宇暗暗好笑，头一遭遇上有人把到手的财产往外面推。

“这些东西你收回去吧！”印信重新回到原主手中。“霓霓生性疏懒，那些商业公事她绝对处理不来。”

“她还有你帮忙呀！”狄新杰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。她不要“狄氏”？

“我也还有‘贺氏’要照顾呀！”奇怪，活像他闲着没事干，就等着接收老婆的事业。

“我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霓霓把百分之十五的股权卖给你，你可以以持股人的身份继续经营‘狄氏’，而她则以股东的身份每年领红利、当小富婆，如此一来，你用不着离乡背井跑到新加坡从头开始，大家岂不是皆大欢喜？”

“好好好，棒棒棒！”霓霓在旁边点头如捣蒜。“就这么说定了，你快把印信收回去。”

这……这好像和他当初预计的情况有些出入。他还以为堂妹会兴高采烈地把公司收回去哩！

“可是，一年前你明明想尽了办法要把公司收回去。”他记得一清二楚。

老天，堂哥该不会挑中这种紧要关头翻旧帐吧！

“我错了，错得离谱。”她赶紧陪出谄媚的甜容。“请您看在我年轻识浅的份上，大人大量，别和我计较。当时我不晓得经营一家公司的困难，现在可完全学到了。堂哥，咱们兄妹一场，你就别为难我了，把总裁的苦差事收回去吧！”她胆颤心惊的，生怕狄新杰说出一个不字。

他转念一想，生起一个念头。“你是因为同情我才这么做吗？”

开玩笑！连寰宇也忍不住笑得打跌。

“相反的，堂哥，祈求你同情我，恳求你同情我，把东西拿回去吧……”她真的快哭了。

“噢，那……好吧！我回去取消移交手续。”看她的模样不像做假。

“谢谢你。”她如蒙大赦，拚命打躬作揖。

情节的演变与他原先预料的完全不同！直到走出门外，狄新杰仍然在纳闷，他堂妹的神智还清楚吗？

“如何？转眼之间丢开烫手山芋，心情想必相当愉快吧？”寰宇吻上她额际。

“当然喽！”她松了一口气，瘫进长沙发里。“好吧！既然我现在心情很好，索性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其实前阵子就想告诉你，却一直忘记。”

他的手开始不老实，悄悄溜进她的衬衫里。“明天再谈，如何？时候不早，咱们该睡觉了。”

他脑中转动的念头显然与睡觉无关。

“我只想问一句话，”她坚持到底。“记不记得以前我曾说过，只有一点点爱你？”

“唔……”他忙着偷香，嘴唇滑上柔嫩的颈项，没放多少注意力在她的言语上。“好像记得……”

她永远香喷喷的，难怪他随时随地想“缠”住她。

“其实我说谎。”

“哦？”他褪下她的外衣，心醉神驰的眼眸盯住其下的美景。

“因为我不只爱你一点点，而是非常非常多。”

“嘎？”他的注意力瞬间回到她脸上。“你说什么？”

老天！他可真浪漫，连她的诉情都得重复一次。

“我说我爱你，‘大英雄’。真受不了！”而且你也得继续爱我，五年之后不能抛弃我，那样才公平，否则我和你没完没了。”

他足足沉默了两分钟。

谕霓非常满意老公的表现，他显然兴奋得呆住了。

然后他开始笑。嘴角起先挑起十五度的圆弧，渐渐变成二十度、三十度、四十五度——

最后他放声大笑，笑得天崩地裂，笑得山河为之震动，笑得跌在地毯上打滚。

“笑什么？”她的理解力似乎产生误差，那种笑声绝非欣喜若狂的反应，毋宁更像被某种未知的原因逗笑。她开始恼羞成怒了。

“没——没什么——”他勉强喘过气来。“只——只是——我从没听过——有人这样倾诉衷曲——居然——居然硬性规定——我也得继续爱你——哈哈——”

原来他在嘲笑她“感性”的心曲。该死的男人！

“你去死！”她跳坐他背上展开攻击。

这番花拳绣腿三两下便被他制服，压在身子下。

“亲爱的老婆，”棱角俊朗的脸上依然挂着难掩的笑意。“我，非常、非常、非常、爱你，即使你一天到晚惹麻烦，即使你带给我一大堆灾难，即使你爱我不只一点点。”

他伸手，捉住她的纤纤柔荑，掌与掌相对，心与心相连。

她柔柔笑了，甜蜜而眷恋，眼眶中却辉映着水光。

两人之间，如交握的五指，不再有距离。

霓霓，霓霓，这个花冠送给你。

又是你。你长大了耶！

对呀！你也长大了。霓霓，你愿不愿意当我的新娘？

愿意愿意，我只想当你的新娘子。

真的？来，打勾勾。

不，你得先发誓，永远不会离开我。

好，我发誓！我，贺寰宇，要娶狄谕霓当新娘子，生生世世爱着她，永远不分开。

绝对不分开……

全书完

